

南传大藏经 论藏

弥兰王问经

目次

彌蘭王問經 上

郭哲彰 譯

本經為統治印度希臘之彌蘭王與佛教那先比丘之問答所集成。此處稱為「經」者不屬於原來三藏中經藏之「經」意。然而，於三藏及南傳佛教所尊重之聖典。

彌蘭王希臘名為 Menandros，西紀前第二世紀都於舍竭 (Sk. Sakala) 位於印度河支流之傑納普河與拉維河之間，統治廣大之地域，為強力而英邁之明主。希臘與印度之交涉始於亞歷山大國王之遠征（紀元前三二七），後因大夏之太守提歐度斯謀叛而獨立，（大夏）國成立（西紀前五〇〇左右）。繼而，二〇〇年時韋提帝莫斯王朝開始，韋提帝莫斯王之子提爾多利奧斯王入侵印度，攻佔旁遮普、辛度地方，一七五年左右約克拉提雷斯之篡奪，喀布爾、阿利亞納地方、西北印度歸屬於約克拉提雷斯之支配下，

此處大夏產生二王朝之對立。彌蘭王屬於亞提雷莫斯、雷米多里歐斯之王朝。其治世之年代大約爲一二五——九五，或一四〇——一〇，或更早之說。依據由希臘與印度之資料而所推定，彌蘭王在亞歷山大國王以上，擴展征野，超越沙度雷支河，由閩牟那河更東及至華氏城。國王之貨幣甚至廣範地流布，西以喀布爾，北以喀什米羅，東以末土羅爲境，遍及廣大之範圍，至今皆陸續被發現。貨幣雕刻著國王之面孔，給與明智與精力之印象，長高之鼻更是鮮明 (R. Garbe)。依據 Plutarch 之記錄，王於陣中而歿之時，追慕其仁政之諸市欲爭得其遺骨，結局以配分其遺骨收場。此與佛陀入滅後產生舍利之分配是同出一轍。彼之仁政傳聞如何追慕耶？此希臘印度之梅蘭度魯斯王即本書之彌蘭陀王，已勿容置疑，學者之意見亦爲一致 (羅馬字本原典序文，里斯·雷維思英譯序文)。

另一方面，有關那先比丘之不幸則不得而知。於俱舍論與雜寶藏中記錄著與龍軍、那伽斯那王之問答，絲毫沒有傳記性之記述。本書之內容、敘述給予吾人博學多才辯才傑出卓越之大德，印象深刻。

其次，本經由內容觀之，富於非常興趣之記述。所歸納問答之主題有以實體之個人

我、靈魂、輪迴、業、佛陀等佛教教義之基本性之命題，對其問答以譬喻而加以解明，每一問答之後，王即對那先尊者加以讚嘆。在「難問」裡，王捉住經典之所說，經句相互間之矛盾問題加以詢問，那先則對彼引用譬喻而加以解答。原文之文體亦雅美，爲相應文化史之名作。

原文刊本有錫蘭字本、緬甸字本、暹羅字本、羅馬字本等數種，而本次之日譯依其規約以暹羅字本爲底本，顯然與羅馬字本相異。然而原文相異之箇所因列舉原文出處過於煩瑣之故，唯不一致者以註記者居多。又底本之文意上不適當之地方則依照羅馬字本而加以取捨。

翻譯除了錫蘭譯、暹羅譯之外，有英語、德語、法語等歐洲語譯之全譯、部分譯多數，而日譯依山上曹源氏英譯而來者，收錄於國譯大藏經 (大正七年)。本次之譯出則參照里斯雷維思之英譯與尼納知羅伽之德譯。

漢譯有那先比丘經二卷本與三卷本，惟二者皆爲東晉代失譯。A和B則收錄於大正藏經第三十二卷，內容相當於暹羅本一三二頁，羅馬字本八九頁止。

歸敬偈

序言·····	三
第一品·····	三八
第一 名之問·····	三八
第二 年齡之問·····	四四
第三 對長老嚴重之約束而問·····	四五
第四 安達迦耶之問·····	四七
第五 出家之問·····	四九
第六 結生之問·····	五一
第七 作意之問·····	五二
第八 作意特相之問·····	五二
第九 戒特相之問·····	五三
第十 信特相之問·····	五六
第十一 精進特相之問·····	五八
第十二 念特相之問·····	五九

第十三 定特相之問·····	六一
第十四 慧特相之問·····	六二
第十五 多種爲一所作耶之問·····	六三
第二品·····	六四
第一 法相續之問·····	六四
第二 知不結生耶之問·····	六六
第三 慧消滅之問·····	六七
第四 涅槃之問·····	七一
第五 樂受之問·····	七三
第六 名色結生之問·····	七五
第七 再結生之問·····	七九
第八 名色之問·····	八〇
第九 長時之問·····	八一
第三品·····	八二

第一	時間之問	八二
第二	最初之始者不能認識耶之問	八三
第三	最初始之問	八五
第四	諸行生耶之問	八六
第五	諸行現存無有而生耶之問	八七
第六	靈之問	九〇
第七	眼識意識之問	九三
第八	觸特相之問	九七
第九	受特相之問	九八
第十	想特相之問	九九
第十一	思特相之問	一〇〇
第十二	識特相之問	一〇一
第十三	尋特相之問	一〇二
第十四	伺特相之問	一〇二

第四品

一〇三

第一	作意特相之問	一〇三
第二	分解而得諸法之所合一耶之問	一〇三
第三	五處業所生之問	一〇六
第四	業別異之問	一〇六
第五	預作精進之問	一〇七
第六	自然火與地獄火熱之問	一一〇
第七	地住立之問	一一三
第八	滅是涅槃耶之問	一一三
第九	一切人得涅槃耶之問	一一四
第十	知涅槃樂耶之問	一一四
第五品		一一五
第一	佛是實在耶不實在耶之問	一一五
第二	佛是無上者耶之問	一一六

第三	得知佛是無上者耶之問	一一七
第四	見法耶之問	一一八
第五	身不轉移而結生耶之問	一一八
第六	靈之問	一一九
第七	由此身轉移他身耶之問	一一九
第八	業果存在狀態之問	一二〇
第九	知再生者應再生耶之問	一二一
第十	佛所指示之問	一二二
第六品	一二三
第一	身不可愛之問	一二三
第二	時機到來之問	一二四
第三	三十二大人相之問	一二五
第四	佛是梵行者耶之問	一二七
第五	佛受具足戒耶之問	一二八

第六	兩涕泣者之問	一三一
第七	味覺知之問	一三二
第八	慧所住之問	一三三
第九	輪迴之問	一三四
第十	久遠所作憶念之問	一三四
第十一	念之問	一三五
第七品	一三六
第一	念行相之問	一三六
第二	作百年非福之問	一四〇
第三	未來之問	一四一
第四	對梵天界距離之問	一四五
第五	梵天界與迦濕彌羅之問	一四六
第六	往他界色之問	一四八
第七	母胎結生之問	一五三

第八	七覺支之問	一五四
第九	惡與福何者爲大耶之問	一五五
第十	知作惡業與不知之問	一五五
第十一	鬱單越洲之問	一五六
第十二	長骨之問	一五七
第十三	止滅出息入息之問	一五八
第十四	海之問	一五九
第十五	截斷最微細者之問	一五九
第十六	慧所住之問	一六〇
第十七	識與慧與命之問	一六〇
第十八	非色法分析之問	一六一
第十九	問答終	一六二
別問		一六五
瞿曇彌衣布施之問		一六五

難問		一六九
第一品		一七八
第一	般涅槃不望供養如來供養效無效之問	一七八
第二	佛一切知性之問	一八七
第三	依大悲一切知智之世尊而提婆達多出家之問	一九三
第四	大地震動所出現八因、八緣之問	二〇〇
第五	尸毘王施眼之問	二〇六
第六	入胎之問	二一一
第七	正法隱沒之問	二一九
第八	世尊無餘滅盡一切不善而達一切知性耶之問	二二三
第九	如來更作彼以上事之問	二二八
第十	四神足之問	二三〇
第二品		二三三
第一	小隨小學處之問	二三三

第二	問當捨置之問	二三五
第三	死怖畏之問	二三六
第四	脫死魔羅縛之問	二四三
第五	世尊供養障礙之問	二四八
第六	如來之一切有情饒益行之問	二五三
第七	最勝法之問	二五六
第八	如來之衆不分裂之問	二五九
第九	不知惡行非福行之問	二六〇
第十	世尊比丘伽那愛執之問	二六一
第三品	二六三
第一	馬陰藏示現之問	二六三
第二	如來無粗語耶之問	二六六
第三	樹無思之問	二六九
第四	二施食大果之問	二七一

第五	佛舍利供養之問	二七四
第六	石片落於世尊御足之問	二七七
第七	唱偈而得之食與作施論之問	二七九
第八	說法休止之問	二八四
第九	佛師之問	二八六
第十	沙門之問	二八九
第四品	二九一
第一	讚言之問	二九一
第二	不害與折伏之問	二九三
第三	比丘退去之問	二九七
第四	佛一切知者之問	二九八
第五	無家無屋之問	三〇〇
第六	胃自制之問	三〇三
第七	法律隱覆之問	三〇五

第八 妄語輕重之問·····	三〇八
第九 無上醫師之問·····	三〇九
註·····	三一〇
索引·····	(1)

彌蘭王問經^①

歸敬偈^②

其所行饒益
 諸世間大仙
 不可思議力
 禮敬最上師
 明行具足者
 因離此世間
 恭敬正覺者
 禮敬最上法

彌蘭王問經

歸敬偈

二

具戒等功德

住立於向果（四向四果）

無上之福田

禮敬聖僧伽

如是三寶者

禮敬而生福

依其威力故

一切斷障礙

彌蘭王（問）經

質問解答成

〔汝等〕欲致福

聽微妙諸問

序言^③

² 爾時，世尊大般涅槃之時，與大比丘衆行至拘尸那竭羅，時世尊依無常等法而令一切有情生起感動，示現無餘涅槃界之涅槃行相，於拘尸那竭羅末羅國（漚連禪）河畔之毘跋單沙羅雙樹間，頭朝北臥於牀，告諸比丘曰：「諸比丘！我告汝等。諸比丘！我令汝等知一切諸行是滅法，汝等不放逸而成就。爲汝等，我宣說勝者之九分教，我宣說兩分別、兩波羅提木叉，我宣說聲聞之究竟智，我宣說大聲聞之究竟智，我宣說辟支佛之到究竟智，我宣說正等覺者之到究竟智，我宣說四正勤，我宣說四聖諦，我宣說七覺支，我宣說十二支緣起，我宣說四念處、聖八支道、七果、八等至、九〔次第住〕定。諸比丘！我弟子堪能、甚堪能、聰明、練達。而凡我所宣說此法與律，我滅後爲汝等之師。我般涅槃之時，聖迦葉憶念老年出家者須跋陀之暴言，而行法之合誦，淨化佛語。由此更經百年，耶舍迦蘭陀子破跋耆子比丘等，爲第二合誦。由此更經二百十八年，目犍連子帝須長老破諸異派，爲第三合誦。次名

大摩晒陀之比丘於銅鑠洲，住立我教。然，更由正等覺者般涅槃經五百年，有名彌蘭王，志求全閻浮提中依自己之智力而起微妙之諸問，沙門婆羅門依微妙之問而破時，有一名那先比丘，破王之說，以種種之譬喻令感歎，不疊其教，至五千年之後，令其教堅固住立」。

3 彌蘭王，志求全閻浮提中依自己之智力而起微妙之諸問，沙門婆羅門依微妙之問而破時，有一名那先比丘，破王之說，以種種之譬喻令感歎，不疊其教，至五千年之後，令其教堅固住立」。

4 由世尊般涅槃過五百年時，生於王家

5 於首都舍竭

6 赴那先之前

7 如恒河流海

8 巧王

9 持燈炬除闇

10 那先

11 持燈炬除闇

12 數多勘真偽

13 作微妙之問

14 其問始解答

依甚深義理

心徹而快耳

未曾有而身毛豎立

那先之談論

潛入阿毘達磨理趣

以解其義網

多彩譬喻及方法

志向其處汝等智

令意之歡愉

〔汝等〕欲致福

聽微妙諸問

依所傳如次。與那人為多物資交易中心地有名之舍竭都。依山河之明媚，美

麗之地域。遊園、河、泉水、蓮池、園、林具足。〔此美都〕依河、山、林精巧設計。

4 掃蕩仇敵，危難不來襲。有各種多樣高望之塔與疊壁，周圍莊嚴城壁。王城美

裝飾，步道、車道、四衢、十字路、市場區劃整然。各種王通用路美麗之裝飾，以最勝莊嚴百千豪壯之邸宅。種種之馬、象、馬、車充滿，容姿優雅男女之群成列，種種之沙門、婆羅門交雜會釋^①。迦尸衣、織物等衣種種衣類充滿，種種之商品充滿於倉庫、藏庫。甘美之飲食、食物、食料充滿，飲食物豐富，甚多財寶充滿。向四方巧陳飾窗華麗之品，商群集住。貨幣、金、銀、銅、寶石充滿，輝耀如鑛山。財、穀豐富充滿倉庫、藏庫。飲食、美味之噉食、嚼食、飲食豐富。恰如鬱單越，穀類之具恰如天都。

於此留下〔關於舍竭之敘述〕，應說〔彌蘭王與那先比丘〕彼等前生之業。說者應分六種而言。即與前生之結合、彌蘭王之問、特相之問、難問^②、比量之問、譬喩說問。

此中，於彌蘭王之問乃法特相之問與斷惑之問二種。

於難問中亦有大品與修行者傳說之問二種。

與前生之結合即彼等前生之業。

往昔，有行迦葉世尊之教時，名越支陀因王，於舍竭城，執管國政，依四攝事攝護大眾，於河邊建立大精舍，〔此〕以三藏師始^③，獻於諸種之諸長老，具奉事四資具。至後死而再生為因陀羅，大比丘衆住於其園。彼等之中，具足作務與戒之比丘等乃清晨而起，持長柄之帚，傾思世尊之德，掃集塵埃，清掃塔廟之庭。一戒具足之比丘告一沙彌言：「沙彌！來捨去塵埃！」。彼〔沙彌〕如不聞而行。彼再三告之亦如不聞而行。然，彼比丘以「此沙彌不順從」〔怒而〕以帚柄打之。由此彼〔沙彌〕哭泣、恐怖而捨去塵埃。彼一面捨一面思念：「嗚呼！我依除去塵埃之福業至入涅槃之間，於何處再生，猶如正午之太陽有大威力」，以生起第一之希望。捨去塵埃之終後，彼為水浴而至恒河之水浴場。浴而出沒於水中，身體清冷，心生輕安之時，見怒號浪之威力，再生喜，善思念：「彼〔比丘〕之令我，非依自己之職務，又非依阿闍梨、和尚之職務，依哀愍我。我至入涅槃之間，於任何處再生，猶如此恒河浪之威力，有起迅速之辯才，有無盡之辯才」，起第二之希望。彼比丘亦置掃帚於帚室，為水浴而至恒河之水浴場，聞沙彌希望之言而思惟：「此大發起之希望應依佛之功德而成就」，思念而微笑：「亦刺激我，彼今如是希望，如何此希望不成就於我耶？」我

亦至入涅槃之間，於任何處再生，猶如此恆河浪之威力，有無盡之辯才。依帶〔掃〕之所作與役使沙彌之所作，恰如織工之線斷而纏結，知者：「此是端，此是元」，解纏結而繫整，此沙彌之問解一切之間得明解矣」而起希望。

彼等兩者皆輪迴於諸天、諸人之間，而過一佛之期間。我等之導師是十力者、四無所畏具足者、十八佛法者。〔依此世尊〕恰如目犍連子帝須長老、優波鞠多長老等出世之授記，彼等兩者之出世所授記。授記：「由我般涅槃經五百歲時，此等兩人應出世，此等兩者所問我所說微妙之法與律，依適用譬喻，無纏繫、無不明而分別」。

此等兩者之中，沙彌名閻浮提舍竭城之彌蘭王。乃賢明、聰明、明智、堪能。關於過去、現在、未來之事物，一切之祈禱、儀式之時，虔誠而行^⑭。且領會悟得衆多之學，即隨聞、世俗法、數論說、瑜伽說、正理說、勝論說、數學、音樂、醫學、四吠陀、古話、古傳說、天文、幻術、因明、呪術、兵學、詩學、印算等十九種^⑮。彼難接近、難打勝之論師，對一切祖師而言爲最勝。全閻浮提中，於體力、速度、武勇、質問，無人並立於彌蘭王^⑯。彼彌蘭王具足大精力、大慧、大財等三種。昔者，曾言世尊之授記，各支派國王，皆合讚歎，時有國文，於四部經

爾時，彌蘭王欲依四軍成無限軍隊之列兵、配兵、閱兵，由都城出，於城外點算軍隊，〔閱兵終後〕，善好談論，欲與順世論者、詭辯論者論議，開心解悶，彼王仰視太陽，後告侍臣曰：「日尚早，由今歸都城爲何？今日，賢者沙門婆羅門之率僧伽、率伽那，爲衆之師，自稱應供、正等覺者，有無與予對論、得解疑惑者耶？」。

如是言時，五百之與那人，如是言彌蘭王：「大王！有六師，即富蘭那迦葉、末伽利瞿舍梨、尼乾陀若提子、刪闍耶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駄迦旃延。彼等率僧伽，率伽那，爲衆之師，世之所知，有名聲，爲一派之祖，衆多人所尊敬。大王！行問於彼等，得解疑惑」。

時，彌蘭王隨五百之與那人，乘華麗之馬車，前往富蘭那迦葉之處。至已會釋富蘭那迦葉，交談親愛、慇懃之語，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彌蘭王對富蘭那迦葉如是而言：「尊者迦葉！何者支持世界耶？」

「大王！地支持世界」。

時，彌蘭王對富蘭那迦葉如是言：「尊者迦葉！者地支持世界者，行於無間地獄之有情如何越地而行耶？」

時，富蘭那迦葉亦不能發言，亦不能逃去^⑦，沉默悄然而坐。

時，彌蘭王謂：「然，閻浮提無人哉！然，閻浮提如粃穀哉！沙門婆羅門之率僧伽、率伽那，爲衆之師，自稱應供、正等覺者，與予對論，得解疑惑者無一人。」

時，彌蘭王對末伽梨瞿舍梨如是言：「尊者！有善惡之業耶？有善業、惡業之異熟果耶？」

「大王！無善惡之業，無善業、惡業之異熟果。大王！於此世是利帝利往他世亦再爲利帝利，作福^⑧何爲！〔於此世〕是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旃陀羅、補羯娑往他世亦再爲婆羅門、吠舍、首陀羅、旃陀羅、補羯娑，作福何爲！」。

9 「尊者！曾爲利帝利往他世若再爲利帝利者。尊者！於此世被截斷手足者往他世亦再是截斷手足者」。

「大王！然，於此世被截斷手足者往他世〔亦再〕是截斷手足者」^⑨。

「予不信汝之言」。

如是言時，末伽梨瞿舍梨沉默。

時，彌蘭王對末伽梨瞿舍梨如是言：「末伽梨瞿舍梨！若對卿如是問：『尊者！

有善業耶？』，被如是所問之卿爲愚而〔再〕如是而答。應依結生之業而結生」。

時，彌蘭王謂：「然，月明之夜美哉。今沙門婆羅門之率僧伽、率伽那，爲衆之師。自稱應供、正等覺者，與予會談、得解疑惑者是誰耶？予欲訪之」。再三言問侍臣。彼等侍臣亦不言於如是之處而沉默，默然注視王顏。

爾時，既由十二年以前，沙門婆羅門居士之智者不居住於舍竭城。然，王訪沙門婆羅門居士智者所住之處，問其等智者。彼等皆不令滿足王，彼等於此處彼處離去。又不行於其他之地方者皆沉而居。多向雪山而行。

10 爾時，百俱胝之阿羅漢，皆止住於雪山之所護窟。以尊者馬護爲上首，彼等比丘以天耳，聞此所言，舉行集會。布告集於犍陀羅山之頂上，先如是問：「諸賢！誰與彌蘭王對論，有得解疑惑之比丘耶？」。如是言時，百俱胝之阿羅漢默然。再：三次如是問：「諸賢！誰與彌蘭王對論，有得解疑惑之比丘耶？」。如是言時，百俱胝阿羅漢三次默然。

時，尊者馬護對彼等比丘衆如是言：「諸賢！三十三天界皮闍延多宮殿東方之啓

睹摩提天宮住名摩訶先那天子。彼與彼彌蘭王對論，得解疑惑」。時，百俱胝阿羅漢聞其言，沒姿雪山，現於三十三天界。

天主帝釋見彼等比丘衆自遠方來，見而近尊者馬護之處。近而禮尊者馬護，對尊者馬護如是言：「尊者！大比丘衆到來，我是僧伽之守園人，應爲何耶？」

時，尊者馬護對天主帝釋如是言：「大王！名彌蘭之大王出現於閻浮提。會得論師甚多之學，難接近，難打勝之論師，對一切祖師而言最勝。此王近於諸比丘，以見論問，令惱諸比丘」。

11 時，天主帝釋對尊者馬護如是言：「尊者！此彌蘭王由此處而去，生於人界」。

「然，大王！」

時，天主帝釋對尊者馬護如是言：「尊者！彼名摩訶先那天子住於啓睹摩提天宮。彼與彼彌蘭王對論，得解疑惑，我請彼天子生於人界」。

時，天主帝釋以諸比丘爲先，入於啓睹摩提天宮，抱住摩訶先那天子，對摩訶先那如是言：「卿！諸比丘請卿生於人界」。

「尊者！我不欲業過多之人界，人界爲痛苦。尊者！我於此天界，次第生變於上界，於此可般涅槃」。

界，於此可般涅槃」。

天主帝釋再三請求時，摩訶先那天子如是言：「尊者！我不欲業過多之人界，人界爲痛苦。尊者！我於此天界，次第生變於上界，於此可般涅槃」。

時，尊者馬護對天子摩訶先那如是言：「卿！今我等隨觀人天界，除卿之外無他，破彌蘭王之所論，誰亦不見得理解（佛）教。卿！諸比丘請求卿之（生於人界）。卿！隨觀人界而再生，令（王）體會十力（佛）之教，給予認證，幸哉！」

12 諸比丘再請，天主帝釋請求時，天子如是言：「尊者！我趣人界，與我恩典！我破彌蘭王之所論，令得體會（佛）教」。歡喜、滿悅、踊躍而言：「善哉，尊者！我生於人界」，給予承諾，得恩典而沉默。

時，諸比丘得天子摩訶先那之承諾，由三十三天沒姿，現於雪山之所護窟。時，尊者馬護對彼等諸比丘如是言：「諸賢！爲比丘而有不來於此比丘衆中耶？」。如是言時，一比丘對尊者馬護如是言：「尊者！入雪山第七日，入滅盡定²⁰，有尊者樓漢，我等欲遣使者至彼之處」。

爾時，尊者樓漢以心知百俱胝阿羅漢心之思念，立即由滅盡定起，言：「僧伽招

我」，沒姿雪山，現於所護窟百俱胝阿羅漢之前。

時，百俱胝阿羅漢對尊者樓漢如是言：「賢者樓漢！欲破（佛）教之時，何故卿不見僧伽之所作耶？」。

「尊者！我以不作意」。

「然者，賢者樓漢！對於不作意，欲科罰卿」。

「尊者！我應爲何耶？」

「賢者樓漢！於雪山之山腹，有名加姜伽羅婆羅門村，其處住名爲蘇樓達羅婆羅門。彼子生名那先童子。賢者樓漢！然時，卿七年十個月之間，入其家行乞^②，入行乞而帶走那先童子，由在家至出家，那先出家之時，卿免罰矣」。

時，尊者樓漢以「然」應諾。

彼之天子，由天界而去，託於婆羅門女之胎。其瞬間現三希有之未曾有法。武器器具燃上，幼芽之穀物結實。降大雨^②。其天子託胎以來之尊者樓漢，爲行乞而入蘇樓達羅婆羅門之家，雖七年十個月間（如）一日，但不受一匙之食，不受一杯之粥，不受謝意之言，不受合掌，不受和敬，唯受罵詈，唯受訶責，亦不受所謂「尊

者，先乞」之言。經過七年十個月，某日，唯受「尊者，先乞」之言。是日，彼婆羅門由戶外業務歸來之時，途中見彼長老而問：「出家！行至我家」。

「然，婆羅門！」。

「出家！汝受何耶？」。

「然，婆羅門！受」。

彼心不喜，歸家而問：「與何於汝等出家耶？」。

所言「不與何物」時，思惟：「次日，坐於我家門口，應斥『對今日來出家之妄語』」。

14 長老，次日到婆羅門家之門口時，見長老耶？婆羅門如是言：「昨日汝在我家，何亦不受，妄語『我受，婆羅門！』。汝等，容許妄語耶？不容許耶？」。

長老言：「入汝家七年十個月，何物亦不受，昨日接受所謂『尊者，先乞』之一言，若受一言之謝意，則如是言：『婆羅門！我受』」。

婆羅門歡喜、喜悅而思念：「此之出家者唯受謝意之語，於衆人之中，言：『我受』，若受彼他之物，則如何不稱讚（之），而稱讚唯受謝意之語耶？」。彼吩咐「汝

等淨信，由我等食物之中，常與此出家一匙之食！」。

長老之淨信威儀與寂靜，淨信之彌彌加彼勸請：「常在我家用食」。長老默然而受，婆羅門已由食物中給殊妙之嚼食、噉食。長老食竟，手離鉢，去時常語簡短佛語而去。

婆羅門女經對十個月，分娩兒子。（其子）取名那先，彼逐漸成長而至七歲。爾時，那先童子之父母如是言那先童子：「愛兒那先！汝應學此婆羅門家之學。愛兒那先！何者此婆羅門家之學耶？愛兒那先！所謂學者，是三吠陀。其他言學藝」。

「然，父！我欲學其學」。

15 蘇樓達羅婆羅門致千金酬謝於阿闍梨，設置臥牀於家之一方，對那先言：「愛兒！向彼婆羅門如是言：『卿教婆羅門之聖典』」²³。

「然，父！」。

彼作如是〔而言〕：「婆羅門阿闍梨！賜教」。

「汝童子！然者領會！」婆羅門阿闍梨而教。

那先童子唯依一度之教示，三吠陀徹於心，高聲唱誦，善受持，善確立，善作

意。一度而於三吠陀、語彙、儀軌、音韻語源及第五古傳說，智眼生，能語，通於文法，通曉順世論、大人相。而又於一切之學藝，一度而智眼生²⁴。

時，那先童子向父母如是言：「父母！於此婆羅門家，有以上之學藝或唯獨此耶？」。

「愛兒那先！於此婆羅門家無以上之學藝，學藝唯獨此」。

時，那先童子試問阿闍梨之後，持書由高閣而下，依前生之習性，心之所動，獨自宴默，七日之間，立於門房，觀〔習得〕學藝之初、中、後，見無價值而後悔，曰：「此等之學藝是空虛，此等之學藝如稻殼」。

16 爾時，尊者樓漢坐於越達尼耶之坐臥處，以心知那先童子心之思念，著內衣，持衣鉢，由越達尼耶之坐臥處沒姿，現於加姜伽羅婆羅門村之彼前。七日之間立於門房之那先童子見尊者樓漢自遙遠而來，見而言：「大概，此之出家欲教真實！」而歡喜、踊躍、欣喜、喜悅。彼近尊者樓漢之處，近而對尊者樓漢如是言：「卿，圓頂而穿上袈裟之卿是何者耶？」。

「童子！我稱出家」。

「卿！依何而稱出家耶？」。

「童子！爲遠離諸惡之垢穢^⑤而出家，是故稱出家」^⑥。

「卿！依如何之理由，卿之髮鬚亦不如他人耶？」。

「童子！出家乃見此等十六之障礙而剃除鬚髮。童子！何等爲十六耶？即莊嚴障礙、裝飾障礙、塗油障礙、洗髮障礙、華鬘障礙、香料障礙、塗香障礙、訶梨勒障礙、阿摩勒障礙、染色障礙、結髮障礙、梳髮障礙、調髮障礙、解髮障礙、虱障礙，及頭髮脫落之時，嘆、惱、悲，槌胸而泣。童子！纏縛於此等十六障礙之人等，盡失一切極妙之學藝」^⑦。

「卿！依如何之理由，卿之衣服亦不如他人耶？」。

「童子！〔彼等之〕衣基於欲望、美麗、世俗之相。依衣而生，如何之怖畏亦不存在於袈裟衣。故我衣亦不如他人等」。

「卿！卿知學藝耶？」。

「童子！然，我知學藝，亦知於此世最上之聖典」。

「卿！此亦得授於我耶？」。「童子！然，可」。「然者授於我！」。

「童子！今非其時，我爲行乞而入村」。

「時，那先童子由尊者樓漢之手取鉢而入於家，以親手〔伺候〕殊妙之嚼食、嗽食，令滿足，令飽食，尊者樓漢之食後，手離鉢時，如是言：「卿！卿今授聖典於我」。

「童子！汝遠離障礙，於父母同意，若著我所著之出家衣者，其時，我授之」。

「時，那先童子近父母言：「父母！此出家者言『我知此世最上之聖典者』，而彼不以自己之處出家者不授之，我於彼處出家，體悟其聖典」。

「時，彼父母思惟：「我子雖出家體悟聖典。體悟之後，再行歸來」而同意「子！去體悟！」。

「時，尊者樓漢帶那先童子達越達尼耶坐臥處之偉姜普堂^⑧處，到已於偉姜普堂之坐臥處而過一夜，行至所護窟之處，行而現於百俱胝阿羅漢之前。

「爾時，百俱胝阿羅漢令那先童子於所護窟出家。出家之尊者那先對尊者樓漢如是言：「尊者！我著卿之衣。教聖典^⑨於我！」。

「時，尊者樓漢言：「我最初應教何耶？此那先是賢者，最初應教以論藏」。以立時，尊者樓漢對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汝體悟我聖典」。彼對尊者那先最初

授阿毘達磨，彼悉言法集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論事、雙論、發趣大論^⑩。

尊者那先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以如是三法或二法組織法集論，蘊分別等以立十八分別組織分別論，分別攝非攝等之十四種類是界論，分別蘊施設、處施設等之六種類是人施設論，集成千論即自說他說各五百論而分別是論事，分別於根雙、蘊雙等十種類是雙論，分別於因緣、所緣緣等之二十四種類是發趣論——如是全論藏依一度之讀誦而通曉，言：「尊者！止！以上勿語！我唯唸誦此！」。

時，尊者那先入於假堂，作意阿毘達磨。何是善法耶？何是不善法耶？何是無記法耶？一度作意阿毘達磨及其註釋之後，行於百俱胝阿羅漢之處，行已向百俱胝阿羅漢如是言：「尊者！我於〔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之〕此等三點如是廣說而述全阿毘達磨七論」。

「善哉，那先！陳述！那先！陳述！」。

時，尊者那先於七個月之間廣說而述七論。大地震動，諸天欣笑，梵天拍手，天雨曼陀羅華。

時，百俱胝阿羅漢，於尊者那先滿〔二十歲〕時，於所護窟授予具足戒。

受具足戒之尊者那先，過其夜，朝早著內衣，持衣鉢，與和尚俱入村里行乞之時，於和尚，心生如次之思念：「然，和尚是虛哉！然，和尚是愚哉！除其餘之佛語，最初教我阿毘達磨^⑪」。

時，尊者樓漢以心知尊者那先心之思念，對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汝懷不適之思念。汝不適，予亦不適」。

時，尊者那先言：「然，希有哉！然，未曾有哉。我和尚是賢者，了知我心，我對和尚懺悔耶？」。

「尊者！寬恕，應不再懷如是之思念，應不再作如是之事」。

那先！唯此，我不寬恕汝。那先！有名舍竭之都，其處為彌蘭王所統治。彼以見論作問，令惱諸比丘，若汝行至彼處，論破彼王，令起淨信，我則寬恕汝」。

「尊者！不唯彌蘭王一人，全閻浮提所有之王，皆接頭而來，於我問以不問，我悉令起淨信，尊者！請寬恕」。

「那先！我不再對汝言此事。若令彼彌蘭王起淨信，那先！我寬恕汝」。

「尊者！我於此〔兩期之〕三個月間於誰之處止住耶？」。

「那先！彼尊者馬護止住於越達尼耶之坐臥處。那先！汝行訪尊者馬護之處！訪而，以我名頭面禮尊者馬護之足，如是言：『尊者！我和尚問卿無病、無疾、輕快、強健、安穩而住耶？於此²²（兩期之）三個月間遣我止住於卿之處』。言『汝和尚如何之名耶？』時，應言：『尊者！名樓漢長老』。言『予如何之名耶？』時，如是言：『尊者！我和尚知卿之名』。」

「尊者！是」。

21 時，尊者那先允諾和尚之言，右繞和尚，敬禮而請退出，次第遊行到尊者馬護之處。至已問訊尊者馬護，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尊者那先對尊者馬護如是言：「尊者！我和尚以頭面禮卿之足，問卿之無病、無疾、輕快、強健、安穩住耶？」。

時，尊者馬護對尊者那先如是言：「汝如何之名耶？」。

「我是那先」。

「予是如何之名耶？」。

「尊者！我和尚知卿之名」。

「那先！汝之和尚如何之名耶？」。

「尊者！卿知我和尚之名」。

「善哉，善哉，那先！」言已而思念：「此那先是賢者，欲修學而來，我科梵壇罰於那先」。時，尊者馬護對尊者那先，於三個月間，不再交談。

時，尊者那先於三個月間掃除尊者馬護之房，備洗臉水。然，尊者馬護再掃房間，捨所備之水，以其他洗臉水洗臉。

22 爾時，三十年間一優婆夷奉事尊者馬護。自此經三個月，其優婆夷行至尊者馬護之處，行已對尊者馬護如是言：「尊者！他之出家在卿之處耶？」時，尊者馬護對其優婆夷如是言：「優婆夷！我處有名那先之比丘」。

「然，尊者馬護！與那先俱受明日之食」。

尊者馬護默然而受。時，尊者馬護過其夜，帶尊者那先，清晨著內衣，持衣鉢，行至優婆夷之住處，行已坐於所設之座。時，優婆夷以殊妙之嚼食、嗽食親手（伺候）尊者馬護與尊者那先，令滿足，令飽食。時，尊者馬護食終，手離鉢，令點燈火，對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汝隨喜陳述此優婆夷」。如是言起座而去。

時，彼優婆夷對尊者那先如是言：「尊者那先！我老齡也，以甚深之偈，隨喜陳

述」。

時，尊者那先對彼優婆夷隨喜陳述關於出世間空性^③甚深之阿毘達磨。時，於其座，對彼優婆夷言：「一切集法是滅法」之離塵離垢法眼生。尊者那先亦對優婆夷隨喜陳述畢，省察自說之法，得令發起其觀，坐其座而住立預流果。

23

時，尊者馬護坐於假堂，以清淨超人之天眼，以心知尊者那先心之思念，發善哉之言：「善哉，善哉，那先！一箭射三大身」。幾千之諸天拍手，踊躍欣笑：「然，希有哉！然，未曾有哉！尊者那先以甚深之偈頌隨喜陳述耶？」。天雨栴檀香抹。

時，尊者那先隨喜陳述之後，從座而立，至尊者馬護之處，至已問訊尊者馬護而坐於一方。尊者馬護對坐於一方之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汝止住已久！那先！汝行至巴蓮弗城，尊者法護止住北方名無憂園之精舍。汝於尊者法護之處，可通達佛語」。

尊者！巴蓮弗由此處有幾何耶？」。不再交談。

那先！巴蓮弗由此處有百由旬。

尊者！巴蓮弗遠，途中行乞食，難得難求。我如何而行耶？」。

那先！汝途中，除團食、黑粒之米飯，可得種種之汁，種種之助味」。

時，尊者那先允諾尊者馬護之言，禮而右繞尊者馬護，次第遊行而去。

24

爾時，有巴蓮弗之富商，駕五百輛之車，裝載商品，到巴蓮弗之途中。巴蓮弗之富商見尊者那先從遠處而來，見而止五百輛之車，對尊者那先如是言：「尊者！卿往何處耶？」。

長者！我行往巴蓮弗」。

卿若行往巴蓮弗，則與我等俱樂而行」。

長者！好」。

時，巴蓮弗之富商淨信^④彼之威儀，以殊妙之嚼食，噉食親手〔伺候〕尊者那先，令滿足、令飽食、尊者那先之食畢，手離鉢之時，取一卑座而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巴蓮弗富商對尊者那先如是言：「尊者！卿如何之名耶？」。

長者！我名那先」。

尊者！卿知佛語耶？」。

長者！我知阿毘達磨師之諸句」。

「尊者！我等有幸，尊者！我等誠然有幸，我亦是阿毘達磨師，卿亦是阿毘達磨師，適時我等欲讀誦阿毘達磨，尊者那先！說阿毘達磨之諸句」。

時，尊者那先對巴蓮弗之富商說示阿毘達磨。說示之時，巴蓮弗之富商歡喜、踴躍、欣喜、喜悅。對〔其〕巴蓮弗之商人「一切集法是滅法」之離塵離垢法眼生。

25 時，巴蓮弗之富商駕五百輛之車，行至〔剩餘之〕半路。時，巴蓮弗之富商，已近巴蓮弗之路程，對尊者那先如是言：「尊者那先！此是到越達尼耶無憂園之道。尊者那先²⁵！賜與恩惠於我」。

「長者！我是乞食者，是出家者，與如何之恩惠」。

「尊者！任何皆可與，賜與恩惠」。

「尊者！好」。

「尊者那先！此是長十六肘、寬八肘高價之織物。尊者那先！垂憐哀愍，承受此高價之織物」。

尊者那先垂憐哀愍而承受其高價之織物。時，巴蓮弗之富商歡喜、欣喜、喜悅，得尊者那先之承諾，右邊合掌，由後方而行，到達巴蓮弗。

時，尊者那先行至無憂園尊者法護之處，向尊者法護如是言：「尊者！教我佛語」。

爾時²⁶，尊者帝須達多於銅鑠洲（錫蘭島），通達一切之佛語後，行至閻浮提，至已問訊尊者法護如是言：「尊者！我自遠方而來，教我佛語」。

26 時，尊者法護對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汝與尊者帝須達多俱通達佛語，善誦，無悔」。

「尊者！我與錫蘭人俱不學佛語。理由如何？不應與無知之異國人交往，何況於佛語耶？」。

尊者法護又再次對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汝應與帝須達多俱學佛語，帝須達多是賢者，非無知」。

那先思念：「我所思惟過誤，我所作是罪惡。然，我向尊者帝須達多乞求寬恕」。彼從座而立，五體投地，合掌而言：「尊者！饒恕我之過錯。我不應再一次作如是語」。

「善哉，善哉，那先！我寬恕汝之過」。

時，尊者那先與尊者帝須達多於尊者法護之處，通達佛語。依據一度之說示而讀誦長部。時，尊者那先與尊者帝須達多於三箇月間，體得三藏、一切佛語之文。次之三箇月間，體得三藏、一切佛語之義。時，尊者法護對尊者那先如是言：「那先！譬如牧牛士飼養牛，而牛乳爲他所享受，那先！凡夫持有三藏、佛語，恰如牧牛士而不入沙門道」。

「尊者！唯有教誡如實充分」。

27 時，尊者那先於其日、其夜，與無礙解俱逮得阿羅漢位。尊者那先之通達〔四〕諦耶！大地鳴動震動、震撼。其故曰：

如搾製糖機

大地爲鳴動

製油機車輪

大地爲震動

大海乃震撼

山王乃屈倒

須彌山傾時

發轟隆巨響³⁷

一切諸天歡喜，諸天欣笑，梵天拍手。天雨栴檀香抹，天雨曼陀羅華。

爾時，百俱胝阿羅漢集聚於雪山之所護窟。彼等遣使者於尊者那先之處，言：

「那先！來！我等渴望見卿」。

時，尊者那先聞使者之言，由無憂園沒姿，現於雪山所護窟百俱胝阿羅漢之前。

彼近諸長老之處，近已稽首者長老之足，如是言：「卿等如何遣使者耶？」

「那先！彼彌蘭王以一說與其反對說而問，以惱我等。那先！卿行已令屈伏彌蘭王爲幸」。

28 「尊者！不僅彌蘭王一人，全閻浮提如彌蘭王之王，雖接頭而來，我亦能解答其問令得滿足」。

時，尊者那先對諸長老如是言：「諸長老無畏懼之處行舍竭城」。時，諸長老以〔黃金之〕袈裟輝映舍竭城。

時，尊者那先現於八萬比丘所圍繞之雪山守護窟百俱胝阿羅漢之前。

其時，名阿優婆羅五部師長老止住於刪竭耶房舍。其時，彌蘭王謂：「然，美哉月明之夜！今率領沙門、婆羅門之僧伽、率領伽那、爲衆之師，自稱應供、正等覺者，與予對論，體解疑惑者是誰耶？予欲訪之」。如是言時，五百之與那人對彌蘭王如是言：「大王！有名尊者阿優婆羅之長老，持三藏，多聞，有辯才，所言善美，五部之師。彼止住於刪竭耶房舍。大王！至已問於尊者阿優婆羅」。未幾亦證得菩提。

「然者，告於尊者！」。

時，占相師遣使者於尊者阿優婆羅之處言：「尊者！彌蘭王欲見尊者阿優婆羅」。

尊者阿優婆羅如是言：「然者，王之來」。

時，彌蘭王被五百與那人所圍繞，乘最勝之車，前往刪竭耶房舍尊者阿優婆羅之處，至已與尊者阿優婆羅問候，交談親愛、慇懃之語而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彌蘭王對尊者阿優婆羅如是言：「尊者阿優婆羅！出家是何之目的耶？又卿之最勝目的是何耶？」。

「大王！出家之目的在行法，在行寂靜，在人天之利益、饒益、幸福」。

「尊者！在家，有行法、行寂靜者耶？」。

「大王！然，在家有行法、行寂靜者。譬如，大王！世尊於波羅奈之仙人墮處、鹿野苑，轉無上之法輪時，十八俱胝之梵天乃法現觀²⁹。彼等皆爲在家而非出家，無一人出家。於僧迦舍城之城門，說示一切度之法門、軻地羅炭火之法門、教誡羅睺羅之法門時，二十俱胝之生類乃法現觀。彼等皆是在家而非出家」。

時，彌蘭王如是言尊者阿優婆羅：「尊者阿優婆羅！然者，卿等之出家乃無用。依於前生作惡業之果，出家爲沙門釋子，行頭陀支。尊者阿優婆羅！一切之一坐食者，於前生掠奪他人之食者，奪食，依其業果³⁰而爲一坐食者，適時於時時不得食。彼等，非有戒，非有苦行，非有梵行。尊者阿優婆羅！一切露天坐行者，於前生掠奪他人之村里，破壞其家，依其業果而爲露天坐行者，不得牀坐。彼等，非有戒，非有苦行，非有梵行。尊者阿優婆羅！一切常坐行者，於前生爲追剝、盜賊，捉行道之人令縛，令坐依其業果而爲一坐行者，不得身臥。彼等，非有戒，非有苦行，非有梵行」。

如是而言時，爾時，尊者阿優婆羅沈默，一言亦不答。

時，五百之與那人如是言：「大王！比丘是賢者而多聞，畏懼不答一言。」

時，彌蘭王環視所有會衆，見尊者阿優婆羅之沈默，拍手喝采之後，見與那人之不畏懼，對彼等如是言：「然，閻浮提無人哉！然，閻浮提如稻穀哉！沙門婆羅門之率僧伽，率伽那，自稱應供、正等覺者，與予對論，體解疑惑者無一人。」

長老見彼王之相而思念：「我等是沙門，不適口論，不應諍爭，我不應答王之所問，我應離去，應無教之動搖」。拂皮布起立而去。

然而王思念：「此等與那人必不困惑與予對論者誰？賢者比丘在於其他」。如是言占相師：「占相師！與予對論者誰？賢者比丘在於其他耶？」。

31

爾時，尊者那先於諸沙門所圍繞——彼率僧伽，率伽那，為衆之師，於世所知，有名聲，持三藏^④，究智有宏大覺智，通阿含宏大無礙解，通曉勝者師主之九分教，達究竟，不動如山王，博學而破他說，有文才，善知法義，難近、難礙、難蔽，捨諍者、作光者、破闇者、大論師，有義辯、法辯、詞辯、語辯無礙解，為善達究竟大論師，通傳承，有比於大海洋之智，彼最勝之伽那首、諸伽那之最上者，知錯誤

32

伽那主徒衆之議論，破他派，聰明，有自制，無畏，多幸，令顯赫僧伽，是應供者，得最上之利養、最上之名聞、得恭敬，於四衆所恭敬、尊重、崇敬、崇拜——彼是識者、智者、賢者、聞歡喜者，說聖典之義理，開闡師主勝者之九分教，說示最勝教之寶，作法供養，立法柱，建法幢，吹法螺，鳴法鼓，鳴四諦之鼓、小鼓、大杖鼓，作師子吼^④，轟隆雷鳴，響出甘美之音聲、閃爍最勝智之電光、充滿慈悲之水，依大法雨而使全世界滿足，遊行於村里、聚落、邊境、刹土、僻陬、都城、王都，順次進入王都，到達人口衆多之與那人之都——舍竭城，止住於名為刪竭耶房舍。

是故古人言：

〔彼那先〕多聞巧談論

為聰明無畏

善巧於宗義

善於巧辯舌

所圍繞三藏

師與五部師

彌蘭王問經

四部師比丘

隨從於那先

聰明說真實^④

比丘所圍繞

遊村里聚落

接近於舍竭

那先時止住

刪竭耶房舍

被人所圍繞

如山中獅子

有深慧有智

明於道非道

無畏者那先

開闢最上義

33

提婆鬘提耶聞其言^④，如是言彌蘭王：「等待，大王！有比丘，其比丘成得。大王！名那先之比丘成得。彼是說法者、賢者、聰明、智者、無畏、多聞、巧談論、所言善美，達義、法、詞、辯無礙解而自在者，善達究竟，因陀羅^④、須夜摩、婆留那、俱毘沙門護世諸天，又得一切之父、祖父大梵天之對論，況於人間耶？」。

時，彌蘭王聞「那先」之名，急於怖畏、自失、身毛豎立。其王對提婆鬘提耶如是言：「汝，提婆鬘提耶！今尊者那先在何處耶？告予！予欲見那先，彼能來」。

時，尊者那先八萬之比丘所圍繞，行至舍竭城之刪竭耶房舍。

時，彌蘭王對提婆鬘提耶如是言：「提婆鬘提耶！然者，汝遣使者於尊者之處」。

「尊知矣，大王！」提婆鬘提耶遣使者於尊者那先之處，言：「尊者！彌蘭王欲見尊者」。尊者那先亦如是言：「然者，王應〔自〕來」。使者歸報長老之言。

時，彌蘭王五百與那人所圍繞，乘最勝之車，與大軍隊俱行至刪竭耶房舍尊者那先之處。

爾時，尊者那先與八萬之比丘俱坐於大假堂。時，彌蘭王自遠方見尊者那先之

會衆，如是言提婆鬘提耶：「提婆鬘提耶！此是誰之大會衆耶？」。大王！尊者那先之大會衆」。

34

時，彌蘭王自遠方見尊者那先之會衆，〔心生〕畏怖，自失，身毛豎立。

時，彌蘭王如被犀牛所包圍之象，如被金翅鳥所包圍之龍，如被大蛇所包圍之狐，如被水牛所包圍之熊。如被蛇追逐之蛙，如被豹追逐之鹿，如被蛇使所遇見之蛇，如被貓所遇見之鼠，如被驅魔師所遇見之餓鬼，如入羅喉口之月，如入籠之蛇，如入籃中之鳥，如入網中之魚，如入蛇林之人，如觸怒毘沙門之夜叉，如命終時之天子，畏怖、畏懼、驚駭、悚懼、身毛豎立、沈憂，心困惑，心顛倒，「如是，人勿輕侮我！」而拉起其心如是言提婆鬘提耶：「提婆鬘提耶！汝勿告尊者那先於予，不告而予應識那先」。

「善哉，大王！卿應識」。

35

爾時，尊者那先比比丘會衆前方四萬之比丘更年青，比彼方四萬之比丘更年長。時，彌蘭王自遠方環視前方、後方、中央之全比丘衆，尊者那先坐於比丘衆之中央，恰如見獅子無怖畏驚駭，無身毛豎立，無怖畏，無畏。依見之外貌，識知「彼

是那先」。

時，彌蘭王如是言提婆鬘提耶：「提婆鬘提耶！彼是尊者那先」。

「大王！然。彼是那先，大王！卿正識知那先」。

王因「予不告識知那先」而滿足。然而，彌蘭王見尊者那先耶？〔心中〕畏怖，自失，身毛豎立。

是故古人言：

見最上調御

善修之那先

王作此言：

「予見多論師

我行多諍論

然今予戰慄

如是之怖畏

今日敗北予

勝利是那先
其是無何疑
予之心動搖」。

36

第一品

第一 名之問

時，彌蘭王到尊者那先之處。至已，與尊者那先問候，交談親愛慰勸之語後，坐於一方。尊者亦答禮，令彌蘭王滿足。時，彌蘭王對尊者那先問最初之問。言：「尊者！予欲對論①」。

「大王！卿論，我欲聽。」
「尊者！予論，卿聽。」
「大王！我聽，卿論。」
「尊者！何者依卿而聽耶？」

「大王！何者依卿而論耶？」
「尊者！所問之事。」
「大王！所答之事。」
「尊者！何者依卿而答耶？」
「大王！何者依卿而問耶？」
如是談話之時，五百之與那人對尊者那先言：「善哉」，而對彌蘭王如是言：「大王！卿今欲談何事？」

彌蘭王對尊者那先進問：「尊者！予對論而不知（卿之）名與姓，故不起談話，不發言語。尊者！卿為如何之名耶？」
「大王！同梵行者稱（我）為那先，又父母或名那先（龍軍）、或名義羅勢那（雄軍）、或名須羅勢那（勇軍）②、或名西哈勢那（獅子軍）。然而，大王！所謂那先者是唯名稱、稱呼、假名、通稱而已。於其處不得人我。」

37
時，彌蘭王如是言：「諸賢！五百之與那人與八萬之比丘聽我言，此那先如是言：「大王！同梵行者稱（我）為那先，然而其處不得人我」。其得信受耶？③」。

時，彌蘭王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那先！若不得人我，其時，與卿之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者誰耶？享之者誰耶？護戒者是誰？努力於修習者誰耶？作證〔四〕向〔四〕果、涅槃者誰耶？作不與取者誰耶？行於愛欲之邪行者誰耶？作妄語者誰耶？作飲酒者誰耶？作五無間業者誰耶？如是，無善，無不善，無作善不善業者，無令作者，無善惡業之異熟果。尊者那先！殺卿，對彼亦無殺生。尊者那先！卿，無阿闍梨、無和尚、無具足戒。〔同梵行者稱我爲那先〕卿言：「其〔那先〕者爲何耶？尊者！卿④於予問之時，尊者！聞其聲耶？」

王：「大王！然，我聞聲。」

「尊者！若卿能聞聲，則於此那先存在。」

「大王！不然。」

「尊者那先！髮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身毛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爪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齒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皮膚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肉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筋爲那先耶？骨爲那先耶？骨髓爲那先耶？腎臟爲那先耶？心臟爲那先耶？肝臟爲那先耶？肋膜爲那先耶？脾臟爲那先耶？肺臟爲那先耶？腸間膜爲那先耶？胃爲那先耶？糞爲那先耶？膽汁爲那先耶？痰爲那先耶？膿爲那先耶？血爲那先耶？汗爲那先耶？脂肪爲那先耶？淚爲那先耶？膏爲那先耶？唾爲那先耶？洩爲那先耶？關節滑液爲那先耶？尿爲那先耶？腦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色爲那先耶？受爲那先耶？想爲那先耶？行爲那先耶？識爲那先耶？」。「大王！不然。」⑤

「然者，尊者！色受想行識爲那先耶？」。「大王！不然。」

「然者，尊者！於色受想行識之外，有那先耶？」。「大王！不然。」

「尊者！予幾度問卿亦不見那先⑥。尊者！那先不過是音聲耶？然者，存於其處之那先爲誰耶？尊者！卿言虛妄，爲妄語。那先者必無。」

如是言時，時阿羅漢，達於無礙解之尊者那先以心知彌蘭王心之所思念，一瞬

沈默。瞬沈默之後，對彌蘭王如是言：「大王！卿甚為華奢，（生）為刹帝利之華奢。（然而）正午，太陽炎熱之中自都城而出，徒步來我處，砂礫刺痛脚尖，足傷，身疲，心為惱害，卿伴苦之身識生。蓋卿依此而生強烈之激語。大王！卿經驗痛苦之極。卿徒步而來耶？或乘車而來耶？」

時，彌蘭王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予非以徒步來卿之處。尊者那先！予以車來卿之處。」

「諸賢！五百之與那人與八萬之比丘聽我言！此彌蘭王如是言：『尊者！予以車來卿之處。』」

時，尊者那先如是言彌蘭王：「大王！卿言所謂車之語。」

「尊者那先！予言。」

「大王！卿若能以車而來，告訴我（何者）為車耶？轆為車耶？『尊者！不然。』

「軸為車耶？『尊者！不然。』^⑦「輪為車耶？『尊者！不然。』

「車棒為車耶？『尊者！不然。』

「車體為車耶？『尊者！不然。』

「輻為車耶？『尊者！不然。』

「有刺針之鞭為車耶？『尊者！不然。』

「軛為車耶？『尊者！不然。』

「然者，大王！有轆、軸、輪、車棒、車體、輻、刺、針之鞭、軛為車耶？^⑧

「尊者！不然。」

「然者，大王！於轆、軸、輪、車棒、車體、輻、刺、針之鞭、軛之外有車耶？」

「尊者！不然。」

「大王！我幾度問卿亦不見車。大王！車不過於音聲耶？然者，存於其處之車為何耶？大王！卿言虛妄，為妄語。車者必無。於此閻浮提第一之王，然而卿恐何而作妄語耶？」

如是言時，五百之與那人同意於尊者那先，如是言彌蘭王：「今，大王！請語。」

時，彌蘭王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那先！予不作妄語。緣轆、緣軸、緣輪、緣車棒、緣車體、緣輻、緣有刺針之鞭、緣軛而現所言之『車』。」

「大王！卿正確了解。大王！與彼同，緣髮、緣身毛、緣爪、緣齒、緣皮膚、緣

肉、緣筋、緣骨：乃至：緣腦而言名「那先」現。然而若依第一義而言，則人我不存。大王！波提奢羅比丘尼在世尊之前言：

「譬如支分之集合^⑥

有所謂車之語言

例如〔五〕蘊存在時

所謂有情之稱呼」

41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予之〕問爲多彩之解答。若佛在者應宣善哉！善哉，尊者那先！〔予之〕問爲多彩之解答。」

第二年齡之問

「尊者那先！卿〔法臘〕幾歲耶？」

「大王！我法臘七歲。」

「尊者！卿之七者何耶？卿是七耶？〔或〕是數七耶？」

爾時，全身以瓔珞嚴飾、裝飾^⑩，著華鬘、莊嚴之彌蘭王之影映於地上，又映

於水甕。時，尊者那先如是言彌蘭王：「大王！於地上又於水甕，此乃卿之影映。卿是王耶？〔或〕此影是王耶？」

「尊者那先！影乃非王，我即是王，影依我而生。」

「大王！如是，年數是七，我非是七，與影之狀態同樣，依我而〔七〕存。」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予之〕問爲多彩之解答。」

第三 對長老嚴重約束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出家乃爲何目的耶？又卿之最勝目的者何耶？」

長老如是言：「大王！出家謂『此苦滅，他苦不生』，是爲此目的，爲人天之利益、饒益、幸福。」

42 王言：「尊者那先！卿應與我對論。」

長老言：「大王！若卿以賢者之論而對論，我應與卿對論。然，大王！若卿以王者之論而對論，我不應卿對論。」

王言：「尊者！賢者如何對論耶？」

「大王！於賢者之對論①，能作解明，能作解說，能作說伏，能作是正，能作別異，雖能作對立，賢者依此而不怒。大王！賢者如是對論。」

「尊者！王者如何對論耶？」

「大王！王者若正宣言一事，命反對〔此〕者與處罰。大王！王者如是對論。」

「尊者！我以賢者之論而對論，不應以王者之論而對論。譬如尊者或與比丘、或與沙彌、或與優婆塞、或與守園人，安易而對論，如是尊者安易對論，勿恐惶。」

「大王！可也。」長老乃同意。

王言：「尊者那先！我問於卿。」

長老言：「大王！請問。」

「尊者那先！卿已問。」

「大王！卿已答。」

「尊者那先！然者，如何依卿而答耶？」

大王：「大王！然者，如何依卿而問耶？」

第四 安達迦耶之問

時，彌蘭王思惟：「此比丘是賢者，有與予對論之才能。而予問事多數。此等之事，於予問不終之間，此太陽當沒。予明日於官廷對論耶？」

時，王對如是言提婆鬘提耶：「提婆鬘提耶！然者，告於尊者：『明日於官廷行對論。』」

如是言之彌蘭王即從座而立，乘馬，回顧「那先，那先」而去。

時，提婆鬘提耶向尊者那先：「尊者！彌蘭王如是言：『尊者！明日於官廷行對論。』」

「善哉」，長老乃同意。

由此，過其夜，禮彌提耶、安達迦耶②、曼具羅、娑婆陳那等，往彌蘭王之處，至已如是言彌蘭王：「大王！尊者那先可來耶？」

王言：「然，可來。」

「可與幾多比丘俱來耶？」

王言：「無論幾何，只與彼欲俱來之比丘。」

娑婆陳那再言：「大王！可與十人之比丘俱來耶？」

王再言：「無論幾何，只與彼欲俱來之比丘。」

娑婆陳那三度言：「大王！彼可與十人之比丘俱來耶？」

〔予唯言，無論幾何，只與彼欲俱來之比丘。〔汝〕逆於予意^⑬而限〔數〕。予不能供養食於比丘耶？〕

如是言時，娑婆陳那乃困惑。

44 時，禮彌提耶、安達迦耶、曼具羅到尊者那先之處，至已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彌蘭王如是言：『無論幾何，只欲俱來之比丘。』」

時，尊者那先於午前，著內衣，持衣鉢，與八萬之比丘俱入舍竭城。安達迦耶來近尊者那先，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那先！言我之那先，其那先者何耶？」

長老言：「汝思：其那先者何耶？」

安達迦耶言：「尊者！存於內部，爲風〔呼吸〕而出入之命〔靈魂〕者，我思是那先。」

長老言：「然者，若此風出而不入，其人得生存耶？」

〔尊者！不然。〕

〔然者，吹螺者之吹螺貝，風再入耶？〕

〔尊者！不然。〕

〔然，何故吹螺者不死耶？金工^⑭吹金，風再入耶？〕

〔尊者！不然。〕

〔然者，何故金工不死耶？〕。又吹草笛者之吹草笛，風再入耶？」

〔尊者！不然。〕

〔然者，吹草笛者何故不死耶？〕

王曰：「我不能與如是之論師對論。尊者！言〔此〕義者幸也。」

〔風〔呼吸〕者非命〔靈魂〕，入息、出息者是身行。〕

人之尊者！身行存於何處耶？」^⑮

45 長老以「身行存於蘊中，」是阿毘達磨說。時，安達迦耶誓爲優婆塞。」

第五 出家之問

時，尊者那先赴彌蘭王王宮之處，至已昇宮殿，坐於所設座。時，彌蘭王以殊妙之嚼食、噉食親手〔供養〕尊者那先與其會衆，令滿足，令飽食之後，令一¹⁶之比丘著一致之衣，又令尊者那先著三衣之後，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那先！與十人之比丘俱坐於此處，他者離去，老年者亦離去。」

時，彌蘭王見尊者那先食畢手離鉢時，取一卑座而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彌蘭王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那先！應就如何之事情而對論耶？」

「大王！我等是欲求目的者，〔故〕應就有關目的而對論。」

王言：「尊者那先！出家以何爲目的耶？又卿等之最勝目的者何耶？」

長老言：「大王！出家乃言『願滅此苦，欲他苦不生』是此目的。又我等之最勝目的是無取涅槃。」

「尊者！彼等皆爲此目的而出家耶？」

「大王！不然。或者爲此目的而出家，或者恐懼王〔之壓制〕而出家，或者恐懼盜賊〔之掠奪〕，或者爲順從於王而出家，或者爲〔逃避〕負債而出家，或者爲〔避〕支配權而出家，或者爲〔獲得〕生計而出家，或者爲恐懼怖畏而出家。然而，正是

出家者爲此目的而出家。¹⁷」

王言：「尊者！然者，卿爲此目的而出家耶？」

長老言：「大王！我年幼而出家，故不知『爲此目的而出家』。然而，我如是而思惟：『此等沙門釋子之徒爲賢者，彼等令我修學』，而知見『其我於彼等令修學而出家者爲此之目的。』」

「宜也，尊者那先！」

「大王 第六 結生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有死而不結生者耶？」

長老言：「大王！或者結生，或者不結生。」

王言：「如何者是結生，如何者是不結生耶？」

長老言：「大王！有煩惱者是結生，無煩惱者是不結生。」

王言：「尊者那先！卿要結生耶？」

長老言：「大王！若有取者，我應結生；若無取者，我應不結生。」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七 作意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不結生者依如理作意而非不結生耶？」

長老言：「大王！依如理作意、慧與他之善法而不結生。」

王言：「尊者！如理作意即慧耶？」

「大王！不然，如理作意與慧者是別異。大王！作意者是亦有羊、山羊、牡牛、水牛、牛、驢馬者，而慧者無有彼等。」

第八 作意特相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作意者以何爲特相耶？慧者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作意是以把持^⑧爲特相，慧是以截斷爲特相。」

王言：「如何作意是以把持爲特相，慧是以截斷爲特相耶？請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卿了知刈麥者耶？」

「尊者！予知刈麥者。」

長老言：「大王！刈麥者如何刈麥耶？」

「尊者！左手持麥束，右手持鎌刀而割。」

「大王！譬如刈麥者左手持麥束，右手持鎌刀而割。大王！修行者如理作意而把持其意，以慧截斷煩惱。大王！如是作意是以把持爲特相，如是慧是以截斷爲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戒特相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依他之善法』，卿所言之善法者何耶？」

長老言：「大王！戒、信、精進、念、定、慧，此等是其善法。」

王言：「尊者！戒是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戒是以〔他法〕住立〔此〕爲特相。戒是一切之善法即〔五〕根、〔五〕力、〔七〕覺支、〔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四〕禪、〔八〕解脫、〔四〕定、八等至住立於此。大王！住立於戒之時，一切之善法無有損滅。」

王言：「請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譬如何種類之木芽、植物亦生育、生長、繁茂者皆依止於大地、住立於大地而生育、生長、繁茂。大王！修行者依止於戒，住立於戒而增進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尊者！請加以譬喻之。」

「大王！譬如於陸地^⑨可作任何所業亦爲其所爲耶？皆依止於大地，住立於大地，於陸地可作之所業。大王！修行者依止於戒，住立於戒而增進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請更譬喻之。」

「大王！譬如任何之輕業師亦欲示其技，以掘地、除取砂石與瓦片，作平地面，於平之地面示其技。大王！修行者依止於戒，住立於戒而增進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請更以譬喻之。」

「大王！譬如〔都城〕構築師欲構築都城，〔先〕清掃其場所，除取樹株、荆棘，

作平坦，由此他日依規劃區分其街道、四衢、十字路而構築。大王！修行者依止於戒，住立於戒而增進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尊者！請更以譬喻之。」

「大王！譬如從事戰爭之士兵住立平坦之地域，作完全平坦之時，作戰不久即獲得大勝^⑩。大王！修行者依止於戒，住立於戒而增進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大王！依世尊如是說：

具慧之人住立戒

一面修習心與慧

熱心聰明之比丘

彼應解除其結縛

如大地住立有類

善戒蘊勝提木叉

此即善增大根本

入勝諸教法入口^⑪

「宜也，尊者那先！」

50

第十 信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信是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信是以淨爲特相，又以躍入爲特相。」

「尊者！信者如何是以淨爲特相耶？」

「大王！信生之時，滅五蓋，離蓋之心是明澄、清淨、無濁。如是大王！信是以淨爲特相。」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轉輪王率四支軍，於行軍途中，欲渡小河，其河水依象軍、依馬軍、依車軍、依步軍而振盪、攪拌、擾亂而成濁水。渡畢之時，轉輪王對從者言：『予欲飲水，持來！』而命飲用其水。王有淨化其水之摩尼珠，『尊知，大王！』其從者允諾轉輪王，將淨化其水之摩尼珠投入河水。投入其水，剎那間，苔草、綠葉類之水草消失，泥濘沈澱，水即明澄、清淨、無濁。是故，彼等從者捧上飲用之水於轉

輪王，『王！請飲水。』」大王！可見心恰如無濁之水，可見修行者恰如彼等從者，可見煩惱恰如苔草和綠葉之水草與泥濘，可見信者恰如淨化水之摩尼珠；恰如淨化水之摩尼珠投入水中，剎那間，苔草、綠葉類之水草消失，泥濘沈澱，水即明澄、清淨、無濁。大王！信生之時，滅〔五〕蓋，離其蓋之心是明澄、清淨、無濁。如是，大王！信者以淨爲特相。」

「尊者！信如何是以躍入爲特相耶？」

「大王！譬如修行者見他人解脫之心，或躍入（欣求）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到達未到達之處，獲得未獲得之處，作證未作證之處而作修行。大王！信是以躍入爲特相。」

「尊者！請更譬喻之。」

「大王！譬如山之上方將降大雨，其雨隨低處而流，充滿山間之峽谷、分岐之谷間，充滿河川，河水破壞兩岸而流。時，大王！衆人來，不知其河之深廣，怖畏躊躇而立於岸。時，有一人來，觀察己體力、力量，強結帶而後，躍入而渡〔彼岸〕。見其渡畢，大群之衆亦渡。大王！如是，修行者見他人解脫之心，或躍入（欣求）

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或阿羅漢果，到達未到達之處，獲得未獲得之處，作證未作證之處而作修行。大王！如是，信是以躍入為特相。大王！依世尊如是而說：

52 「依信渡暴流^②

不放棄渡河

大王 精進超其苦

依慧為清淨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一 精進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精進以何為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精進是以支持為特相。依精進而支持，其等一切之善法乃無減退。」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家將倒之時，以其他木材支持之，所支持之家不倒。大王！如是精進是以支持為特相，依精進而支持其等一切善法乃無減退。」

「尊者！請更譬喻之。」

「大王！譬如大軍將擊破小軍，其時〔小軍之〕王出兵、派兵他〔軍〕，與彼之小軍俱擊破大軍，大王！如是之精進以支持為特相，依精進而支持其等一切善法無有減退。大王！依世尊而如是說：『諸比丘！具足精進之聖弟子捨離不善，以修習善，捨離有罪，修習無罪，依正法而無有退失。』」

第十二 念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念是以何為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念是以枚舉為特相，又以執持為特相。」

53 「尊者！念如何以枚舉為特相耶？」

「大王！念生之時，枚舉不善、無罪有罪、尊卑黑白之對照法，即此等是四念處，此是為四正勤，此等是四神足，此等是五根，此等是五力，此等是七覺支，此是聖

八支道，此是奢摩他（止），此是毘婆奢那，此是明，此是解脫，此等是心所法。是故，修行者學習應學習之法，不學習不應學習之法，親近應親近之法，不親近不應親近之法。大王！如是之念是以枚舉為特相。」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轉輪王之〕理財官枚舉王之富力，理財官令轉輪王朝夕記憶：『大王！卿唯此象軍，卿唯此馬軍，唯有此車軍，唯有此步軍。大王！唯有此黃金，唯有此金貨，唯有此財寶，王憶記之！』，枚舉王之富力。大王！念生之時，枚舉善不善、無罪有罪、尊卑、黑白之對照法，即〔枚舉〕此等是四念處，此等是四正勤，此等是神足，此等是五根，此等是五力，此等是七覺支，此是聖八支道，此是奢摩他（止），此是毘婆奢那（觀），此是明，此是解脫，此等是心所法⁵⁴。是故，修行者學習應學習之法，不學習不應學習之法，親近應親近之法，不親近不應親近之法。大王！如是之念是以枚舉為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王言：「尊者那先！念如何以執持為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念生之時，追求饒益不饒益法之歸趣，〔追求〕『此等之法為饒益，此等之法為不饒益，此等之法為利益，此等之法為不利益』，是故修行者捨遣不饒益之法，執持饒益之法，捨遣不利益之法，執持利益之法。大王！如是之念是以執持為特相。」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轉輪王之將軍寶知王之饒益與不饒益，知『此等於王饒益，此等於王不饒益，此等於王利益，此等於王不利益』是故捨遣不饒益，執持饒益，捨遣不利益，執持利益。大王！念生之時，追求饒益不饒益法之歸趣，〔追求〕『此等之法是饒益，此等之法是不饒益，此等之法是利益，此等之法是不利益』，是故修行者捨遣不饒益之法，執持饒益之法，捨遣不利益之法，執持利益之法。大王！如是之念是以執等為特相。大王！依世尊而如是說：『諸比丘！我言：以念有利於一切』」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三 定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定是以何爲特相耶？」

55

長老言：「大王！定是以上首爲特相。一切善法以定爲主，向定、趣定、傾於定。」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重閣之桷悉行於頂、向頂、趣頂、集頂、傾於頂。大王！一切善法以定爲主，向定、趣定、傾於定。」

「尊者！請再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如王率四支軍隊赴戰場，全軍、全將軍、象、馬、車、步兵以王爲主，向王、趣王、傾王、集於王之四周。大王！一切善法以定爲主，向定、趣定、傾於定。如是，大王！定以上首爲此特相。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修習定、入於定之比丘如實知。」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四 慧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慧是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慧是以截斷爲特相者我已言，然慧又以光耀爲特相。」

「尊者！慧如何以光耀爲特相耶？」

「大王！慧生之時，破無明之闇，生明之光，現智之光明，顯聖諦。依此，修行者或無常，或苦，或無我，依正慧而見。」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持燈火於黑闇之家，所持之燈火以破闇，生光，現光耀，顯色。大王！慧生之時，破無明之闇，生明之光，現智之光明，顯聖諦。依此，修行者或無常，或苦，或無我，依正慧而見。大王！如是，慧以光耀爲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五 多種爲一所作耶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此等諸法雖多種以成就同一目的耶？」

長老言：「大王！此等諸法雖多種以成就同一目的，即是斷煩惱。」

「尊者那先！此等諸法如何多種成就同一目的，即是斷煩惱耶？」

長老言：「大王！譬如軍是多種而有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以成就同一之戰，即於戰破他軍。大王！如是，此等諸法雖多種以成就同一目的，即是斷煩惱。」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二品

第一 法相續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再生者〔與死滅者〕是同耶？是異耶？」

長老言：「非同，非異。」

「請加譬喻之。」

「大王！如何而思耶？曾幼小、年輕，仰臥於搖籃時，其卿與現在成人之卿同一耶？」

「尊者！不然。其時是幼小、年輕，仰臥〔於搖籃〕時其我與現在成人之我是別異。」

「大王！若如是者〔成人之卿〕亦無母，亦無父，亦無阿闍梨，亦無持戒者，亦無技藝家，亦無具慧者。大王！羯刺藍時之母、額部曇時之母、閉尸時之母、鍵南時之母、幼少時之母、成人時之母是各別異耶？大王！學技藝者與已學者為別異耶？為惡業者與〔其惡業之結果，受刑而〕斷手足者是別異耶？」

「尊者！不然。然，卿如是而言者欲說何耶？」

長老言：「大王！我曾幼小，我今成人。蓋依止此身體，如上一切〔之狀態〕者攝於一。」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某人點燈火，其終夜燃耶？」

「尊者！然，終夜應燃。」

「大王！初更之焰與中更之焰是同一耶？又中更之焰與後更之焰是同一耶？」

「尊者！不然。」

「大王！初更之燈火與中更之燈火是別異耶？中更之燈火與後更之燈火是別異耶？」

「尊者！不然。依止同一〔燈火〕，燈光乃終夜而燃。」

「大王！如是法之相續是繼續。生者與滅者雖是別異，非前非後而繼續，如是為不同不異，至於最後之識所攝。」

「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搾出之牛乳不久成酪，由酪而成生酥，由生酥而成熟酥。大王！如是而言：『乳與酪是同一，酪與生酥是同一，生酥與熟酥是同一。』大王！其正實耶？」

「尊者！不然。依止於一而他乃生。」

「大王！如是法之相續是繼續。生者與滅者雖是別異，非前非後而繼續，如是不同亦不異，至於最後之識所攝。」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二 知不結生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不結生之人應知『我不結生』耶？」

長老言：「大王！然。不結生之人應知『我不結生』。」

「尊者那先！彼如何而知耶？」

長老言：「由至結生之因與緣之熄滅，彼應知『我不結生』。」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農家之家人耕作，收穫而穀類充滿倉庫。然而，次時不耕作，不收穫，依所貯藏之穀物，或食，或交換〔其他之品〕，或應需要而供用。大王！彼農家之家人應知『我穀類之倉庫不充滿』耶？」

「尊者！然，彼應知之。」

「彼如何而知耶？」

「彼依至穀類倉庫充滿之因與緣之滅而應知『我穀類之倉庫不充滿』。」

「大王！如是，彼依至結生之因與緣之滅而應知『我不結生』。」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三 慧消滅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智生者慧亦生耶？」

長老言：「大王！然，智生者慧亦生。」

「尊者那先！智與慧是同一耶？」

「大王！然，智與慧是同一。」

「尊者！智生者與智同一之慧生。（智或——其與同一——慧生之時）彼為迷亂耶？或不為耶？」

60 「大王！某狀態為迷亂，某狀態為不迷亂。」

「尊者！如何狀態為迷亂，如何狀態為不迷亂耶？」

長老言：「大王！不會為技術之領域，或不會行之地方，或不會聞之名稱，對於假名者將有所迷亂。」

「尊者！如何之狀態不迷亂耶？」

「大王！依彼智〔此〕之無常、苦、無我之狀態者應不迷亂。」

王言：「尊者！彼癡（迷亂）行於何處耶？」

「大王！智生之時，癡者立即消滅。」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持燈火於黑闇之家，由此黑闇消滅，光明呈現。大王！如是，智生之時，癡乃立即消滅。」

「尊者！慧行於何處耶？」

「大王！慧完成其用亦立即消滅。然依其慧此是無常、苦、無我者不消滅。」

王言：「尊者那先！卿言：『慧完成其用亦立即消滅，然而依其慧此是無常、苦、無我者不消滅。』請譬喻之。」

61 「大王！譬如有人夜欲送書簡，準備書簡，點燈火後，確認書簡，確認書簡終了之時，令滅燈火。然燈火消滅之時，其書簡亦不消失。大王！如是，慧完成其用亦立即消滅。」

「尊者那先！卿言：『慧完成其用亦立即消滅，然而依其慧此是無常、苦、無我者不消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於東方地方，人人放置五個水甕排列於每家之入口，〔有〕消滅火災〔之風習〕，於家著火之時，其五個水甕〔之水〕澆家上，而火即消滅。大王！其

等之人人乃如是思惟耶？『我等更以其水壺，爲水甕之用。』
「尊者！不然。其水甕用盡，其更何爲，火乃充分〔消滅〕，彼等如是置水甕於下。」

「大王！信根等之五根，視如五個水甕。修行者視如彼等之人人，煩惱視如其火。恰如依五個水甕消滅其火，依五根而煩惱消滅，而所消滅之煩惱不再生起。大王！如是之慧完成其用亦立即消滅，然依其慧而此是無常、苦、無我者不消滅。」

「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醫師持由五種樹根而〔得〕之藥料，近於病者，以〔由〕五種樹根〔而得之〕藥料作成紛末，令病者飲之，依此病苦應除。大王！彼之醫師即如是思惟耶？『我以前〔所用〕其樹根之藥料，更爲藥料之用。』」

「尊者！不然。樹根之藥料用盡，其更何爲，病乃充分〔癒痊〕。」

「大王！信根等之五根恰視〔由〕五種樹根〔所得之〕藥料。修行者恰視爲醫師，煩惱恰視爲病，凡夫恰視爲病者。恰如〔由〕五種樹根〔所得之〕藥料，病者病苦消除，病苦消除之時，病者乃無病。煩惱依〔信等之〕五根而消除，消除之煩惱不再生起。大王！如是之慧完成其用立即消滅，然而依其慧而此是無常、苦、無我者不消滅。」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從事戰爭之人持有五支箭，欲破敵軍而臨戰，彼行於戰場之時，放射其五支箭，而因其五支箭而破敵之步軍。大王！從事彼戰之人如是思惟耶？『我以其箭，更爲箭之用。』」

「尊者！不然。箭用盡，更不持以其箭而行，敵之步軍充分被〔破壞〕。」

「大王！信根等之五根恰視爲五支箭。修行者恰視爲從事其戰爭之人、兵士。煩惱恰視爲步軍。恰如依五支箭而破敵之步軍。煩惱依五根而破，而所破之煩惱不再生起。大王！如是之慧完成其用亦立即消滅，然而，依其慧而此無常、苦、無我者不消滅。」

「宜也，尊者那先！」

第四 涅槃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不結生者感受何等之苦受耶？」

長老言：「某種〔之苦受〕是感受，某種〔之苦受〕是不感受。」

王言：「如何是爲感受，如何是爲不感受耶？」

「大王！肉體之〔苦〕受是感受，心之苦受是不感受。」

「尊者！如何是肉體之〔苦〕受是感受，心之〔苦〕受是不感受耶？」

「大王！至肉體之苦受生起時，而因與緣不消滅，則感受肉體之苦受；至心之苦受生起時，而因與緣消滅，則不感受心之苦受。大王！依世尊而如是說：『彼唯一種之〔苦〕受，即唯感受肉體之〔苦〕受，而不感受心之〔苦〕受。』」

「尊者那先！不感受①苦受者何故不般涅槃耶？」

長老言：「大王！對彼阿羅漢無愛好，無嫌惡。阿羅漢不落未熟之〔果實〕。賢者阿羅漢待成熟故。大王！依法將舍利弗長老而如是說：

我不歡喜死②

我不歡喜生

僱用待工資

我等待時〔來〕

我不歡喜死

我不歡喜生

爲正知正念

我等待時〔來〕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五 樂受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樂受或善耶？或不善耶？或無記耶？」

長老言：「有善，有不善，有無記。」

王言：「尊者！若善是不爲苦〔受〕，苦〔受〕是不爲善時，善是苦〔受〕不生。」

「大王！卿如何思耶？茲有人一方之手置熱鐵丸，他方之手置冷雪塊。大王！兩手皆痛耶？」

「然，尊者！兩手皆痛。」

「大王！然者，兩手皆熱耶？」

手皆「尊者！不然。」

「大王！然者，兩手皆冷耶？」

「尊者！不然。」

「大王！卿知錯誤。若熱令痛者，則兩手皆痛^③而兩手皆非熱，痛非依熱而生。

若冷令生痛者，則兩手皆痛而兩手皆非冷，〔痛〕非依冷而生。大王！然者，因何兩手皆痛耶？兩手皆非熱，又兩手皆非冷，一方熱，一方冷，兩手皆痛，故〔痛〕非〔依熱或冷而〕生。」

「予不得與如卿之論師對論。請話其義是幸。」

65 是故，長老以阿毘達磨相應之語，令彌蘭王理解：「大王！依止於在家，有此等之六喜；依止於出離，有六喜；依止於在家，有六憂；依止於出離，有六憂；依止於在家，有六捨；依止於出離，有六捨；如是此等之六，有六種〔之受〕。〔更〕有過去之三十六受，有未來之三十六受，有現在之三十六受，集此於一，總計攝百八受^④。大王！此稱為百八受。」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六 名色結生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結生者為何耶？」

長老言：「大王！名色是結生。」

「此〔現在之〕名色是結生耶？」

「大王！此〔現在之〕名色非結生。大王！依此〔現在之〕名色而為或善或惡之業，依其業而結生他之〔新〕名色。」

王言：「若此〔現在之〕名色非結生，則人非免惡業〔之果〕耶？」

長老言：「若無結生，則人應免惡業。大王！然而，結生之故，不免惡業〔之果〕。」

其人「請譬喻之。」

66 「大王！譬如有人盜他人之菴婆。菴婆之所有者捕彼『大王！此人盜我菴婆』以示於王，彼如是言：『大王！我不盜此人之菴婆。此人所植之菴婆與我所盜之菴婆者有別。我不應受罰。』大王！其人應受罰耶？」

「尊者！然，彼應受罰。」

「依如何之理由耶？」

「譬如彼雖如是言，尊者！〔彼所盜之〕菴婆是與〔所有者之植〕菴婆非別物故，其人應受罰。」

「大王！如是，依此〔現在之〕名色而爲或善、或惡之業，依其業而結生他之〔新〕名色，是故不免惡業〔之果〕。」

「尊者！⑤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於嚴寒時節於焚火，暖後，火不消滅而去。其火將燒他人之田。

田之所有者補彼，『大王！此人燒我之田地』以示於王，彼如是言：『大王！我沒燒此人之地。我沒消滅彼火與燒此人田地之火有別，我不應受罰。』大王！其人應受罰耶？」

「尊者！然。彼應受罰。」

「依如何之理由耶？」

「譬如彼如是言，尊者！〔燒田地之〕火與〔彼沒消滅之〕火非別物故，其人應

受罰。」

「大王！如是，依此〔現在之〕名色而爲或善、或惡之業，依其業而結生他之〔新〕名色，是故，不免惡業〔之果〕。」

67

由〔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持燈火昇於屋頂之圓房煮飯菜。燃燈之火燃燒屋頂之草，燃燒屋頂之草而燒其家，燒其家燒其村里。村里之人捕捉其人，如是言『君！汝何故燒村里耶？』，彼如是言：『我沒燒村里。我依其光而煮飯菜之燈火，依此而燒村里之火有別。』。彼等諍論並來到卿之處，大王！卿以何爲正耶？」

「尊者！是村里之人。」

大王「何故耶？」

「譬如彼雖如是言，〔燒村里之〕火由〔彼光而煮飯菜〕之火而生。」

「大王！如是，隨死而終〔現在之〕名色與結生之名色有別，然而結生之名色由〔現在之名色〕而生。是故不免惡業〔之果〕。」

「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向年幼少女求婚，與聘金而去。其少女而後成人，達到成年，爾時他人欲與聘金而結婚。其時，前之人來而如是言：『君！汝何故帶走我妻耶？』，彼則如是言：『我沒帶走汝妻，汝求婚與聘金之時彼爲幼小、年輕、未達成年之少女，與我求婚給聘金時此之成年、達成年之少女有別。』。彼等諍論並來到卿之處。大王！卿以何爲正耶？」

尊者！是前者。」

「何故耶？」

「譬如彼雖如是言，〔達到成人、成年之〕此少女，是由〔幼小，年輕，未達成年〕彼女少而生長。」

「大王！如是，隨死而終〔現在之〕名色雖與結生之名色有別。然而結生之名色由〔現在之名色〕而生。是故，不免惡業〔之果〕。」

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由牧牛者之手購一壺乳，寄存彼而『明日當持去』。其翌日變成酪。彼來如是言：『給我一壺乳』。彼牧牛者示其酪，彼如是言，『我非由汝購其酪，給我一壺乳』。彼之牧牛者如是言：『彼乳成爲酪』。大王！彼等諍論並來到卿之處。大王！卿以何爲正耶？」

尊者！是牧牛者。」

「何故耶？」

「譬如彼雖如是言，其〔酪〕由乳而生。」

「大王！如是，隨死亡而終〔現在之〕名色與結生之名色有別，然而結生之名色由〔現在之名色〕而生。是故，不免惡業〔之果〕。」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七 再結生之間

「尊者那先！然者，卿是結生耶？」

「大王！請止。卿以此問爲何，我非既言耶？」大王！若是有取我則結生；若是無取我則不結生。」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處理王之政務。王滿足彼，委以政務。彼依〔隨〕政務而得滿足、耽溺於五種之欲。彼若告大眾：『我王亦不取任何之政務』，大王！彼人誠正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卿以此問爲何，我非既言耶？」大王：「若是有取，我則再生，若是無取，我則不結生。」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八 名色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言名色，其名色者爲何耶？」

長老言：「其中，麤者是色。細之心心所法是名。」

「尊者那先！依如何之理由而唯名不結生，唯色不結生耶？」

長老言：「大王！此等〔名與色〕之二法者相互依止，俱生之故。」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雌雞無卵黃，亦不生卵。一切之卵黃與一切之卵兩者互相依止，俱生。大王！如是，若無名，色亦不生，一切之名與一切之色兩者相互依止，俱生。長時，如是而有。」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長時之問

本尊王言：「尊者那先！卿言長時。其時間者何耶？」

長老言：「大王！是過去時、未來時、現在時。」

「尊者！一切之時間^⑥是存在耶？」

長老言：「某時間是存在，某時間是不存在。」

「尊者！如何是存在，如何是不存在耶？」

「大王！一切諸行之過去、消滅、離去、變易者，對此時間是不存在。一切之異熟法與一切之異熟法法與一切令於他處而結生者，對此時間是存在。一切有情之死去，使於他處而再生者，對此時間是存在。一切有情之死去，使於他處而不再生者，

對此時間是不存在。一切有情之般涅槃者，對此時間是不存在，依其般涅槃也。」

「宜也，尊者那先！」

71

第三品

第一 時間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過去時之根本是何耶？未來時之根本是何耶？現在時之根本是何耶？」

長老言：「大王！過去時、未來時、現在時之根本是無明，以無明為緣而行生，以行為緣而識生，以識為緣而名色生，以名色為緣而六處生，以六處為緣而觸生，以觸為緣而受生，以受為緣而愛生，以愛為緣而取生，以取為緣而有生，以有為緣而生生，以生為緣而老死愁悲苦憂惱生。如是①，此全時間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二 最初之始

（是不能認識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言：「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其最初之始是何耶？」

「大王！②最初之始是過去時之那樣。」

又言：「尊者那先！依如何之理由而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耶？」

以「某物能認識，某物不能認識。」

「尊者！如何是能認識，如何是不能認識耶？」

長老言：「依此，以前一切悉於一切處無明全不存在，如是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

72 識。「以前」不存在，（今）生而存在或如「再」滅，如是最初之始是能認識。」

「尊者那先！卿言最初之始不能認識，對此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地中所植之小種子次第生葉、花、實，增大、增長、生長而結實。」

「取其實而植於地中」，依其「實」之芽又次第生葉、花、實，增大、增長而生長，

此相續有終耶？」

「尊者！無。」

「大王！如是，時間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

「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卵由雞〔而生〕，雞由卵〔而生〕，又卵由雞〔而生〕。此之相續有終耶？」

「尊者！無。」

「大王！如是，時間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

「尊者！請再譬喻之。」

長老畫圓圈於地上，如是言彌蘭王：「大王！此圓圈有終耶？」

「尊者！無。」

「大王！如是，依世尊如次循環所說。依眼與色而眼識生③，三者和合而觸生，

以觸為緣而受生，以受為緣而愛生，以愛為緣而取生，以取為緣而業生，由業而眼又生。如是，此之相續有終耶？」

「尊者！無。」

「大王！依耳與聲而耳識生；乃至：依意與法而意識生，三者和合而觸生，以觸為緣而受生，以受為緣而愛生，以愛為緣而取生，以取為緣而業生，由業意又生。

如是，此之相續有終耶？」

「尊者！無。」

「大王！如是，時間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三 最初始之問

王問：「尊者那先！卿言：『某物者為能認識，某物者為不能認識。』其如何能認識，其如何不能認識耶？」

「大王！依此，如以前一切悉一切處，無明全不存在，如是最初之始是不能認識。

〔以前〕不存在，〔今〕生而存在或如〔再〕滅，如是最初之始是能認識。」

王言：「〔以前〕不存在，〔今〕生而存在，若或〔再〕滅，兩端斷而非消滅耶？」

長老言：「大王④！若兩端不斷者，乃不得再增大耶？」

「然，得增大。然予非問彼。由端〔斷〕得增大耶？」

「然，得增大。」

「請譬喻之。」

長老對王作樹木（與種子）之譬喻。（五）蘊是全苦蘊之種子。」

「宜也，尊者那先！」

74

王言：「尊者那先！有諸行而生者耶？」

長老言：「有諸行而生者。」

「尊者！如何之諸行耶？」

「大王！有眼有色時，有眼識；有眼識時，有眼觸；有眼觸時，有受；有受時，有愛；有愛時，有取；有取時，有有；有有時，有生；有生時，老死愁悲苦憂惱生。如是，有此全苦蘊之集；乃至：大王！有意有法時，有意識；有意識時，有意觸；有意觸時，有受；有受時，有愛；有愛時，有取；有取時，有有；有有時，有生；有生時，老死愁悲苦憂惱生。如是，有此全苦蘊之集。大王！無眼無色時，無眼識；無眼識時，無眼觸；無眼觸時，無受；無受時，無愛；無愛時，無取；無取時，無有；無

有時，無生；無生時，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有此全苦蘊之滅。」

「宜也，尊者那先！」

75

第五 諸行現存在無有而生耶之間

王言：「有諸行現存在無有而生者耶？」

長老言：「大王！諸行是無現存在而不生。大王！諸行是現存在而生。大王！卿所坐此家無現存在而生耶？」

「尊者！此處無現存在而生者亦無何物。現存在而生。」

「大王！譬如，此木材在於林中，此土在於地中，依女子與男子之勞力，如是此家生。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大王！諸行現存在而生。」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小種子生於地中，次第生葉、花、實。其木現存在無有而生耶？」

「尊者！其木現存在而生。」

「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是現存在而生。」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陶工由地中掘出粘土，作種種之容器，其等之容器現存在非無有而生，是現存在而生。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是現存而生。」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箜篌無柱，無皮，無筒，無頸，無弦，無弓，若無人適當之努力乃音生耶？」

「尊者！不然。」

「又大王！箜篌有柱，有皮，有筒，有胴體，有頸，有弦，有弓，若有人適當之努力，乃音生耶？」

「尊者！然，應生。」

「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諸行現存在而生。」

「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無鑽木，無小鑽木，無鑽木之綱，無上鑽木，無火絨，若人適當之努力，彼火生耶？」

「尊者！不然。」

「又大王！有鑽木，有小鑽木，有鑽木之綱，有上鑽木，有火絨，若有人適當之努力，彼火生耶？」

「尊者！然，應生。」

「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諸行現存在而生。」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無〔取火〕珠，無太陽之光，若無〔乾〕牛糞，彼火生耶？」

「又大王！有〔取火〕珠，有太陽之光，若有〔乾〕牛糞，彼火生耶？」

「尊者！然，應生。」

「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諸行現存在而生。」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無鏡，無光，若無顏，自身之〔像〕者生耶？」

「尊者！不然。」

「大王！有鏡，有光，若有顏，自身之像者生耶？」

「尊者！然，應生。」

「大王！如是，諸行無現存在者而無生。諸行現存在而生。」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六 靈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靈能得耶？」

長老言：「其靈者何耶？」

「尊者！凡內之命〔靈〕以眼見色，以耳聞聲，以鼻嗅香，以舌味味，以身觸所觸，以意識法。譬如此處坐於樓閣之我等，欲眺望於任何之窗，由窗可眺。即由東窗亦可眺望，由西窗亦可眺望，由北窗亦可眺望，由南窗亦可眺望。尊者！如是，內之命欲可見任何之〔根〕門，由〔根〕門可見。以眼見色，以耳聞聲：乃至：以意識法。」

長老言：「大王！我解答⑤之。譬如此處坐於樓閣之我等，欲眺望於任何之窗，

78 由窗可眺其色。即由東窗、由西窗、由北窗、由南窗亦可眺其色。〔然〕如是，依內之命以眼亦可見色，以耳亦可見色，以鼻亦可見色，以舌亦可見色，以身亦可見色，以意亦可見色耶？以眼亦可聞聲，以鼻亦可聞聲，以舌亦可聞聲，以身亦可聞聲，以意亦可聞聲耶？以眼亦可嗅香，以耳亦可嗅香，以舌亦可嗅香，以身亦可嗅香，以意亦可嗅香耶？以眼亦可味味，以耳亦可味味，以鼻亦可味味，以身亦可味味，以意亦可味味耶？以眼亦可觸所觸，以耳亦可觸所觸，以鼻亦可觸所觸，以舌亦可觸所觸，以意亦可觸所觸耶？以眼亦可識法，以耳亦可識法，以鼻亦可識法，以舌亦可識法，以身亦可識法耶？」

「尊者！不然。」

「大王！卿所言前與後不結合，或後與前不結合。大王！譬如此處坐於樓閣之我等，開窗之時，臉向外出，通過大虛空，更能眺望色。如是，除去眼門之時，彼內知之命，臉面向外而出⑥，通過大虛空，更能見色，除去耳〔門〕之時、除去鼻〔門〕之時、除去舌〔門〕之時、除去身〔門〕之時、除去意〔門〕之時，臉面向外而出，通過大虛空，更能聞聲、嗅香、味味、觸所觸耶？」

「尊者！不然。」

「大王！卿所言前與後不結合，或後與前不結合。大王！譬如此提因那出於外，立於門房之外。大王！卿知『此提因那出於外，立於門房之外。』耶？」

「尊者！然，予知。」

「又大王！譬如此提因那入於內，立於卿之前。大王！卿知『此提因那入於內，立於我前』耶？」

「尊者！然，予知。」

「大王！如是，味置於舌之時，彼內之命者知或酸，或鹹，或苦，或辣，或澀，或甘耶？」

「尊者！然，知。」

「味入胃之時，彼內之命者知或酸，或鹹，或苦，或辣，或澀，或甘耶？」

「尊者！不然。」

「大王！卿所言前與後不結合，或後與前不結合。大王！譬如某人持來百個蜜甕，蜜桶滿後，鉗一人之口而投入蜜桶。大王！其人知蜜甘耶？或不甘耶？」

「尊者！不然。」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其人蜜不能入於口。」

「大王！卿所言前與後不結合。」

「尊者！予不得與如卿之論師相對論。尊者！若言義，則幸。」

長老以阿毘達磨相應之語體會彌蘭王：「大王！此處緣眼與色而眼識生，受、想、思、觸、作意^⑧者與彼俱生。如是，其等之法由緣而生。彼處，靈者不存在。緣耳與聲而耳識生：乃至：緣意與法而意識生，受、想、思、觸、作意者與彼俱生。如是，此等之法由緣而生。彼處不得靈。」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七 眼識意識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眼識之生者意識亦生耶？」

「大王！然，眼識之生者意識亦生。」

「尊者那先！初生眼識，後生意識耶？或初生意識，後生眼識耶？」

80

「大王！初生眼識，後生意識。」

「尊者那先！眼識對意識指示爲『我生汝亦生！』耶？或意識對眼識指示爲『汝生我亦生』耶？」

「大王！不然，於此等之間，無互相之商量。」

「尊者那先！眼識之生者，意識亦如何而生耶？」

「大王！有傾向、門、習慣、練習之故。」

「尊者那先！有如何傾向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耶？請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降雨之時，水由何而流耶？」

「尊者！水由（地面）有傾斜之處而流。」

「又大王！其次，再降雨之時，水由何而流耶？」

「尊者！由初水流之處而流。」

「大王！初水對後水指示『由我所流，汝亦流』耶？或後水對初水指示『汝之所流，我亦流』耶？」

「尊者！不然。對此等之間，無互相之商量。水由（地面）有傾斜之處而流。」

81
「大王！如是，有傾向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然，眼識非對意識指示『我生汝亦生！』，又意識非對眼識指示『汝生我亦生』，於此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傾向之故（眼識生意識亦）生。」

「尊者那先！有如何門之故，眼識生意識亦生耶？請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卿如何思耶？王國境之都城是堅固、重厚而有望塔，有城壁與堡壘，唯一門。至其都城之人欲由彼而出，彼則由何而出耶？』」

「尊者！由門而出。」

「又有他人欲由彼而出，彼由何而出耶？」

「尊者！前者之行，後者亦可由其（門）而行。」

「大王！前者對後者指示『由我所行汝亦行』耶？或後者對前者指示『由汝所行我亦行』耶？」

「尊者！不然。於彼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門之故可行。」

「大王！如是，有門之故，眼識生者識亦生。然而，眼識非對意識指示『我生汝亦生』耶？」

亦生！」，又意識非對眼識指示「汝生我亦生。」，於此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門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

尊者那先！有如何習慣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耶？尊者！請譬喻之。」

82

「大王！卿如何思耶？最初一車通過，次車由何通過耶？」

「尊者！後車應由初車通過之處而通過。」

「大王！初車對後車指示『由我通之處汝亦通之』耶？或後車對初車指示『由汝通之處我亦通』耶？」

「尊者！不然，於此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習慣故通。」

「大王！如是，有習慣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然，眼識非對意識指示『我生者汝亦生！』，又意識非對眼識指示『汝生者我亦生』，於此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習慣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

尊者那先！有練習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耶？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於印算、算術、目算、習字、弓術之技術，初學者初為拙劣，然後因細心與練習而巧妙。如是，大王！有練習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然，眼識非

83

對意識指示『我生者汝亦生！』，又意識非對眼識指示『汝生者我亦生。』，於此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練習之故〔眼識生者意識亦〕生。」

「尊者！耳識生者……鼻識生者……舌識生者……身識生者意識亦生耶？」

「大王！然。身識生者意識亦生。」

「尊者那先！於初身識生而後意識生耶？或於初意識生而後身識耶？」

「大王！於初身識生而後意識生。」

「尊者那先！……乃至……」

「……乃至……於此等之間，無互相商量。有練習之故〔身識生者意識亦〕生。」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八 觸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意識◎生者受亦生耶？」

長老言：「大王！然，意識生者受亦生、想亦生、思亦生、觸亦生、作意亦生、尋亦生、伺亦生、一切觸等之諸法亦生。」

「尊者！觸以何爲特相耶？」

「大王！觸者以觸接爲特相。」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二隻牡羊爭鬥，眼恰如視一方之牡羊，色恰如視他方之牡羊，觸者恰如視其等〔兩者〕之相遇。」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兩手相打，眼恰如視一方之手，色恰如視他方之手，觸恰如視兩手之會合。」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鑊鈸奏樂，眼恰如視一方之鑊鈸，色恰如視他方之鑊鈸，觸恰如視其等之逢合。」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受特相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受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受以感受爲特相，又以領納爲特相。」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某人處理王之政務。王滿足彼，委以政務。彼依其政務而得滿足，耽溺於五種之欲。彼謂：『以前王之政務依我所處理，王滿足於我而委以政務，今日我因彼而感受此受』。大王！又譬如某人作善業，身壞命終之後，往生於善趣、天界，而彼於其處得滿足、耽溺於天的五種之欲。彼謂：『我於前生作善業，其我因彼感受此受』。大王！如是，受以感受爲特相，又以領納爲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 想特相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想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想以知覺爲特相。」

「何是知覺耶？」

「以知覺青，以知覺黃，以知覺赤，以知覺白，以知覺茜。大王！如是，想以知覺爲特相。」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王之守藏官，入王之藏庫，視青、黃、赤、白、茜等王之財寶而知覺〔之〕。大王！如是，想以知覺爲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一 思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思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思以思已爲特相，又以爲作爲特相。」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某人準備毒藥自飲，令他人亦飲。彼自苦，他人亦苦。大王！如是，某人於此世，以思思已爲不善業，身壞命終之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做仿於彼者，身壞命終之後，亦生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大王！又某人混合醜

酬、熟酥、生酥、油、蜜、砂糖而自飲，令他人亦飲。彼自愉快，他人亦愉快。大王！如是，某人於此世，以思思已善業，身壞命終之後，生於善趣、天界。做仿於彼者，身壞命終之後，亦生於善趣、天界。大王！如是，思以思已爲特相，又以爲作爲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二 識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識以何爲特相耶？」

長老言：「識以了別爲特相。」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都城之看守坐於都城中央之四衢，見由東方而來之人，見由南方而來之人，見由西方而來之人，見由北方而來之人。大王！如是，凡以眼見色，依識而了別；以耳聞聲，依識而了別；以鼻嗅香，依識而了別；以舌味味，依識而了別；以身觸所觸，依識而了別；以意識法，依識而了別。大王！如是，識以了別爲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三 尋特相之間 由北式而來之人。大王！取曼，只以知見因，對羅

王言：「尊者那先！尋以何為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尋以安止為特相。」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工匠巧妙所工作之木材，〔入〕繼目而令安定之。大王！如是，尋

以安止為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四 伺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伺以何為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伺以繼續思惟為特相。」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打擊銅鑼，後有餘韻，有餘響。大王！尊者恰如視打擊〔銅鑼〕，

伺恰如視餘韻。」

「宜也，尊者那先！」

第四品

第一 作意①特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作意以何為特相耶？」

長老言：「大王！作意以傾注為特相。」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二 〔分解而得〕諸法之合一〔耶〕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一分解此等諸法之合一，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

思，此是識，此是尋，此是伺。令得知其等之別異耶？」

長老言：「大王！一一分解此等諸法之合一，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識，此是尋，此是伺。不令得知〔其等之〕別異。」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王之廚師調理汁或液汁，彼向其中加入酪、鹽、生薑、葛樓子、胡椒等其他之助味。爾時，王對其〔廚師〕如次言：『給予持來酪之液汁、持來鹽之液汁、持來生薑之液汁、持來葛樓子之液汁、持來胡椒之液汁、持來加入一切〔助味〕甘美之液汁』。大王！一一分解其等所混合之液汁，或是酸，或是鹹，或是苦，或是辣，或是澀，或是甘。得持來〔各各之〕液汁耶？」

「尊者！不然②，一一分解其等所混和之液汁，或是酸，或是鹹，或是苦，或是辣，或是澀，或是甘。不得持來〔各各之〕液汁。但唯由現其各各之特徵。」

「大王！如是，一一分解此等合一之諸法，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識，此是尋，此是伺。不得知〔其等之〕別異。但唯由現其各各之特相。」

長老言：「大王！塩是依眼所識耶？」

「然，依眼而識。」

「大王！請示正知。」

「尊者！依舌所識耶？」

「大王！然，依舌而識。」

「尊者！一切之塩依舌而識耶？」

「大王！然，一切之塩依舌而識。」

「尊者！若一切之塩依舌而識，何故軛牛以車運之耶？唯塩非可運耶？」

「大王！唯塩不得運。塩與重量③此之〔二〕法合一，而且亦異領域。大王！然，

塩乃以秤量得耶？」

「尊者！然，量得。」

「大王！請示正知。」

「尊者！不可量得耶？」

「大王！塩不得以秤而量，唯〔塩之〕重以秤而量。」

「宜也，尊者那先！」④

第三 五處業所生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此等之五處是依異業而生耶？或依同一業而生耶？」

長老言：「大王！依異業而生，非依同一業而生⑤。」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於一田播撒五種之異種子，其等生長之異果實。大王！如是，此等之五處依異業而生，不依同一業而生。」

「宜也，尊者那先！」

第四 業別異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人依如何之理由而總不平等耶？即有人短命，有人長命，有人多病，有人無病，有人醜陋，有人美麗，有人力弱，有人力強，有人無財，有人多財，有人卑賤，有人尊貴，有人無慧，有人具慧耶？」

長老言：「大王！草木何故總不平等耶？有酸，有鹹⑥，有苦，有辣，有澀，有

甘耶？」

王言：「尊者那先！由於種子之異。」

「大王！如是，人由於〔宿〕業之異而總不平等，即有人短命，有人長命，有人多病，有人無病，有人醜陋，有人美麗，有人力弱，有人力強，有人無財，有人多財，有人無慧，有人具慧。大王！依世尊如是說：『摩納！有情以業爲己物，以業爲相續，以業爲母胎，以業爲親族，以業爲所依。即依業之尊卑而差別有情。』」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五 預作精進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等言：『願此苦滅而他苦不生』⑦。此乃由於預作精進耶？時到莫如而不作精進耶？」

「大王！時到所作之精進不作可作者。預作精進者方可作。」

「尊者那先！請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至口渴之時，『予欲飲物』以令掘水井，而使掘蓮池，令掘水池耶？」

合識「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時到所作之精進者不作可作者。預作精進者方可作。」

「請再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至空腹之時，『予欲食物』而令耕作其田，令割其稻，

令割其麥，令取入穀類耶？」

「尊者！不然。」

91

「大王！如是，時到所作之精進者不作可作者。預作精進者方可作。」

「請再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至戰爭現起之時，卿令掘塹壕，令作保壘，令作城門，

令作望塔，搬運穀類，令學習象〔術〕，令學習馬〔術〕，令學習車〔術〕，令學習弓

〔術〕，令學習劍〔術〕耶？」

「大王！如是，時到所作之精進者不作可作者。預作精進者方可作。大王！依世

尊如是說：

「已知有益者⑧

之〔預期此應作〕

車夫不思惟

智賢應邁進

譬如車夫棄

平坦良大道

行走凹凸道

毀車軸悲歎

如是離正法

隨非法魯鈍

不到達死魔口

悲歎毀車軸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六 自然火與地獄火熱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卿等言：『地獄之火比自然之火爲大極熱。小石投入自然之火，燃燒一日亦不溶化。然於地獄之火，尙且示有重閣岩石，若投入者，立即溶化』。予不信此言。又卿等如是言：『生於其處之有情歷經幾千年間雖受地獄火所燒亦不溶化』。予亦不信此言。」

長老言：「大王！卿如何思耶？一切之雌孔雀、雌雞、女摩竭魚、女鰐魚、女龜者食硬石、砂礫耶？」

「尊者！然，食。」

「大王！其等〔之石、砂礫〕入於彼等體腔內之腹中而溶耶？」

「尊者！然，溶。」

「彼等體腔內之胎亦溶耶？」

「尊者！不然。」

「依如何之理由耶？」作之精進者不作可作者。預作精進者方可作。大王！依世

「尊者！因〔宿〕業而不溶耶？」

「大王！如是，地獄之有情因宿業歷經幾千年間，於地獄所燒亦不溶。彼等地獄之〔有情〕於彼處而生，於彼處而長，於彼而死。大王！依世尊如是說：『唯彼所爲之惡業不消滅者，〔歷久〕無死』。」

「尊者！請再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一切之牝獅子、牝虎、牝彪食硬之骨、肉耶？」

「尊者！然，食。」

「其等之〔硬骨〕入於彼等體腔內之腹中而溶耶？」

「尊者！然，溶。」

「彼等體腔內之胎亦溶耶？」

「尊者！不然。」

「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因〔宿〕業而不溶。」

「大王！如是，地獄之有情因〔宿〕業歷經幾千年間，於地獄所燒亦不溶。」

「請再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一切與那之美女、刹帝利之美女、婆羅門之美女、長者之美女食堅、硬之肉耶？」

「尊者！然，食。」

「其等之〔堅、硬之肉〕入於彼等體腔內之腹中而溶耶？」

「尊者！然，溶。」

「彼等體腔內之胎亦溶耶？」

「尊者！不然。」

「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因〔宿〕業而不溶。」

「大王！如是，地獄之有情因〔宿〕業歷經幾千年間，於地獄所燒亦不溶。彼等
地獄之有情於彼處而生，於彼處而長，於彼處而死。大王！依世尊如是說：『唯彼
所爲之惡業不消滅者，〔歷久〕無死』。」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七 地住立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卿等言：『此之大地住立於水，水住立於風，風住立於空』。
予亦不信此言。」

長老以法瓶汲水而示於彌蘭王言：「大王！譬如此之水因風而依持，彼之水亦因
風而依持。」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八 滅是涅槃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滅是涅槃耶？」

長老言：「大王！然，滅是涅槃。」

「尊者那先！滅如何是涅槃耶？」

「大王！我言：一切愚癡之凡夫是歡喜、歡迎、執著於〔六〕內外處，彼等有情
依其流而運去，不依生老死愁悲苦憂惱而解脫，不依苦而解脫。大王！多聞之聖弟
子是不歡喜、不歡迎、不執著〔六〕內外處，不歡喜、不歡迎、不執著彼之渴愛滅，

由渴愛之滅而取滅，取滅而有滅，有滅而生滅，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有此全苦蘊之滅。大王！如是，滅是涅槃。」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一切人得涅槃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一切人得涅槃耶？」

長老言：「大王！非一切人得涅槃。然，大王！一切正行道，證知應證知之法，

95 偏知應偏知之法，斷應斷之法，修習應修習之法，作證應作證之法者得涅槃。」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 知涅槃樂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不得涅槃者知涅槃是樂耶？」

長老言：「大王！然，不得涅槃者亦知涅槃是樂。」

「尊者那先！如何不得涅槃者知涅槃是樂耶？」

「大王！卿如何思耶？手足未切斷者知手足切斷者是苦耶？」

「尊者！然，應知。」

「如何而知耶？」

「尊者！聞其他被切斷手足者悲痛之聲，知被切斷手足者是苦。」

「大王！如是，不得涅槃者聞現見涅槃者之聲而知涅槃是樂。」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五品

第一 佛是實在耶不實在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現見佛耶？」

長老言：「大王！否。」

「尊者！卿之師現見〔佛〕耶？」

「大王！否。」

「尊者那先！然者，佛乃不實在。」

長老言：「大王！②卿現見俄哈河耶？」

「尊者！否。」

「然者，卿之父現見俄哈河耶？」

「尊者！否。」

「大王！然者，俄哈河乃不實在。」

「尊者！實在。予雖不現見俄哈河，又予之父雖亦不現見俄哈河，但是俄哈河乃

實在。」

「大王！如是，我雖不現見世尊，又我之師雖亦不現見世尊，但是世尊乃實在。」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二 佛是無上者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佛是無上者耶？」

長老言：「大王！世尊是無上者。」

「尊者那先！卿未現見如何知『佛是無上者』耶？」

長老言：「大王！卿如何思耶？大王！未現見廣大之大海者知『大海廣大、甚深、無量、無涯底，向其處之恆河、搖尤那、阿夷羅跋底、薩羅浮、摩企此等五大河常恆流注，而不能知其大海之海水減少與盈滿，五大河常流注其海』耶？」

「尊者！然，知。」

「大王！如是，我見大聲聞之般涅槃而知『世尊是無上者』。」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三 得知佛是無上者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人人得知『佛是無上者』耶？」

長老言：「大王！然。人人得知『世尊是無上者』。」

「尊者那先！人人如何得知『佛是無上者』耶？」

「大王！曾有稱帝須長老書寫之阿闍梨。彼死經多年月。彼如何而知耶？」

「尊者！依於書寫物。」

「大王！如是，見法者即見世尊。大王！蓋法是世尊之說示。」
「宜也，尊者那先！」

第四 見法耶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卿見法耶？」

長老言：「大王！諸弟子依佛之引導、佛之所制而應生涯行履。」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五 〔身〕不轉移而結生耶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身〕不轉移而結生耶？」

長老言：「大王！然。〔身〕不轉移而結生。」

「尊者那先！如何爲〔身〕不轉移而結生耶？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由一燈點他燈火。大王！燈火由一燈轉移他燈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身〕不轉移而結生。」

「大王！卿自知於年幼十歲之時，於阿闍梨之處學詩耶？」

「尊者！然。」

「大王！其詩由阿闍梨轉移耶？」

「尊者！不然。」

第六 靈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靈是可得耶？」

長老言：「大王！由第一義而言，靈是不可得。」

王言：「尊者那先！何種有情有由此身轉移他身耶？」

長老言：「大王！不然。」

「尊者那先！若由此身轉移他身不存在者，則不免惡業耶？」

「大王！然。若不結生，則免惡業。然，大王！結生之故，不免惡業。」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盜他人之菴婆，彼應受罰耶？」

「尊者！然。應受罰。」

「大王！彼非盜與他人所植相同之菴婆。何故應受罰耶？」

「〔彼所盜之菴婆乃由他人所植〕其等之菴婆而生。是故彼應受罰。」

「大王！如是，依此名色而作或善或惡之業，依其業而結生他之名色。是故，不免惡業。」「宜也，尊者那先！」

第八 業果存在狀態之間

王言：「依此名色而作或善或不善之業，此等之業在何處耶？」

長老言：「大王！恰如不離〔形〕影而隨縛。」

「尊者那先！其等之業或在此處，或在彼處，得示其等之業耶？」

「大王！其等之業或在此處，或在彼處，不得示其等之業。」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此等之果樹未結實之時，其等之實或在此處，或在彼處，得示其等之實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相續不斷之時，其等之業或在此處，或在彼處，不得示其等之業。」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知再生者應再生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一切有情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耶？」

長老言：「大王！然。一切〔有情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尊者！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農家主人植〔穀物〕種子於地中之後，適時降雨知〔穀物應生〕耶？」

「尊者！彼知。」〔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大王！如是，〔有情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宜也，尊者那先！」〔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第十 佛所指示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佛是實在耶？」〔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大王！然。世尊是實在。」〔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佛示「尊者那先！得示佛『或此處，或彼處是實在』耶？」故彼應受問。

「大王！世尊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不得示世尊『或此處，或彼處是實在』。」

「請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現所燃燒之大火聚之焰若消滅，得示其焰『或此處，或彼處是存在』耶？」

「尊者！不然。若其焰若消滅，則至無所示。」

「大王！如是，世尊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滅。不得示世尊『或此處，或彼處是實在』。大王！然，依法身而得示世尊。大王！蓋法依世尊而說示。」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六品

第一 身不可愛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於出家者，身是可愛耶？」

長老言：「大王！於出家者，身是不可愛。」

佛示「尊者！然者，何故出家者愛好，愛護〔其身〕耶？」

佛示「大王！卿臨於何時何處之戰時，有以箭①、刀而打耶？」〔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佛示「尊者！然，有。」〔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大王！其瘡塗膏，塗油，以柔軟之繃帶而纏耶？」〔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佛示「尊者！然。塗膏，塗油，以柔軟之繃帶而纏。」〔佛告大王。〕「再生者知〔我應再生〕。』」

「大王！塗膏，塗油，以柔軟之繃帶而纏者，瘡對卿是可愛耶？」
 「尊者！瘡對予非可愛。然，為肉之治癒，塗膏，塗油，以柔軟之繃帶而纏。」
 「大王！如是，於出家者，身是不可愛。出家者不執著〔於身〕，為助成梵行而保護其身。大王！依世尊言：『身者恰如瘡』。是故，出家者不執著〔於身〕，而恰如保護其瘡之身。依世尊如是說：」

〔身〕被濕潤膚

有九門大瘡

不淨而惡臭

由到處流出②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二 時機到來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佛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耶？」

長老言：「大王！世尊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

「尊者那先！然者，何故對弟子，順次制定學處③耶？」

長老言：「大王！於此地上，有知一切醫藥之醫師耶？」

「尊者！然，有。」

「大王！彼醫師於時機至時，令病者服用醫藥耶？時機不至時，令服用耶？」

「尊者！時機至時，令服用。」

「大王！如是，世尊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對弟子於非時不制定學處，時機至時，對弟子之生涯，制定不犯之學處。」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三 三十二大人相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佛具足三十二大人相，依八十隨形好而飾，金色，皮膚如黃金，〔身周圍〕有一尋之光耶？」

長老言：「大王！然。世尊具足三十二大人相，依八十隨形好而飾，金色，皮膚如黃金，〔身周圍〕有一尋之光。」

「尊者！彼〔佛〕之父母具足三十二大人相，依八十隨形好而飾，金色，皮膚如黃金，〔身周圍〕有一尋之光耶？」

「大王！不然。」

「尊者！如是，如何而具足三十二大人相，依八十隨形好而飾，金色，皮膚如黃金，佛〔身周圍〕有生一尋光之耶？子或相等於母，或類似於母；子或相等於父，或類似於父。」

長老言：「大王！有百葉之蓮華④耶？」

「尊者！然，有。」

「彼生於何處耶？」

「蓮華生於泥中，育於水中。」

「大王！彼或於色，或於香，或於味而等於泥耶？」

「尊者！不然。」

「又，或於色，或於香，或於味而等於水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父母不具足三十二大人相，不依八十隨形好而飾，非金色，皮膚不等於黃金，〔身周圍〕無有一尋之光，而世尊具足三十二大人相，依八十隨形好而飾，金色，皮膚如黃金，〔身周圍〕有一尋之光。」

「宜也，尊者那先！」

第四 佛是梵行者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佛是梵行者耶？」

長老言：「大王！然。世尊是梵行者。」

「尊者那先！然者，佛是梵天之弟子耶？」

長老言：「大王！於卿有優越之象耶？」

「尊者！然，有。」

「大王！其象曾有出過鶴之鳴聲耶？」

「尊者！然，有出過。」

「大王！然者，彼象是鶴鳥之弟子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世尊是梵行者，然非是梵天之弟子。大王！梵天是有覺者^⑤耶？或是無覺者耶？」

「尊者！是有覺者。」

「大王！然者，梵天是世尊之弟子。」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五 佛受具足戒耶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具足戒是善美耶？或無具足戒是善美耶？」

長老言：「大王！具足戒是善美。」

「尊者！佛有具足戒耶？」

長老言：「大王！世尊受具足戒。」

「諸賢，五百與那人聽我言。此那先如是言：『大王！世尊受具足戒』。尊者那先！若沙門瞿曇受具足戒，誰是阿闍梨耶？誰是和尙耶？沙門瞿曇依幾何之僧伽而

受具足戒耶？」

「大王！世尊無阿闍梨，無和尙。世尊於菩提樹下，獨立、無師而〔得〕一切知智同時受具足戒。」

「尊者那先！若沙門瞿曇無阿闍梨，無和尙，依此予知『沙門瞿曇不受具足戒』。依如何之理由，無阿闍梨，無和尙〔而受具足戒〕耶？」

如是言時，阿羅漢而達無礙解之尊者那先對彌蘭王言：「大王！卿曾有過空腹耶？」

「尊者！然。〔爾時〕我食飲食。」

「大王！卿食飲食，誰是阿闍梨耶？誰是和尙耶？」

「尊者！無。」

「大王！卿不食飲食耶？」

「尊者！予非不食飲食。尊者！然，予食飲食，無阿闍梨，〔無和尙〕。於無始無終之輪迴中，依修練，予食飲食。」

「大王！卿正知。大王！如是，世尊因修十波羅蜜，於菩提樹下獨立、無師而〔得〕

一切知智同時受具足戒。大王！譬如於無始無終之輪迴中，依修練，無飲食之指導者。如是，大王！世尊因修十波羅蜜，於菩提樹下而受具足戒。此等希有未曾有法現於世。即生盲得眼，聾者聞聲，瞽者隨心所欲以身步行，啞者得舌，僂僂者筆直，飢餓者得食物，渴者得飲物，憤怒者得慈心，〔於〕餓鬼界〔者〕消散，毒如甘露，難產之婦人得予安產，誤方向前進之船隻向海岸前進，惡臭變為妙香，無間大地獄之火消滅，大海之塩變為甜美，山岳咆哮，大河之河水止流，降天梅檀香抹、雨天曼陀羅華，天雨滿開之華，諸梵天拍手讚歎。大王！世尊因修全三十波羅蜜，如金色之頻婆果，如各式各樣之寶石，於菩提樹下獨立、無師而受具足戒。〔此等〕希有未曾有之法現。即因如來具足戒之威神力，須彌山王如車輪迴轉而咆哮。空中住立之天神隨眷屬於空中欣喜，以天花歡呼『善哉』。梅檀天子止圓車於空中，恰如乳塊注流於空中，散華與寶石而歡呼『善哉』。住立於空中之星辰、天神集會於空中，甚為喜悅，歡呼『善哉』。如是，如來具足戒之威神力廣大徧知。」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卿乘於象肩，他之或者乘於卿肩耶？〕

〔尊者那先！不然，尊者！予乘於象肩之時，若他或者乘於予肩，彼首應斬。〕
〔大王！如是，世尊非依他者授與具足戒。若他者授具足戒於世尊，彼頭應落。〕
大王！卿如是言：『依幾何之僧伽而授具足戒耶？』

〔尊者那先！予言。〕

〔大王！世尊非依僧伽而授具足戒。此依波羅蜜僧伽，依善僧伽，依果僧伽。大王！依世尊如是說：〕

四向四果住

此之僧伽者

端莊而正直

具足慧戒定

大王！受具足戒者依此僧伽而授具足戒。〔又〕善善善氣志而樂立善。獲其善福將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問是多彩於無類之解答。〕

107
〔大王！世尊於菩提樹下〔得〕一切知〔智〕同時受具足戒。然，恰如世尊對弟子生涯制定不可犯之學處，具足戒非依他者而授於世尊。〕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六 (兩涕泣者之) 問

王言：「尊者那先！有父母之死而涕泣者，又有愛著於法而涕泣者。對此等兩涕泣者之中何者有藥耶？，何者無藥耶？」

長老言：「大王！一方於有依貪瞋癡而所熱^⑦之熱惱。一方有以喜悅〔之心〕聞法〔所得〕最上之清涼。大王！一切清涼者是藥，一切熱惱者非是藥。」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七 味覺知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離貪者與未離貪者有如何之別耶？」

長老言：「大王！一是耽著，一是不耽著。」

「尊者！如何是耽著，不耽著者。」

「大王！一是有所欲求，一是無所欲求。」

「尊者！予如是見『離貪者與不離貪者，彼等皆喜好或嚼食、或噉食之美善者，任何人亦不好惡者』。」

長老言：「大王！離貪者〔唯〕覺知其味而食其物，覺知對味之貪而不〔食〕。大王！不離貪者覺知對味之貪而食食物，不覺知對味之貪者不食食物。」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八 慧所住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慧是住於何處耶？」

長老言：「大王！何處亦不住。」

「尊者那先！然者，慧是無耶？」

長老言：「大王！風是住於何處耶？」

「尊者！何處亦不住。」

「大王！然者，風是無耶？」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輪迴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言『輪迴』，其輪迴者何耶？」

長老言：「大王！於此處生者於此處死，於此處死者於往生他處，於彼處生者於彼處死，於彼等死者於往生他處。大王！如是為輪迴。」

「請譬喻之。」

「天王！譬如有人食熟菴婆之後，植菴婆之核子，〔其後〕生長成大之菴婆樹，〔最後〕結成果實。依此，此人食熟菴婆，植菴婆之核子，生成大樹，結成果實。如是，不能知樹之終點。大王！如是，於此處生者於此處死，於此處死者於往生他處，於彼處生者於彼處死，於彼處死者於往生他處。大王！如是為輪迴。」

大王「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 久遠所作憶念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依何憶念過去久遠以前之事耶？」

長老言：「大王！是依念。」

「尊者那先！依心而憶念，無非依念耶？」

主。長老言：「大王！卿有所作^⑧之後，認為有不憶念〔之〕耶？」念最由口主之識由聲「尊者！然。」

「大王！爾時，卿無心耶？」由非財物之財而主，念最由種類之識財而主，念最之財「尊者那先！不然。爾時，無念。」由轉益之財而主，念最由非轉益之財而主「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一 念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一切之念是由自證^⑨而生耶？或由外部^⑩助成耶？」

長老言：「大王！念者亦由自證而生，亦由外部而助成。」

「尊者那先！如是，一切之念是由自證而生，無由外部而助成。」轉益之知識而生「大王！若無由外部而助成之念存，則學習者於或技藝^⑪，或所業，或學術應作者亦無何物，阿闍梨為無用。大王！有由外部助成之念，故有於或技藝，或所業，

或學術之應作，阿闍梨是有必要。」「言由及指想知之念，於首領及行緣，與前業，

「宜也，尊者那先！」「謂知之念時，即學智者欲求好學心，與前業，與學諸難計

第七品

第一 念行相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念者依幾何之行相而生耶？」

長老言：「大王！念是依十七行相^①而生。大王！念是由自證而生，念是由外部之助成而生，念是由強印象而生，念是由饒益之知識而生，念是由非饒益之知識而生，念是由相似之相而生，念是由非相似之相而生，念是由談話之認知而生，念是由特相而生，念是由憶念而生，念是由記號而生，念是由算術而生，念是由憶持而生，念是由修習而生，念是由參考書籍而生，念是由抵當物而生，念是由已生之經驗而生。」

「尊者！念如何由自證而生耶？」

「大王！譬如尊者阿難與優婆夷久壽多羅隨念〔前〕生，或其他任何人憶念〔前〕生者亦隨念〔前〕生。如是，念是由自證而生。」

「尊者！念如何由外部之助成而生耶？」

「大王！有生來易忘之人，而其他人人為憶念^②於彼而反復，依彼而憶念。如是，念是由外部之助成而生。」

「念如何由強印象而生耶？」

「大王！譬如灌頂即位，或達預流果之〔時〕，如是念是由強印象而生。」

「念如何由饒益之知識而生耶？」

111 「譬如若於某事得幸福，於如是之事憶念得如是之幸福，如是念是依饒益之知識而生。」

「念如何由非饒益之知識而生耶？」

「譬如若於某事得苦，於如是之事憶念得如是之苦，如是念是由非饒益之知識而生。」

「念如何由相似之相而生耶？」

「如若見類似之人，或憶念母、或父、或兄弟、或姐妹，或見駱駝、或牡牛、或驢馬，憶念〔其他類似之動物〕，如是念是由相似之相而生。」

「念如何由非相似之相而生耶？」

「如對〔不類似〕之事物，憶念色如是，聲如是，香如是，味如是，所觸如是，如是念由非相似之相而生。」

「念如何由談話之認知而生耶？」

「有生來易忘之人，令憶念他人之彼，依此而彼憶念，如是念是由談話之認知而生。」

「念如何由特相而生耶？」

「如牛由特徵而知，如由特相而知，如是念是由特相而生。」

「念如何由憶念而生耶？」

「有生來易忘之人，對其人如是再三言憶念『汝憶念！汝憶念！』，如是念是由憶念而生。」

「念如何由記號③而生耶？」

「由學書寫，知書寫此字，立刻次知書此字，如是念是由記號而生。」

「念如何由算術而生耶？」

「計算者由學算術而憶念大數量，如是念是由算術而生。」

「念如何由憶持而生耶？」

「憶持者由學憶持而憶持大量，如是念是由憶持而生。」

「念如何由修習而生耶？」

「此處比丘隨念種種之宿住，例如一生、二生、…乃至：如是狀態與方處俱隨念宿住，如是念是由修習而生。」

「念如何由參考書籍而生耶？」

「王隨念命令之時『持來此書』，依此書而憶念，如是念是由參考書籍而生。」

「念如何由抵當物而生耶？」

「見抵當之物品而憶念，如是念是由抵當物而生。」

味，依曾觸而憶念其所觸，依曾識而憶念法，如是念是由已得之經驗而生。大王！念是由此等十七行相而生。」

「宜也，尊者那先！」

如是三轉 第二 作百年非福之間，於此書而對念，或緣念現由善書而主。」

王言：「尊者那先！卿等言：『雖作百年非福，但於臨終獲得佛歸依④之一念，則可往生天上』。予不信此言。又卿等如是言：『依一殺生而生於地獄』。予亦不信此言。」

長老言：「大王！卿如何思耶？小石雖非船，亦可浮於水上耶？」

「尊者！不然。」

「百車量之石，若乘載於船，可浮於水上耶？」

「尊者！然，可浮於水上。」

「大王！善業恰如可見是船隻。」

如雇人船隻

有無量重荷

積集過重物

必沈於大海

如是人作惡

由少少累積

積集過重荷

必沈於地獄

故汲出舟水

為汝速前進

彼方良彼岸

〔速上〕 涅槃地⑤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三 未來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等爲過去苦之捨離而精進耶？」

長老言：「大王！不然。」

「尊者！然者，爲未來苦之捨離而精進耶？」

「大王！不然。」

「尊者！然者，爲現在苦之捨離而精進耶？」

「大王！不然。」

「尊者！卿等非爲過去苦之捨離而精進，非爲未來苦之捨離而精進，非爲現在苦之捨離而精進，爲如何目的而精進耶？」

長老言：「大王！『願此苦滅，他苦不生』爲此目的而精進。」

「尊者那先！然者，未來之苦存在耶？」

「大王！然。」

「尊者那先！卿等爲現在不存在苦之捨離而精進，卿等爲甚賢。」

「大王！於卿誰是敵王、仇敵、有反對者之反抗耶？」

「尊者！然，有。」

「大王！卿及時挖掘塹壕，作堡壘，築造城門，築造望塔，搬運穀類耶？」

「尊者！不然，有預先準備。」

「大王！卿及時學習象〔術〕，學習馬〔術〕，學習車〔術〕，學習弓〔術〕，學習

劍〔術〕耶？」

「尊者！不然，有預先學習。」

「爲如何目的而作耶？」

「爲防禦未來之怖畏而作。」

「大王！未來之怖畏存在耶？」

「尊者！存在。」

「大王！卿等〔現不存在〕爲防禦未來之怖畏而準備，是甚賢。」

「請再譬喻之。」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臨渴之時，『予欲喝飲物』而挖掘小井，挖掘蓮池，挖掘水池耶？」

「尊者！不然。有預先準備。」

「爲如何目的而作耶？」

「尊者！爲未來防禦渴而準備。」

「大王！未來之渴存在耶？」

「尊者！存在。」

「大王！卿等現不存在而爲防禦未來口渴而準備者甚賢。」

「請再譬喻之。」

115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臨空腹之時，『予欲食食物』而耕作田地，割稻，割麥，

收割穀類耶？」

「尊者！不然。有預先準備。」

「爲如何目的而作耶？」

「爲防禦未來飢餓而作。」

「大王！未來之飢餓存在耶？」

「尊者！存在。」

「大王！卿等現不存在而爲防禦未來飢餓而準備甚賢。」

「宜也，尊者那先！」

第四 對梵天界距離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梵天界由此有幾何之距離耶？」

「大王！梵天界由此很遠。雖有重閣亦有落石之時分，一晝夜落四萬八千由旬，於四個月止於地上。」

「尊者那先！卿等言：『例如力強之人或伸曲腕，或曲伸腕，如是有神通力，心達自在之比丘於閻浮提沒而現於梵天界』，予不信此言。如是得速行幾百由旬耶？」

善。長老言：「大王！卿之出生地是何處耶？」

「尊者！有名之阿拉刪達島，予生於其處。」

「大王！阿拉刪達由此有幾何之距離耶？」

「尊者！有二百由旬。」

「大王！卿在其處曾有所作，今認爲憶認〔彼〕耶？」

「尊者！然，予憶。」

「大王！卿亦速行二百由旬。」

「宜也，尊者那先！」

第五 梵天界與迦濕彌羅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於此處死之人生於梵天界與於此處死之人生於迦濕彌羅^⑦者，何者遲，何者速耶？」

長老言：「大王！同時。」

「請譬喻之。」

「大王！卿之出生地是何處耶？」

「尊者！有迦拉濕羅村^⑧，予生於其處。」

「大王！迦拉濕羅村由此有幾何之距離耶？」

「尊者！有二百由旬。」

「大王！迦濕彌羅由彼有幾何之距離耶？」

「尊者！有十二由旬。」

「大王！然，卿思念迦拉濕羅村。」

「尊者！思念。」

「大王！卿思念迦濕彌羅。」

「尊者！思念。」

「大王！何者思念遲，何者思念速耶？」

「尊者！同時。」

「大王！如是，於此處死之人生於梵天界與於此處死之人生於迦濕彌羅者，於同時生。」

「請再譬喻之。」

「大王！譬如二羽之鳥欲飛於空中，其中一羽止於低樹，一羽止於高樹。彼等於同時止之時，何者之影初映於地上耶？何者之影遲映於地上耶？」

「尊者！同時。」

「大王！如是，於此處死之人生於梵天界與於此處死之人生於迦濕彌羅者，於同時生。」

「大王！請再譬喻之。」^⑨百由旬。」

「大王！視我。」

「尊者！視。」

「視日月。」

「尊者！視。」

「大王！卿視我遲耶？或視四萬二千由旬〔遠方〕之日月遲耶？」

「視是同時、等時。」

「大王！如是，有一人於此處死生於梵天界與有一人於此處而生於迦濕彌羅者，生是同時。」

「宜也，尊者那先！」

第六 往他界色之間^⑩

王言：「尊者那先！我欲問速行事^⑩。尊者那先！有情往他界之時，或青、或赤、或黃、或白、或茜、或光輝——以何色而行耶？或以象色、馬色、車色而行耶？」

「大王！此不由世尊所說，不存在於三藏佛語中。」

「尊者那先！沙門瞿曇不說：『有情往他界之時，或有青、赤、黃、白、茜、光輝耶？』，如何知一切耶？有情不行於他界。尊者那先！德者邪命〔外道〕之言者是如，是真。彼之阿闍梨是賢者哉！彼言：『世界是無，他界是無，有情行於他界是無』。」

「大王！請問我所說。」

「尊者那先！然。予聞卿之所說。」

118 大王！自我口所發，達卿耳之語言，於途中或見青、赤…乃至…光輝，耶？」

「尊者那先！予無見者。」

「大王！若我之言語於途中，或不見青、赤…乃至…光輝，我之語言不達卿耳耶？」

卿言虛妄耶？」

「尊者那先！予不言虛妄。如語言者於途中不能知或青、或赤〔…乃至…光輝〕，卿之語言乃達於予之耳。」

「大王！如是，如有情往他界之時，於途中使不能知或青、或赤〔…乃至…光輝〕，

有情往他界恰如語言。」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於全閻浮提之大國請享受食。此等之五蘊是不往他界，如是之五蘊不往者，則無輪迴者耶？」

「大王！卿耕作其田耶？」

「尊者那先！然。予耕作其田，播植稻〔種〕。」

「大王！卿植於地上之稻〔種〕行於上方、稻〔穗〕端耶？如是之物生於稻之〔穗〕端耶？」

「尊者那先！植於地上稻〔種〕於上方、非行稻〔穗〕端，又如是之物非生於稻〔穗〕之端。」

「大王！若植於地上稻〔種〕於上方、非行稻〔穗〕端，又如是之物非生於稻〔穗〕端，名稻者無耶？」

「尊者那先！稻非無，稻存。尊者那先！若植於地上之稻〔種〕於上、行稻之〔穗〕端者，於上方得稻〔種〕。若如是之物生於稻〔穗〕之端者，等於稻穗端之穀粒生，等重〔之穀粒〕生。」

「大王！如是，若此等之五蘊往他界，盲為再盲，啞為再啞。如何作福耶？若如是之五蘊生，應依不善業而行於地獄。」

「請再譬喻之。」

「大王！例如〔點火之時〕，由一燈或焰、或炎轉移他燈耶？如是之物生耶？」

「尊者那先！非由一燈或焰、或炎轉移他燈，如是之物非生。」

「如是，大王！此等之五蘊非往他界，又如是之五蘊亦非生。」

「尊者那先！受蘊往他界耶？」

「大王！若受蘊往他界者，此等五蘊中唯受之彼等有情往他界而為受蘊耶？」

「尊者那先！不然。」

「大王！知其理由。於此自體之受蘊不往他界。」

「尊者那先！想蘊往他界耶？」

「大王！若想蘊往他界者，於此自體切斷其手者、切斷其足者，有〔往他界切斷

其手、切斷其足者〕之想耶？」

「尊者！無。」

「大王！知其理由。於此自體之想蘊不往他界。」

「請再譬喻之。」

「大王！卿有圓鏡耶？」

「大王！然，有。」

「大王！卿取圓鏡而立於前！」

「尊者！立。」

「大王！於此圓鏡能見卿之眼、耳、鼻、齒耶？或能見原樣之卿耶？」

「尊者那先！於圓鏡〔所見之〕眼、耳、鼻、齒者予之物。」

「若〔於圓鏡中〕除去卿之眼，除去卿之耳，除去卿之鼻，除去卿之齒，大王！

卿乃爲盲，爲不具者耶？」

「尊者那先！不爲不具者。尊者那先！圓鏡中之影像依止於予而映。非如原樣之

物。」

「大王！如是，此等之五蘊不往他界，又亦非生原樣之五蘊。恰如圓鏡之影像，

依止於之五蘊之有情依善、不善業而結生於母胎。」

「宜也，尊者那先！」

第七 母胎結生之問⑫

王言：「尊者那先！有情結生於母胎時，通行於如何之門而結生耶？」

「大王！有情通行於此結生母胎之門不存在。」

「請譬喻之。」

「大王！卿有寶篋耶？」

「尊者！然，有。」

「大王！卿思念寶篋！」

「尊者！思念。」

「大王！卿之心行於寶篋時，通行於如何之門耶？」

「尊者那先！予之心行於彼寶篋時，通行之門不存在。」

「大王！有情結生於母胎時，門之不存在與此相同。恰如卿之思念寶篋，有情

結生於母胎。」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多彩之間有所解答。宜也，尊者那先！若佛在，亦應發『善哉』，『善哉，尊者那先！善哉，尊者那先！』」

第八 七覺支之間 一

王言：「尊者那先！覺支有幾何耶？」

「大王！覺支有七。」

「尊者！依幾何之覺支而覺證耶？」

「大王！依一覺支而覺證。」

「尊者！如何之一覺支耶？」

「是擇法覺支。」

「然者，何故稱七覺支耶？」

「大王！卿如何思耶？劍置於鞘中，不取於手時，得斬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無〔其他之〕六覺支者，依擇法覺支而不得覺證。」

「宜也，尊者那先！」

第九 惡與福何者為大耶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福與非福何者為大耶？」

長老言：「大王！福為大，非福為小。」

「尊者那先！如何福為大，非福為小耶？」

「大王！作非福者悔過『我作惡業』。依此理由，惡不增大。大王！作福者無悔過，無悔過而極喜生，極喜生者喜生，心喜者身輕安，身輕安者感受其樂，樂者得心定。依此理由，福乃增大。大王！〔犯罪受刑〕被切斷手足之人，獻上一束蓮華於世尊，九十一劫之間，不行於墮處^①。大王！依此之理由，我等言：『福為重大，非福為輕少』。」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 知作惡業與不知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知作惡業者與不知作惡業者，何者非福大耶？」也。尊者那先！長者言：「大王！不知作惡業者之非福大。」

「尊者那先！然者，予之王子或侍臣者不知而作惡業，予科罰二倍。」

「大王！卿如何思耶？灼熱、燃燒、炎熱、炎上之鐵丸，一人不知而抓，一人知而抓，何者火傷甚耶？」

「尊者！不知而抓住之人火傷甚。」

「大王！如是，不知而作惡業非福大。」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一 鬱單越洲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此〔現〕身俱行於鬱單越洲，或有得行於梵天界或他洲者耶？」

長老言：「大王！有以此四大種〔所造〕之身而行於鬱單越洲，或得行於梵天界或他洲。」

「尊者！如何以此四大種所造之身而行於鬱單越洲，或行於梵天界或他洲耶？」

「大王！卿認爲此地上一脹手或一肘飛耶？」

「尊者！予飛八肘。尊者！予承認。」

「大王！卿如何飛八肘耶？」

「尊者！予心發起『向此飛下』，隨此心發起身輕。」

「大王！如是，有神通力，心得自在之比丘，以身上昇於心中，依心之修習而行於空中。」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二 長骨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卿言有『百由旬之長骨』。樹本亦無百由旬之物，何處有百由旬之長骨耶？」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曾聞大海有五百由旬之魚耶？」

「尊者！然。予曾聞大海有五百由旬之魚。」

「大王！五百由旬之魚非有五百由旬之長骨耶？」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三 止滅出息入息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卿言得止滅出息入息耶？」

「大王！得止滅出息入息。」

「尊者！如何而得耶？」

「大王！卿如何思耶？卿曾聞幾何人之鼾聲耶？」

「尊者！然，曾聞。」

「大王！其鼾聲回轉其身之時不止耶？」

「尊者！然，應止。」

「大王！其鼾聲，以不修習其身、不修習其戒、不修習其心者，回轉其身時止。

如何以修習其身、修習其戒、修習其心、達第四禪者，不能止滅出息入息者耶？」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四 海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有〕言海〔之語〕，依如何之理由水言爲海耶？」

長老言：「大王！有水同量之鹽，有鹽同量之水，依此而言爲海。」

王言：「尊者那先！依如何之理由海是一鹹味耶？」

長老言：「大王！依水之久住海成一鹹味。」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五 截斷最微細者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得截斷最微細者耶？」

長老言：「大王！得截斷最微細者。」

「尊者！最微細者何耶？」

「大王！法最微細。大王！然諸法（現象）非悉微細，諸法謂或細或粗。一切可截斷者悉依慧而截斷，依慧以外之物無截斷。」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六^⑤ 慧所住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慧住於何處耶？」

「大王！何處亦不住。」

「尊者那先！然者，無慧耶？」

「大王！卿如何思耶？風住於何處耶？」

「尊者！何處亦不住。」

「大王！然者，無風耶？」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七 識與慧與命之間

王言：「尊者那先！或言識，或言慧，或言於有類之命〔靈〕，此等之諸法是義

異，語亦異耶？或義同而唯語異耶？」

長老言：「大王！識以了別為特相，慧以般若為特相，於有類之命是不得。」

王言：「若命不存在，誰依眼而見色，依耳而聞聲，依鼻而嗅香，依舌而味味，

依身而觸所觸，依意而識法耶？」

長老言：「^⑥若命依眼而見色：乃至：依意而識法，眼被除去之時，其命顏面出

於外，通過大虛空，更見色……耳被除去之時……鼻被除去之時……舌被除去之時

……身被除去之時……意被除去之時，顏面出於外，通過大虛空，更識法耶？」

「尊者！不然。」

「大王！然者，於有類之命是不得。」

「宜也，尊者那先！」

第十八 非色法分析之間

長老言：「大王！世尊作難事。」

「尊者那先！世尊所作之難事者何耶？」

「大王！世尊作難事。即對一所緣而作用，說此等非色之心心所法之分析，『此

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心。」

「請譬喻之。」

「大王！譬如有人以乘船出於大海，以手凹處掬取海水，以舌味而知『此是恆河之水，此是搖尤那河之水，此是薩羅浮河之水，此是阿夷羅跋底河之水，此是摩企河之水』耶？」

「尊者！彼難知。」

「大王！由此更難者依世尊而作。即對一所緣而作用，說此等之心心所法之分析，『此是觸，此是受，此是想，此是思，此是心』。」

王隨喜言：「善也，尊者！」

127

第十九 命〔問答終〕

大王！知今如何之時刻耶？」

「然，尊者！予知，今初更過後而為中更，松火點燃。」

「四旒之旛立，王所贈〔之品〕自庫而出。」

與那人如是言：「大王！卿是明達，比丘是賢者。」

「然，實有如彼之阿闍梨與如予之弟子，應不長時理解其法。」

「滿足對解答彼問之王，贈予長老那先價百千之褐子：『尊者那先！今日以後八百日之間，予欲準備食物於卿，於宮中適合〔於卿〕之物，即任何物予亦獻。』」

「尊者那先！卿得生活予善知。然，護自又護予。如何而護自耶？那先『令彌蘭王起淨信，何物亦不獲』當行世評，故自護。如何而護予耶？彌蘭王『起淨信而不示淨信之相』當行世評，故護予。」

大王！然。」

「尊者！例如獅子獸王入黃金之檻，面亦向外，如是，尊者！予為在家生活，面亦應向外。尊者！若我自在家至出家者，應不長生，我敵多。」

彌蘭王謂：「依予作何問耶？依尊者作何解答耶？」時，彌蘭王如是思惟：「一切依予是正問，一切依尊者是正解答。」

128

行至僧伽藍之尊者那先謂：「何者依彌蘭王而問耶？何者依予而解答耶？。時，尊者那先如是思惟：一切依彌蘭王而正問，一切依我而正解答。」
 時，尊者那先過其夜，翌朝著內衣，持衣鉢，前往彌蘭王之宮殿，至已坐所設之座。時，彌蘭王接近尊者那先之處，近已問訊尊者那先，坐於一方。坐於一方之彌蘭王對尊者那先如是言：「尊者那先！尊者勿如是思惟，『予問那先之喜悅，予過其夜終夜〔不眠〕。非應如是見。尊者！予其夜終夜如是思惟：『何依予而問耶？何依尊者而解耶？』。一切依予而正問，一切依尊者而正解答。』」

長老言：「大王！卿勿如是思惟：『以我對彌蘭王解答其問之喜悅，我過其夜終不眠』。非應如是見。大王！我其夜終夜如是思惟：『何是依彌蘭王而問耶？何是依我而解答耶？』。一切依彌蘭王而正問，一切依我而正解答」。如是兩賢者隨喜相互之正說與正話。

時，尊者那先還至僧伽藍¹²⁹。

別問^①

瞿曇彌衣布施之問

王言：「尊者那先！叔母^②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布施雨期^③之外衣時，依世尊如是說：『瞿曇彌！布施於僧伽！僧伽依御身布施之時，我亦受供養，僧伽亦受供養』。尊者那先！如來比僧寶更不尊重，非可布施耶？依彼之叔母而自梳、自裁、自打、自紡、自織雨期之外衣者欲布施於〔佛〕自身之時，如來令布施於比丘僧伽。尊者那先！若如來比僧寶更勝、增上、殊勝，若『布施於我者，應有大果』，如來令叔母摩訶波闍波提言：『布施於僧伽！』，應布施於僧伽。然，尊者那先！如來自身應不受，應不依之故，令叔母布施彼僧伽。」

長老言：「大王！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布施雨期之外衣時，依世尊如是說：『瞿曇彌！布施僧伽！僧伽依御身布施之時，我亦受供養，僧伽亦受供養』。然，將布施

於自身之雨期外衣〔令布施於僧伽之如來〕者，非不尊重，非不可布施。大王！爲饒益〔僧伽〕，爲哀愍而言：「〔依此〕僧伽於我滅後受尊重」，如是宣說，稱揚現存之功德而言：「瞿曇彌！布施於僧伽！僧伽依御身布施之時，我亦受供養，僧伽亦受供養」。大王！譬如〔有子，其〕父在世，於廷臣、兵士、宮吏、守門者、近衛兵、會衆之間，於王之處，言：「今〔我子之地位〕有所確立，未來於人中受到尊重」，如稱揚其子現有之德。大王！如來爲饒益〔僧伽〕，爲哀愍而言：「〔依此〕僧伽未來於我滅後受尊重」，如是宣說、稱揚現存之功德而言：「瞿曇彌！布施於僧伽！僧伽依御身布施之時，我亦受供養，僧伽亦受供養」。大王！譬如父母對子塗香④、摩擦、沐浴、按摩。大王！子單依塗香、摩擦、沐浴、按摩比父母爲增上、殊勝耶？」

131 「尊者！不然。子即使不欲，父母亦應爲，是故父母爲子塗香、摩擦、沐浴、按摩。」

「大王！如是，僧伽只依雨期外衣之布施，不比如來增上、殊勝。然，如來言『叔母雖不欲，亦欲作應作』令布施外衣於僧伽。」

大王！譬如有人奉獻上品於王，大王！王欲以所獻上品贈與其他或兵士⑤、或宮使、或將軍、或司祭，大王！其人唯依得所獻上品，比王增上、殊勝耶？

「尊者！不然。尊者！其人奉於王而生活，依王而衣食。王確立其地位而贈與獻上品。」

132 「大王！如是，僧伽唯依雨期外衣之布施，不比如來增上、殊勝。然，〔僧伽〕依如來而生活，依如來而衣食。如來確立其地位，布施雨期外衣於僧伽。然又，大王！如來如是思念：『我附近之僧伽本來應受供養，所屬於我之物以供養僧伽』。如是，令布施雨期外衣於僧伽。大王！如來不稱讚供養自身，如來稱讚供養於一切世間有價值於供養之人。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於中部之最勝寄與、法嗣之法門，言：『彼我第一比丘才更應受尊敬，應受稱讚』⑥。大王！於諸有之中，諸有情聚中，無比如來更增上、殊勝之有情。如來方可受布施，最上、增上。大王！於相應部之最勝寄與，摩納婆伽彌伽天子於世尊前、立人天之中間，如是言：

王舍城諸山之中

雪山中白山最勝

空行中太陽最勝

諸水中海為最勝

星辰中月為最勝

人天界中佛第一⑦

大王！依摩納婆伽彌伽天子所頌之偈是正確之偈頌，非惡頌之偈頌；所言正確，所

語非惡，依世尊之印可。大王！非依法將舍利弗長老所言耶？「魔力之摧毀者，對

佛一度起淨信，歸依、合掌而得救」⑧。依天中天之世尊言：「有一人，出現於世

為多人之饒益，為多人之幸福，為世間之哀愍，為人天之利益、饒益、幸福而出現。

一人是誰耶？是如來、應供、等正覺者。比丘等！此人是一人；乃至：為人天之利

益、饒益、幸福而出現。」⑨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是故父母為子造香、摩擦、沐浴、按

摩。香、木炭、香膏！其人幸念王而主舌，於王而大貪。王罷立其狀立而觀與摩

宮對，是時諸大臣隨後只大迦耶其大許為難而難北歸，彼王與摩物救難彌空言「救

難大難」。

難問①

以問難問。

時於迦耶王殿前一妻之平常服，脫去莊飾，著袈裟，著頭巾於頭上，作牟尼之

風，多論議家而詭辯家之間，予不為政治，具貪之心不起。對任何人亦不忿怒。不

為覺慧勝之聰明，使役人應作謙讓之態度。身（業）一類（業）應保護。六處

亦應保護。彌蘭王開發其智，受持此等之八德，意（業）向此等之八德，不（由

家）一出，乃訪問於彼那先。八日，夜明之時，已用畢朝食，閉眼，聽語，善堅持威儀，

心不散，住彼〔那先〕之庇護。

作再三再四之問

成為覺慧開發者

彼亦成為三藏師

於夜分行往靜處

研鑽九分〔如來教〕

有難解之難點等②

出現種種之難問

〔王謂〕於法王之教

有順序所說

有於之關說

有敘述本質

勝者說難問

不知其意義

乃至於未來

以起生諍論

我淨信論師

令解其難問

依彼示之道

未來更理解^③

時^④，彌蘭王於夜明，太陽升起之時，洗頭，頭上合掌，隨念過去、未來、現

¹³⁴ 在之正等覺者之後，受持八條之誓戒，「由今以後七日之間，予受持八德而行苦行。

其予修苦行，為滿足阿闍梨以問難問。」

時，彌蘭王脫去一套之平常服，脫去莊飾，著袈裟，著頭巾於頭上，作牟尼之風，受持八德。「此七日之間，予不為政治。具貧之心不起。對任何人亦不忿怒。不依癡而行。對於下婢^⑤、使役人應作謙讓之態度。身〔業〕語〔業〕應保護。六處亦應保護無餘。意業應向慈修習」，受持此等之八德，意〔業〕向此等之八德，不〔由家〕出外，過七日，為第八日，夜明之時，已用畢朝食，閉眼，節語，善堅持威儀，心不散亂，以歡喜、踊躍、淨信而近長老那先，以頭面禮長老之足，立於一面如是言：

¹³⁵ 「尊者那先！可與卿談議。其他之第三者亦不望任何人〔來〕此。問八支具足、適於沙門之空處、遠離之阿蘭若。於其處對予，何事亦無秘密，何事亦無隱瞞。深入談議之時，予值聞秘密義。其問題依譬喻而可究明。尊者那先！譬如隱匿〔財寶〕之時，不能加大地隱匿其值，尊者那先！深入談議之時，予值聞秘密義。」

彌蘭王隨師入林中如是言：「尊者那先！欲在此談議之人，應避八處，智者於此〔八〕

處不談議問題。若談議者，於其處之問題崩潰不進行。何等爲八？應避不平坦之處，避危險之處，避強風之處，避隱蔽之處，避神域，避道路，避橋樑，避水浴場，當避此等之八處。」

長老言：「如何是過不平坦處、危險處、強風處、隱蔽處、神域、道路、橋樑、水浴場耶？」

「尊者那先！若於不平坦處談議者，問題散亂、流動、低迷不進行。若於危險處談議，意則畏懼，若畏懼者不得觀察正確之問題。於強風處談議，聲音不能明瞭。於隱蔽處談議，人人必立而聽聞。於神域處談議，問題變爲重苦。於道路之處談議，問題變成空虛。於橋樑將動搖。於水浴場則爲庸俗。〔故〕如是言：『八病，不（由）對面而不平坦與危險』。對面人應於難處之難處。其（業）難（業）難對面。六病。風過強與隱蔽日之間，不無如常。具貪之心不誠。其（業）難（業）難對面。六病。神域路橋浴場一盡之平常過，難去其難，善與善，善取中道而止，其（業）難（業）難對面。其（業）難（業）難對面。其（業）難（業）難對面。其（業）難（業）難對面。」

此等爲談議應該避免之八處。

尊者那先！此等之八人於談議時，損害所談議之問題。何等爲八？有貪之所行人，有瞋之所行人，有癡之所行人，有慢之所行人，貪慾之人，懶惰之人，專思一事之人，是愚癡之人。」

長老言：「彼等有如何之過耶？」

王言：「尊者那先！有貪之所行人談議時，爲貪損害所談議之問題。有瞋之所行人爲瞋、有癡之所行人爲癡、有慢之所行人爲慢，談議之時，損害所談議之問題。貪欲人爲貪欲，談議之時，損害所談議之問題。怠惰人由利益之教而懶惰，談議之時，損害所談議之問題。專思一事之人，因專思一事，談議之時，損害所談議之問題。愚癡之人，因缺乏智慧，談議之時，損害所談議之問題。〔故〕如是言：『八病，不（由）對面而不平坦與危險』。對面人應於難處之難處。其（業）難（業）難對面。六病。風過強與隱蔽日之間，不無如常。具貪之心不誠。其（業）難（業）難對面。六病。神域路橋浴場一盡之平常過，難去其難，善與善，善取中道而止，其（業）難（業）難對面。其（業）難（業）難對面。其（業）難（業）難對面。其（業）難（業）難對面。」

貪者貪欲者癡者

慢者貪欲懶惰者

專思一事者愚者

此等毀損談問題 此等是毀損談議之八人。

尊者那先！此等九人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何等爲九？有貪之所行人，有瞋之所行人，有癡之所行人，膽怯之人，重財之人，婦人，酩酊之人，黃門，幼兒。」

長老言：「彼等有如何之過耶？」

「貪人爲貪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瞋人爲瞋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癡人爲癡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膽怯之人爲怖畏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重財之人爲財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婦人因智慧之低劣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酩酊大醉之人因貪蘇拉酒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黃門因禁欲之過度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幼兒因〔心之〕動搖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故〕如是言：人難難，貪者瞋者，揭發所談議之秘密，不保持此。」

貪者瞋者癡者
膽怯者重財者

婦人酩酊黃門
第九爲幼兒者

此等爲揭發秘密之九人。

此等人於世間
爲低下而卑劣
所談議之秘密
此等人忽然揭

此等爲無秘密談議之九人⑦。

尊者那先！覺因八事而成熟、偏熟。何等爲八事？覺因老熟而成熟、偏熟。覺因名聲之熟而成熟、偏熟。覺因問而成熟、偏熟。覺因與派祖之同住而成熟、偏熟。覺因如理作意，因對談，因友愛之磨練，因住於適當之地而成熟、偏熟。〔故〕如是

言：

- 老與名聲與爲問
- 派祖同住理作意
- 對談與友愛磨練
- 又住於適當之地

此等之八支爲

明了覺者之事

長養此等之人

其人覺則開展

此等獲得慧之八事。尊者那先！此之地域八支具足。而予於此世最勝之論友，善護秘密，予於生崖保護秘密。又覺因八事而成熟，如予難得爲正行道^⑧之弟子。

一切之阿闍梨以阿闍梨之二十五德而正行道。阿等是阿闍梨之二十五德耶？尊者！於此阿闍梨對於弟子應確立常恆守護。應知〔弟子之〕習不習。應知〔弟子之〕放逸不放逸。應知〔弟子之〕睡眠時機。應知〔弟子之〕病。應知〔弟子之〕食得不得。應知〔弟子之〕特性。應頌與鉢食。應鼓舞『勿怖畏，汝之學績進步』。與如是之人交際應知其所行。應知於村里之所行。應知於精舍之所行。不應與弟子作笑戲。見過亦應寬恕。應正確教育。應不省略教導。應無秘密而教。應無保留教育。應確立『我於學藝而產此物』生〔父母〕心。應確立『此物不退失』令增大〔學

之心。應確立『依我學力此物更有力』之心。應確立慈心。窮困之時，不可見捨，〔對於弟子〕應爲之事不可放逸。〔弟子〕失敗之時，應正確督促勉勵。尊者！此等是阿闍梨之二十五德。卿以此等之德對予應正確行道，今日如予之弟子難得。

尊者！對予生大疑惑，有勝者〔佛〕所說之難問，依此未來生爭論。未來如卿覺慧之比丘者難得。對於此等予之間，與眼，令至於折伏反對者之論。」

長老允諾「善哉」而明優婆塞之十德。「大王！對優婆塞，有此等之十德。何等爲十？大王！於此優婆塞與比丘僧伽同苦樂。善護身業語業，以法爲導。喜頌與能限之施。努力知勝者〔佛〕之教。有正見。不貪圖僥倖瑞相。不爲生活選擇他師。好和合樂和合。專心不爲詭詐而行教。歸依佛、法、僧。大王！此等是優婆塞之十德。此等一切之德存於卿。卿見勝者〔佛〕之教衰退，願增進者適當、相應、相當、適應於卿。我聽許於卿，如實問我。」

第一品

第一 般涅槃不望供養如來供養效無效之間

時，彌蘭王謂：「因尊者那先，予聽許」，以頭面禮師足，合掌言：「尊者那先！彼等異學如是言：『若佛望供養者，佛是不般涅槃，與世間結合，於內心有著，於世間與世間共通。是故，對彼供養是無效、無果。若般涅槃者不與世間結合，由一切之有脫離故，對彼不生供養。般涅槃者不望任何物，對於不望任何物之佛供養是無效、無果』。此兩刀論法之間。非心熟練人非〔可理解〕之領域，是大人〔理解〕之領域。尊者！破見網，令決定。此問向卿提出。與於未來勝者（佛）子之眼，令至於折伏反對者之論。」

141 長老言：「大王！如來般涅槃。然，如來不望供養。於菩提樹下，如來之望已斷。何況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之如來乎？大王！依法將舍利弗如是說：

彼無等等者

依人天供養

不以望恭敬

此諸佛法性。」

王言：「尊者那先！或子稱讚其父，或父稱讚其子，此非至折伏反對說之所以。彼唯信之表示。然，確立自說，應至理解見網而語一切之理由。」

長老言：「大王！如來般涅槃。然，如來不望供養。然而人天以不望〔供養〕如來之馱都寶為基因，以如來之智寶為所緣，行正行之時，得三成就^①。此義以譬喻應究明。大王！譬如大火聚燃滅。大王！彼大火聚還望枯草、如薪之燃料耶？」

王言：「尊者！現燃燒時之大火聚是不望枯草、如薪之燃料，況於無思〔火聚〕消滅之時者乎？」

「大王！其火消滅之時，於世間無火，凡欲火之人是無希望之人耶？」

142 「尊者！不然。薪為火之燃料、素材。凡欲火之人依各自之精力、力量、精進而磨擦木，令生其火後，以其火而為火之用。」

「大王！然『對於般涅槃不望〔供養〕之如來所供養無效、無果』異學之言是邪。大王！譬如大火聚之燃燒，如是如來以佛光輝照耀十千世界。大王！譬如大火聚燃

燒之後消滅，如是如來以佛光輝照耀十千世界之後，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大王！譬如已消滅之火聚不望枯草、如薪之燃料。如是，對於世間饒益者（佛），其望斷、止滅。大王！譬如火滅無燃料之時，人人依各自之精力、力量、精進而磨擦鑽木、令生火之後，以其火為火之用。如是，人天是以般涅槃不望〔供養〕如來之馱都寶為基因，以如來之智寶為所緣而行正行之時，得三成就。大王！依其理由，如來般涅槃不望〔供養〕，〔對如來〕所供養不是無效是有果。

大王！若依此理由，卿之疑將不熄。大王！更以上之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奢〔供養〕，聞〔對於如來〕所供養非無效有果之所以。大王！譬如大風吹後將止。

大王！其已止之風望再吹耶？」

「尊者！不然。無作意『已止之風再吹』之思惟。其所以風界是由於無思。」

「大王！彼已止之風得稱風耶？」

「尊者！不然。或多羅葉、或扇是令生風之資具。凡苦於暑熱、苦於熱惱之人或以多羅葉、扇，依各自之精力、力量、精進而令生其風，依其風而消暑熱，除熱惱。」

「大王！然者，『對於般涅槃不望〔供養〕之如來所供養是無效、無果』異學之

言是邪。大王！譬如大風之吹。如是，如來送慈悲心之清風、薰風、靜風、微風於十千世界。大王！譬如大風吹後已止。如是，如來送慈悲之清風、薰風、靜風、微風於十千世界之後，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大王！譬如已止之風不望再吹。如是，對於世間饒益者其望斷、止滅。大王！譬如彼之人等苦於暑熱，苦於熱惱。如是，人天是〔貪、瞋、癡〕三種火熱，熱惱所苦。大王！譬如或多羅葉或扇是生風之資具。如是，如來之馱都寶與智寶，至獲得三成就之資具。譬如人人之苦於暑熱、苦於熱惱者，或以多羅葉或扇令生其風而消暑熱、除熱惱。如是，人天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而恭敬〔如來之〕馱都寶與智寶，令生其善，依其善而消除止滅三種火熱、熱惱。大王！依其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對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是有果。」

「大王！令至於折伏反對者之論，更聽聞其以上之理由。譬如，大王！某人打大鼓之時，令生其音，因人令生彼大鼓之音〔不久〕消失。大王！彼音望再生耶？」

「尊者！不然。無作意『彼音已消再生』之思惟。一度生而滅時，彼大鼓之音已斷。尊者！然，大鼓是生音之資具。故人有必要之時，以己力打大鼓，令生大鼓之

音。」

「大王！如是，世尊以依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而徧成馱都寶、法、律與教誠爲師之後，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然，世尊般涅槃之時，三成就之獲得非斷滅。惱於有苦之有情以馱都寶、法、律與教誠爲緣，若欲得三成就，令生三成就。恰如由大鼓生大鼓之音。大王！若有大鼓，有人打時，依大鼓爲資具而打之人，令續生音，然者，有馱寶、有教時，馱都寶與教誠爲緣，若欲三成就者，則生三成就。大王！依此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受〔供養〕，〔對如來〕所供養者是有效、有果。大王！依世尊，未來者如是見、如是說、如是話、如是示：『阿難②！汝等有如是之思惟「師之言是過去矣，我等無師」。然，阿難！非應如是見。阿難！對於汝等，我所教示之法與律者，即是我死後爲汝等之師』。是故，『對於般涅槃而不望〔供養〕之如來所供養者是無效、無果』彼等異學之言是邪，非實，非如，非眞，相違，顛倒，齋苦者，結果苦者，應趣於惡生者。」

大王！更有其以上之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聞〔對於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而有果之所以。大王！此之大地者望「一切種子於予中而生長」耶？」

「尊者！不然。」

146 「大王！何故其一切種子〔如是〕不望於大地中成長，生強根③，確立幹與髓，擴展其枝，結成花與實耶？」

「尊者！大地雖不望，是彼等種子生長之基因，與緣。彼等之種子依止此之基因，依此之緣而生長，生強根，確立幹與髓，擴展其枝，結成花與實。」

「大王！然者，異學若言：『對於不奢望〔供養〕之如來所供養者無效、無果』，是自說於失脚、被擊、違背。大王！如來恰如大地，於此世不望任何物。大王！譬如其等一切種子依止於大地而生長，生強根，確立幹與髓，擴展其枝，結成花與實。如是，如來般涅槃不望〔供養〕，人天依止於其如來之馱都寶與智寶而生強善根，確立定幹與法髓，擴展戒枝，結成解脫之花與沙門果之實。大王！依此之理由，如來般涅槃亦不望〔供養〕，〔對於其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是有果。」

大王！更有其以上之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聞〔對於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有果之所以。大王！此等之駱駝、牛、驢、馬、羊、水牛、家畜、人是希望蛆蟲之發生於腹中耶？」

「尊者！不然。」

147

「大王！何故其蛆蟲發生於彼等之腹中，依多數之子、子之子而繁殖耶？」

「尊者！爲於惡業之強，雖然彼等不欲蛆蟲發生於其腹中，依多數之子、子之子而繁殖。」

「大王！如是，由於如來之馱都與智寶之強，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對於其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是有果。」

大王！更有其以上之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聞對於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有果之所以。大王！此等之人人望此等之九十八種病生於身耶？」

「尊者！不然。」

「大王！然者，何故其人人雖然不希望彼等之病生於其身耶？」

「尊者！由於前世所作之惡行。」

「大王！若前世所作之不善，於此世應有所感受者。大王！然者，善不善業雖於前世之所作，於此世所作亦非無效，是有果。大王！依此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對於如來〕所供養者非無效，是有果。」

大王！卿曾聞耶？名爲難達伽之夜叉令長老舍利弗瞋怒而沒入於大地。」

「尊者！然。予聞之，此於世善所知。」

「大王！長老舍利弗希望於彼夜叉『夜叉沒入於大地』耶？」

148

「尊者！人天世界雖壞滅，日月雖落於地中，須彌山王雖顛覆，長老舍利弗亦不希望他人之苦。所以如何？長老舍利弗憤怒、瞋恚、忿怒之一切因，長老舍利弗是斷、已斷。尊者！因所絕滅之故，長老舍利弗對於欲殺害者亦不忿怒。」

「大王！長老舍利弗不希望難達伽夜叉爲大地所吞沒，何故難達伽夜叉沒入於大地耶？」

「尊者！由於不善業之強。」

「大王！由於不善業之強，難達伽夜叉沒入於大地者，對於不希望〔所謂〕之人所作之惡業非無效，是有果。大王！然，由於善業之強，對於不望供養所作之供養非無效，是有果。大王！依此之理由，如來般涅槃，雖不受〔供養〕，〔對於其如來〕所作之供養非無效，是有果。」

大王！沒入於大地之人有幾何耶？卿曾聞耶？」

「尊者！然。予曾聞。」
「大王！請說令我聞。」

「婆羅門之女梅闍、釋迦族之斯婆弗多、長老提婆達多、夜叉難達伽、婆羅門青年難陀。予聞此等五人之事。」

「大王！彼等對誰作罪耶？」

「尊者！對世尊以及〔世尊〕之弟子。」

「大王！世尊或〔世尊〕之弟子希望此等之人『此等者沒入於大地』耶？」

「尊者！不然。」

「大王！然者，如來般涅槃，雖不望〔供養〕，〔對於如來〕所作之供養者不爲無效，是有果。」

149 「尊者那先！甚深之問是善解，闡明。秘義者顯現，結者溶解，深底者明，破反對者之說，破斥其謬見，爲統率伽那者中之最勝者、最優秀者，遇卿其謬誤之異學則失去光彩。」

第二 佛一切知性之問

「尊者那先！佛是一切知者耶？」

「大王！然。世尊是一切知者。然於世尊智見非常恆現在，世尊之一切知智是依傾注者而傾注之後，如所欲實知。」

「然者，尊者那先！佛之一切知智若依尋求而生者，佛非是一切知者。」

「大王！於此〔各車〕④有七安摩那半百車之米，一見而〔計量〕有幾百萬粒，得盡不餘耶？」

彼處有此等七種心。大王！有貪、有瞋、有癡、有愛、有煩惱而身不修習、戒不修習、心不修習、慧不修習之人，彼等之心生鈍重，轉應遲鈍。所以者何？心不修習故。大王！譬如竹葦密生⑤，擴延，纏結，纏繞之枝拔出時，其出鈍，其動遲。所以如何？枝纏繞纏結故。大王！如是，有貪、有瞋、有癡、有愛、有煩惱而身不修習、戒不修習、心不修習、慧不修習之人，彼等之心生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由於一切煩惱所纏結故。此是第一心。

其次，第二心者如是分別。大王！惡生已斷，見至而解師教之預流，其心於三

處生而輕敏，亦轉應輕敏，於其以上之地而生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三處心清淨者，其以上者煩惱不斷故。大王！譬如竹葦至三節而清淨，其以上枝所纏繞拔出時，至清淨之三節出為輕敏，其以上動之遲鈍。所以如何？下方雖清淨而上方枝纏繞故。大王！如是，惡生已斷，見至而解師教之預流，其心於三處生為輕敏，轉應輕敏，於其以上之地者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三處清淨，其以上者煩惱未斷故。此是第二心。

其次，第三心是如是分別。大王！貪、瞋、癡微薄之一來，其心於五處生為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其以上之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五處雖是心清淨，其以上煩惱未斷故。大王！譬如竹葦五節為清淨，其以上者枝所纏繞拔出之時，至清淨之五節出為輕敏，其以上者動之遲鈍。所以如何？下方雖是清淨而上方枝所纏繞故。大王！如是，貪瞋癡於微薄之一來，其心於五處者是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其以上之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五處者心清淨，其以上煩惱未斷故。此是第三心。

其次，第四心是如是分別。大王！五下分結已滅之不還者，其心於十處生為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以上之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十處心清淨，其以上煩惱未斷故。大王！譬如竹葦至十節是清淨，其以上枝所纏繞拔出時，至清淨之十節出為輕敏，其以上為遲鈍。所以如何？下方清淨而上方枝所纏繞故。大王！如是，一切彼五下分結已滅之不還，其心於十處生為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以上之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十處心清淨，其以上煩惱未斷故。此是第四心。

其次，第五心是如是分別。大王！漏盡，梵行圓滿，所作已作，洗垢，斷煩惱，棄重擔，達真實義，盡有結，達無礙解，於聲聞地是清淨之何羅漢，其心於聲聞境生為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其以上之緣覺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聲聞境雖是清淨，於緣覺境是不淨。大王！譬如竹葦一切之節為清淨拔出時，出者輕敏而不遲鈍。所以如何？一切之節清淨，不纏繞於竹葦故。大王！如是，漏盡，梵行圓滿，所作已作，洗垢，斷煩惱，棄重擔，達真實義，盡有結，達無礙解，於聲聞地清淨之阿羅漢，其心於聲聞境生為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以上之緣覺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聲聞境雖是清淨，於緣覺境不淨故。此是第五

心。

於此，第六心是如是分別。大王！於緣覺之獨存、無師、獨行、於自己之境^⑥，清淨、無垢心，其心於自己之境生為轉敏，轉應輕敏。然而，於其上一切知之佛地生為鈍重，轉應遲鈍。所以如何？於自己之境雖是清淨，但一切知佛之境廣大故。大王！譬如人於自己之土地，渡小河而不恐懼，雖晝夜亦可隨心所欲；然而，彼見深、廣、無涯底、無岸之大海耶！畏怖、驚懼、躊躇、驚駭而不得渡。所以如何？於自己之土地習慣，然而大海過於廣大故。大王！如是，於緣覺之無師、獨存、獨行、自己之境清淨、無垢心，其心生為輕敏，轉應輕敏。然而，於其上一切知之佛地生為鈍重，轉應鈍重。所以如何？於自己之境清淨，一切知佛之境廣大故。此是第六心。

於此，第七心如是分別。大王！一切知者、十力者，達於四無所畏，具足十八佛法，無邊勝者、無邊知者之佛，其心於一切處生是輕敏，於一切處轉應輕敏。所以如何？於一切處清淨故。大王！力強之弓術師無結節，善磨，無垢，尖銳，以不枉、不曲、不歪之箭，柔射麻布、柔綿布、柔褐布，其箭是遲鈍耶？是添著耶？

154 無邊知者之佛，其心於一切處生是輕敏，於一切處轉應輕敏。所以如何？於一切處清淨故。此是第七心。

「尊者！不然。但，布是柔軟，箭是善磨，射手之力強。」問來。大王！如是，其清淨與輕敏不得以數而數。世尊之心清淨、輕敏故，世尊示現雙神變。大王！於雙神變，可知「世尊之心轉應如是輕敏」。對此，其以上之理由不得言。大王！彼等之神變依一切知佛之心故，不得作算、數、小分、分割。大王！世尊之一切知智依傾注者，傾注之後，如所欲知。大王！譬如人一方之手置於他方之手，以已開之口發語，用口吞嚙食物，閉已開之眼，開已閉之眼，伸曲腕，曲伸腕者比〔一切知智〕遲，一切知者更為輕敏，傾注者更為輕敏，傾注之後，如所欲知。〔其時〕以唯缺^⑦傾注之故，佛者不可言非一切知者。」

「尊者那先！如何傾注是依尋求耶？然，此予以事例可理解。」

長老言：「大王！對於富裕、大富、大財而有許多之金銀、許多之財寶、調度、

於有甚多穀類之人，以沙里米、維喜米、麥、米、胡麻、豆、生之穀類所料理之穀類、酥、油、生酥、乳、酪、蜜、黑糖、砂糖之種種貨品^⑧放入甕、壺、容器、器物。大王！其人適值饗應，希望饗應來客。然，彼家調理之食物全部食盡，〔爲供來客〕，由壺取出米，調理食物。大王！彼大富之人〔其時所調理〕唯缺食物故非爲大富耶？」

「尊者！何故如是言耶？雖轉輪王之家，於非時〔調理〕亦缺食物。況於長老之家耶？」

「大王！如是，如來之一切知智依傾注者，傾注之後，如所欲知。大王！譬如樹木之結實，負荷顆粒之重量，使〔樹枝〕壓彎。然，其處無落果實。大王！其處唯無落果實故，以其樹是無果實耶？」

「尊者！不然。〔落下之〕樹果可待自然落下，落下之時，可隨所欲而得。」

「大王！如是，如來之一切知智依傾注者，傾注之欲，如所欲知。」

「尊者那先！佛傾注之後，如所欲知耶？」

「大王！譬如轉輪王念輪寶〔來，輪寶來〕時，如念時輪寶即來。大王！如是，

如來傾注之時，即如所欲知。」

「尊者那先！其佛是一切知者，以何確固其理由，予認受『佛是一切知者』。」

第三 依大悲一切知智之世尊而提婆達多出家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如是言：『如來是一切有情之悲愍者、饒益者、哀愍者』。」

「大王！然。如來是一切有情之悲愍者、饒益者、哀愍者。」

「尊者那先！然者，提婆達多依誰而出家耶？尊者那先！請如實語。」

「大王！此等之利帝利青年，即跋陀、阿那律、阿難、跋咎、金毘羅、提婆達多及第七之理髮師優波離，於師〔佛〕覺證^⑨一切知智之時，倣效出家，而由釋迦族出家。世尊令彼等出家。」

「尊者那先！其中，提婆達多出家之後，非破和合僧耶？」

「然。出家之後，由提婆達多而破和合僧。在家、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不能破和合僧。眞與比丘同住、同一結界者破和合僧。」

「尊者！破和合僧者受如何之業〔果〕耶？」

「大王！受一劫間持續之業〔果〕。」

「尊者那先！如來不知『提婆達多出家之後，當破和合僧，破和合僧後，應受一劫之間於地獄苦』耶？」

「然，大王！如來知『提婆達多出家之後，當破和合僧，破和合僧之後，應受一劫之間於地獄苦』。」

「尊者那先！若如來知『提婆達多出家之後，當破和合僧，破和合僧之後，應受一劫之間於地獄苦』，然者，尊者那先！言『佛爲一切有情之愍者、饒益者、哀愍者』是邪。若不知而令出家，然，佛非是一切知者。此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解此大難問，破反對者之說。於未來如卿有覺慧之比丘者難得。顯示卿之力量。」

「大王！如來爲悲愍者，且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大王！如來以悲愍與一切知智見提婆達多之歸趣，見提婆達多作無終業，於百千劫之間，由地獄趣向地獄、由墮處趣向墮處。如來以一切知智知言：『彼無終之業若於我教而出家應終滅，前生所造之苦可終滅，出家此愚癡人將爲一劫間〔受苦之〕業』，依悲愍令提婆達多出家。」

「然者，尊者那先！如來打彼之後，塗油〔於傷口〕，落於懸崖之後，與〔救援之〕手，於殺後而求蘇生。初與苦而後附與樂。」

「大王！如來以悲愍、饒益、哀愍打、落、殺，於有情附與饒益。其義可以譬喻究明。大王！譬如父打子而附與饒益。大王！如來爲有情之饒益而打、落、殺，以增大有情功德之方法，附與饒益於一切有情。大王！若¹⁵⁸提婆達多不出家，爲在家者，作更多墮獄之惡業，於幾百千劫間，由地獄趣向地獄，由墮處趣向墮處而受衆多之苦。如來知彼以悲愍令其出家。『若以我教出家，則苦應終滅』，以悲愍令減輕重苦。大王！譬如於財、名聲、榮譽、血緣而有權勢之人或血緣或朋友，因王而知受重刑，由自己之信任大¹⁵⁹而令減輕重刑。大王！世尊知提婆達多於幾百千劫間受苦，令提婆達多出家，依戒、定、慧、解脫之力、能力令減輕重苦。大王！又譬如箭醫依重有效力之藥而令輕快。大王！於幾百千劫之間，知提婆達多受苦，世尊知方法之故，以『令出家，依悲愍之法』有效力之藥，令減輕重苦。大王！如來是應受多苦而令其減少之時，犯非福耶？」

「尊者！雖於一瞬，但應不犯任何之非福。」

「大王！如來令提婆達多出家，認此理由爲正確。」

「大王！更有其以上之理由，請聽聞世尊令提婆達多出家之所以。大王！譬如有人促盜賊、犯罪者以示王『大王！此是盜賊、犯罪者，科王之欲刑！』。王對此人如是言：『汝帶此盜賊於市外，於斬首臺斬彼之首』。彼等允諾『然』而帶此人往市外之斬首臺。然，曾於王所寵愛，得名利，重其言，作有益之言，實行所欲，得有力者欲見此人。彼悲愍此人，對彼等如是言：『汝等，停止！卿等何以斬此人之首，然者，斬此人手足之後，悲愍其苦，助盜賊之命！我為彼應向王辯明』。彼等依其有力人之言，斬盜賊之手足後，助其命。大王！作如是之彼人為其盜賊作應作之事耶？」

「尊者！彼人助其盜賊之命。命助之時，其他為彼有不作之事耶？」

「又彼人對此人為斬手足所受之苦受，犯何之非福耶？」

「尊者！其盜賊依自作之業而受苦受。助命之人應不犯何等之非福。」

「大王！如是，世尊言：『於我教而出家，彼苦當終滅』，以悲愍令提婆達多出家。大王！提婆達多之苦終滅。大王！提婆達多臨死

八輩卓越最勝者

天中天調人之御

普眼者有百福相

我終生歸依其佛

作終生歸依。大王！若劫以六分者，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為第一分之過時。所剩五分之間，於地獄受苦之後，由其處解脫，當為名阿提莎羅之辟支佛。大王！作如是之如來為提婆達多作應作之事耶？」

「尊者那先！如來與〔應與〕之一切於提婆達多。令提婆達多為辟支佛。依如來為提婆達多有不作之事耶？」

「大王！又提婆達多破和合僧之後，於地獄受苦。大王！如來對其苦受犯非福耶？」

「尊者！不然。提婆達多依自作業，於一劫間受地獄苦。令終滅〔彼苦〕之師〔佛〕應不犯任何之非福。」

「大王！如來令提婆達多出家，認受此理由為正。」

「大王！再聞其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父母生子耶？遠離〔子之〕非饒益，附與饒益，令生長。他日其童子欲作惡。大王！父母因子所作之惡業而染污耶？」

「尊者！不然。尊者！父母作多利益，遠離非饒益，附與饒益，令安樂，令生長。依彼等童子自身所作之業。」

161 「大王！如是，如來以『提婆達多欲以無終滅之苦為終滅』令出家於釋迦之教。

出家之後，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大王！其提婆達多因出家於釋迦之教，如來犯何等之非福耶？」

「尊者！不然。尊者！如來與父母相等，產出者而（為出家）而生，令提婆達多出家。出家之後，提婆達多破和合僧。惡業報應於彼。」

「大王！世尊令提婆達多出家，認受此理由為正。」

大王！再聽聞其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有箭醫，箭入於孔中，充滿膿與血之傷——風、膽汁、痰（此等三者之）和合，季節之變化，不規則之生活，受到激烈之傷害，如腐敗之屍，欲治癒充滿惡臭之傷口時，塗激烈、痛烈、灼熱、劇痛之藥於傷口，令化膿，化膿之後，以披針而破，令其柔軟，以針燒腐蝕。燒時，注入加里鹽液，塗藥而傷治癒，至患者痊癒。大王！箭醫有非饒益之心，塗藥，以針而破，以針燒腐蝕，注入加里鹽液耶？」

「尊者！箭醫有饒益心，欲令痊癒，作彼等之處置。」

162 「大王！彼因用藥而生其痛苦，箭醫因彼而犯何等之非福耶？」

「尊者！彼之箭醫欲饒益，有饒益之心，欲令痊癒，作其等之處置。應不犯何等之非德。尊者！彼之箭醫生於天上。」

「大王！世尊如是以悲愍令提婆達多自苦脫離，而令出家。」

大王！再聽聞其以上之理由。大王！譬如人為棘所刺，或為（樹之）殘株所打，欲饒益彼，欲令治癒，以銳利之刺或以披針偏破之後，因出血而拔出其棘。大王！彼人有非饒益心，拔出其刺耶？」

「尊者！不然。尊者！彼人欲饒益，欲令治癒，拔出其刺。尊者！若彼人不拔出其刺，彼應至於死，或應受等死之苦。」

「大王！如是，如來以悲愍令提婆達多由苦脫離，令其出家。若世尊不令提婆達多出家，則提婆達多應於百千劫之間生生世世於地獄苦。」

「尊者那先！如來令順行於（煩惱）流之提婆達多逆流（煩惱）而上，世尊令行迷路之提婆達多行於正路，世尊令落於懸崖之提婆達多與立足點，行於凹凸道之提

婆達多上於平坦之道。尊者那先！除如卿有覺慧之人以外，依其他之出家，不得示現此等之因，此等之理由。」

第四 大地震動所出現八因八緣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所說：『諸比丘！大地震動之出現有此之八因、八緣』¹⁶³。此無餘蘊之語，此無餘地之語，此決著之語。大地震動之出現無第九之因。尊者那先！若大地震動之出現有第九因，則世尊應語其因。尊者那先！又大地震動之出現無其他第九之因，故不依世尊所說。然而，大地震動之出現示第九之因。即依毘善達羅王¹⁶⁴作大布施之時，七度大地震動。尊者那先！若大地震動之出現唯有八因、八緣，然者，『依毘善達羅王作大布施之時，七度大地震動』之言是邪。若依毘善達羅王作大布施之時，七度大地震動，然者，『大地震動之出現唯八因、八緣』之言是邪。此為兩刀論法之問。微妙、宏大而難解、迷闇。此向具眼之卿提出。除如卿有覺慧之人以外，依其他者，不能解如是之問。」

164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大地震動之出現有八因、八緣』。依毘善達

羅王作大布施之時，七度大地之震動，其乃非時、偶發之物，八因者是別故，與八因俱不可數¹⁶⁵。大王！譬如於陸地可數三雨，即雨季之雨、夏季之雨、冬季之雨。若由此三雨有別降他雨者，其雨即所謂與雨俱不可數，而數為非時之雨。大王！如是，依毘善達羅王作大布施時，七度大地之震動，其乃非時、偶發之物，而八因者是別，與八因俱不可數。大王！譬如由雪山流出五百河。大王！其五百河之中，唯有十河可數為河數。即恆伽、搖尤那、阿夷那跋提、薩羅浮、摩企、信度¹⁶⁶、沙達度、毘達、匹拍西、查達巴吉。其他河之不可數為河。是故，彼等即無恆常之水。大王！如是，依毘善達羅王作大布施之時，七度大地之震動，其乃非時、偶發之物，而八因者是別，與八因俱不可數。是故，無恆常之震動。譬如大王！王之臣有百人或二百人，其中唯六人可算為廷臣之數。即將軍、司祭、法官、財官、持傘者、持劍者。唯此等可數廷臣之數。是故，〔唯此等〕與王德相結合。其他不可數，一切可算為王臣。大王！如是，依毘善達羅王作大布施之時，七度大地之震動，其乃非時、偶發之物，而八因者是別，與八因俱不可算。

大王！於勝者（佛）之教，精勵者於現法感受其樂，其名聲如揚於人天中之業，

卿曾聞耶？」

「尊者！然，予曾聞。」

「大王！聞幾何之人耶？」

「尊者！聞此等七人。」

「大王！其爲誰耶？」

「尊者！造華鬘之須瑪那、婆羅門之約加沙達伽、奴僕之芬那、王妃之瑪利加、王妃之伍波羅瑪達、優婆夷之須洹耶、下婢芬那，曾聞此等之七人於現法感受其樂。」

「又更曾聞，於過去世對世尊作恭敬而得人身，行於三十三天界者耶？」

「然，尊者！曾聞。」

「大王！其爲誰耶？」

「尊者！樂王俱提羅、查提那王、尼彌王、曼陀多王，曾聞此等四人之事。彼等得其人身，行於三十三天界。聞長時間作善業，不作惡業。」

「又大王！曾聞卿於過去世或於現在世作如是之布施時，爲一度或二度或三度大地之震動耶？」

「尊者！不然。」

166

「大王！我未曾聞知傳承、了解、通曉，有所聞，有學力，好聞，作問，仕奉於師，作如是布施之時，或一度、二度、三度大地之震動，唯除王中之牛王毘善達羅之最勝施。大王！釋迦牟尼世尊與迦葉世尊，超越此二佛間之數過無數年，作如是布施之時，或一度或二度或三度大地之震動，我未曾聞說，尋求亦不可見。大王！單依精進與努力亦不能震動。大王！大地擔負功德之重擔，不得支持一切清淨行之功德時，爲之動、震動、震、搖、振動。大王！譬如車子載荷過重之時，其轂、輻、輞動搖，軸折。大王！大地擔負精進功德之重擔，不得支持一切清淨行之功德時，爲之動、震動、震、搖、振動。又大王！譬如空中被暴風所掩，擔重擔，於極暴風所動搖，咆哮號叫，轟發聲響。大王！大地擔負毘善達羅王布施力廣大之重擔，不得支持之時，爲之動、震動、震、搖、振動。是故，大王！毘善達羅王之心不爲貪所動，不爲瞋所動，不爲癡所動，不爲慢所動，不爲見所動，不爲煩惱所動，不爲忿怒所動，不爲不喜所動，唯布施大大震動。願未來之乞者到我之處，已來之乞者隨心所欲，得施物，喜施物皆越來到」。大王！毘善達羅王之意常恆住立於十處。即

167

調御、自制、忍辱、律儀、制御、不忿、不害、真實、清淨、慈悲^⑧。大王！毘善達羅王捨棄愛欲之希求，止滅有之希求，唯梵行之希求熱心而行。大王！毘善達羅王捨棄守護自己，於一切時，唯守護一切有情熱心而行，「願此等之有情能和合、無病、富裕、長壽」。唯向此專意。大王！毘善達羅王布施亦非為得樂而作其布施，非為財富而作，非為應酬而作，非為宣傳而作，非為壽命而作，非為美容而作，非為幸福而作，非為力量而作，非為名聲而作，非為子而作，非為生命而作，為〔成爲〕一切知者而作，為一切知智寶而作如是無比、廣大、無上傑出之布施。達一切知性之時，彼敘述此偈：

我布施時不左思右想

我子闍理、女康哈闍那

我貞節妻摩提妃

一心一意為得菩提^⑨

大王！毘善達羅王由於不忿而勝於忿者，由於行善而勝於不善者，由於布施而勝於慳貪者，以真實而勝於言虛妄者，由於行善而勝於一切之不善者。

彼如是布施追求正法時，由於〔布施生〕廣大、廣宏^⑩之力、活力，大風於地中震動，徐徐而吹，狂亂而吹，向上向下向橫，葉凋落之樹木倒。雲一團一團行於空，含塵之風強烈，天空荒暴。風狂暴而猛烈。生大而恐怖之音。此風激動之時，水徐徐震動，水震動之時，鰐、帝彌、魚、龜^⑪各走，一雙宛之水波現，住於水中之動物動，生波浪之咆哮，生可怕之泡沫，泡環生，大海水增高，水狂奔於四方，潮流澎湃、逆流。阿修羅、金翅鳥、龍、夜叉皆怖畏：「為何耶？何故耶？海將回轉」，心生恐怖，探尋逃路。見潮流之奔騰、激動，此之大地與河、大山、海皆俱震動，須彌山回轉，山頂之岩石轉下。蛇、大黃鼠、貓、豺、豚、鹿、鳥恐怖，大地震動之時，無力之夜叉哭泣，大力之夜叉微笑。

大王！譬如充水入米於大鍋，置於竈，由下焚火時，首先釜熱，釜熱時水熱，水熱時米熱，熱米上下奔騰，泡立，泡環之生。大王！如是，毘善達羅王捨世人所難捨之物，由捨棄其難捨布施本性之果，地下之大風不得支持而激動，大風激動之時水動，水震動之時大地震動。大王！由此，風、水、大地此等三者由於大布施而生廣大、廣宏之力、活力成爲一。大王！如於毘善達羅王之施捨如是大威力也他人

之布施無。

大王！譬如地中甚多諸種之摩尼。例如帝釋青、大青、星色、毗琉璃、溫麻普巴、西利莎普巴、瑪那哈羅、須利阿康達、姜達康達、金剛、迦突婆加瑪迦、赤琥珀、珊瑚、車渠此等之一切，謂此轉輪王之摩尼勝、最勝。大王！轉輪王之摩尼光徧滿方一由旬。大王！如是，存於地上布施無比、最勝之一切物不比毘善達羅王之布施為優異、最勝。由於毘善達羅王作大布施之時，令七度大地震動。」^②

「尊者那先！甚深之間為善解、開闡。叢林芟除，結縛能破，稠林明之。能破反對者之說，使光彩滅失。」

170

第五 尸毘王施眼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如是言：『由尸毘王眼施〔於乞眼者〕，為盲之時，生天眼』。此言有難點，有過失，有結縛^③。因給芟除，無因、無基因之時，天眼不生於經所說。尊者那先！若由尸毘王眼施〔於乞眼者〕，然者『天眼生』之言此是邪。若天眼生，然者『由於尸毘王眼施〔於乞眼者〕』之言此是邪。此兩刀論法之間。此比結節

更結，此比結縛更結，此比稠林更稠密。此向卿所提出。於此，卿起折伏反對者說之志願。」

「大王！由於尸毘王眼施於乞〔眼〕者。對此，卿勿起疑惑，又天眼生。對此亦勿懷疑。」

「尊者那先！因芟除，為無因、無基因之時，天眼生耶？」

「大王！不然。」

「尊者！有如何之理由，因芟除，為無因、無基因之時，天眼生耶？以事例令予領會。」

「大王！語真實者因以所作誓言之真實存於此世耶？」

「尊者！然。真實存於此世，因此語真實者作誓言，令天降雨，令火消滅，令毒無效，令大海退潮，令大恆河逆流，作其他種種之所業。」

171

「大王！然者，由於尸毘王之真實而天眼生者是相應，是相同。大王！為無基因之時，亦由於真實而天眼生。真實是天眼生之基因。」

大王！譬如魔術師唱『降大雨』呪文，彼等唱呪文同時降大雨。大王！於虛空

有蓄積降雨之因，由彼因而降大雨耶？」

「尊者！不然。尊者！最勝呪文即是因。呪文不外是降大雨之因。」

「大王！如是，天眼生非有自然之因。真實即不外基因。」

大王！又譬如魔術師等唱「消滅炎燒、極炎燒之大火聚」呪文，彼等唱呪文之同時，炎燒、極炎燒之大火聚，於其剎那間消滅。大王！於其炎燒、極炎燒之大火聚有基因之蓄積，由於其基因，炎燒、極炎燒之大火聚消滅耶？」

「尊者！不然。尊者呪文即不外其炎燒、極炎燒之大火聚立即消滅之基因。」

「大王！如是，天眼生非有自然之因。真實即不外基因。」

大王！又譬如魔術師等唱「猛毒成爲阿伽陀藥」呪文，彼等唱呪文之同時，其剎那之間猛毒成爲阿伽陀藥。大王！基因蓄積於猛毒之中，猛毒依此基因成爲阿伽陀藥耶？」

「尊者！不然。尊者！呪文即不外消除猛毒之基因。」

「大王！如是，天眼生非有自然之因。真實即不外於基因。大王！覺證四聖諦無其他之基因。真實即不外於基因。真實爲基因四聖諦被覺證。」

大王！又於支那之地有一支那王。欲遊〔水〕^②於大海中，作四月間之誓言，與車俱入大海中一由旬，於彼車前部之先端，大水聚爲之退流，彼離去之時，再次高漲。大王！彼大海以人天世界，亦依自然之體力而得令退流耶？」

「尊者！以人天世界，亦依自然之體力，水盈滿池水亦不得退流。尊者！況大海之水者乎？」

「大王！依此之事例，真實力可以知。依真實無有不達。」

大王！阿育法王於巴蓮弗城爲市民^⑤、地方民、近臣、軍隊、大臣所圍繞，於大恆河作水遊之時，見水之盈滿長五百由旬，寬一由旬之大恆河水流，對近臣如是言：「有誰可令此大恆河得於逆流耶？」時，彼等近臣言：「大王！難。」

立於其恆河岸邊名頻陀瑪提之娼婦聞：「王言：『有誰得令大恆河逆流耶？』」彼女如是言：「妾是住巴蓮弗城市之娼婦，因美貌以美貌爲生活之資，作底下之生活。請王先見妾之誓言」爲誓言。彼女作誓言之同時，其剎那間，注意其大恆河，其常恆之水流卻於大群集之面前逆流。時，王因聞大河恆之旋流、波濤之勢所生騷音而驚訝、驚異，對近臣如是言：「此大恆河之流如何向上逆流耶？」。彼等近臣告

娼婦之誓言於王。時，王感動至急而自行詢問娼婦：「汝依汝之誓言令此大恆河之流爲逆流是事實耶？」。

「大王！然。」

「對汝如何而有如是之力耶？又受容汝言者是誰耶？是夜叉耶？是龍耶？又汝依如何力令大恆河之流逆流耶？」

彼女言：「大王！妾依真實之力而令此大恆河之流逆流。」

王言：「是不實、自墮落、奸詐、惡德、放蕩、放縱而令人目暗奪財爲賊，汝有如何之真實力耶？」

「大王！妾如是者是事實。然而，妾有誓言，若欲時，依此亦得回轉人天世界。」王言：「汝，然者，於汝有如何之誓言耶？予之前得聞！」

「大王！與財於妾者，雖是刹帝利、婆羅門、首陀羅、毘舍或其他之任何人，妾皆一樣仕奉。對刹帝利無特別之尊敬，對首陀羅無特別之輕蔑。離愛好與嫌惡之心而奉財主。如是，依此誓言而令大恆河之流逆流。」

大王！若不住立於如是之真實，此最勝之行是不存在。大王！由於尸毘王眼施於乞〔眼〕者而天眼生。其依誓言之故。經言：「肉眼芟除，無因、基因之時，天眼不生」是有關依修習而言眼生。大王！如是了解。

「善哉，尊者那先！問者善解，難點者令巧明，破反對者之論。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入胎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三事和合而有入胎。此處有父母交會，母已有經水，香陰現在。諸比丘！此等之三事和合而有入胎』²⁵。若缺任何之一，入胎不生。此是無餘蘊之語，此是無餘地之語，此是結束之語，此爲無覆藏之語。坐於人天世界之正中而語此語。然，知依二事和合而入胎。睹庫羅苦行者於怕利迦苦行尼有經水時，以右手之拇指摩觸其臍。由睹庫羅苦行者以手之拇指摩觸其臍而生蘇凡那沙瑪²⁶。又摩登伽仙人於婆羅門女有經水時，以右手之拇指，摩觸其臍。由於摩登伽仙人以手摩觸其臍而生曼達普耶童子²⁷。尊者那先！若三事和合而

有入胎，然者「蘇凡那沙瑪與曼達普耶童子因躋之摩觸而生」之言是邪。若彼等依其所作而生，然者「三事和合有入胎」之言是邪。此亦爲兩刀論法之間。甚深微妙而有覺慧者〔可解〕之領域。此向卿提出。卿斷疑惑之道，揭智之明燈。」

「大王！依世尊而如是說：『諸比丘！三事和合而有入胎。此處有父母交會，母已有經水，香陰現在。諸比丘！此等之三事和合而有入胎。』」

「然者，尊者那先！以得善明解^㉒，請以事例令予理解。」

「大王！又卿曾聞耶？刪企奢童子與伊希新伽苦行者與拘瑪羅迦沙婆長老者皆如是而生。」

「然，尊者！曾聞彼等出生之現。即二隻牝鹿有經水之時，行於二苦行者放尿之處，飲入苦行者之精尿，由其精尿之入而生刪企奢童子與伊希新伽苦行者。優陀夷長老^㉓行於比丘尼之止住處，心興奮而見比尼之生支時，漏精於袈裟。時，尊者優陀夷對其比丘尼如是言：『妹！去持水來，欲浣內衣。』尊者！否，我應洗』。依此，其比丘尼於經水時，以口取精〔一部分〕，〔一部分〕置於生支。然而，唯置彼於生支，其比丘尼妊娠。不久生下拘瑪羅迦沙婆長老。此等之人等如是。」

「大王！卿信其言耶？」

「尊者！然，『依此理由而生』，予充分得信其理由。」

「大王！如何之理由耶？」

「精落於善所準備之歌羅邏^㉔立刻生育。」

「然，大王！」

「尊者！如是，彼經水之比丘尼之歌羅邏確立，血流出，經水定之時，取彼精而置其歌羅邏。因此，彼女妊娠。如是，彼等出生之理由。」

「大王！然。予如是認受，『依胎而妊娠』。然，大王！卿認受拘瑪羅迦沙婆長老之入胎耶？」

「尊者！然。」

「善哉，大王！然者，卿歸著於我領域。只語一種入胎之時，卿不從我。又二隻牝鹿飲尿而妊娠，卿信彼之妊娠耶？」

「然，尊者！凡所食、所飲、所嚼、所嘗者雖任何皆至歌羅邏，得處而生長。尊者那先！譬如一切之河川皆注入大海，得處而增大。如是，凡所食、所飲、所嚼，

所嘗者雖任何皆至歌羅邏，得處而生長。我依此之理由而信：「亦依入口而有入胎」。

「善哉，大王！卿更近於我之領域。雖依口而飲亦有二者之交會。大王！卿認受剛企查童子、伊希新伽苦行者及拘瑪羅迦沙婆長老之入胎耶？」

「尊者！然。爲至於和合。」

「大王！蘇凡那沙瑪與曼達普耶童子彼等二人皆屬於其等三事和合者，與前者同一味。對此明我事由。大王！睹庫羅苦行者與帕利迦苦行尼彼等兩人俱是阿蘭若住者，專心遠離，追求最上義，依苦行之威力而令熱至梵天界。爾時，天主帝釋朝夕侍彼等來。帝釋對彼等以畏敬之慈熟慮，於未來見彼等皆失兩眼。見彼等如是言：

「尊者！從我言。尊者！卿等生一子爲幸。其子應是卿等之侍者、扶助者」。帝釋！止。勿如是言！」彼等不受納彼其言。哀愍、悲愍，欲饒益之帝釋即二度、三度言：

「從我言。尊者！卿等生一子爲幸。其子應是卿等之侍者、扶助者」。三度對彼等言：

「帝釋！止。勿陷我等於無益。何時不壞此身耶？此身壞。壞法現壞，〔未來亦〕壞，大地破壞，虛空亦隕，巖石之頂亦隕，日月亦隕故，我等不樂世間法。以後卿勿再

來我等之面前。若來者是認卿爲不饒益者」。從此，天主帝釋不得彼等之心，畏敬合掌而乞言：「若不得從我言者，苦行尼有經水，有月華之時，卿以右手拇指摩觸其臍。依此，彼之苦行尼妊娠。此之和合（摩觸）以致入胎」。帝釋！我得從卿之言，依唯彼之所作，我等之苦行應不破。然」而承認。然其時，天界有一天子。彼增修善根，壽盡，爲壽盡之時，雖於轉輪王之家，亦得所欲而生。時，天主帝釋近於其天子，如是乞言：「汝，然，日輝映於汝，汝目的成就之日到來。我爲汝趣於近侍，汝欲居住於彼歡愉之場所，欲再生於適當之家。由於美麗之父母所生育。然從我之言」。二度、三度合掌於頭上而乞。依此彼之天子如是言：「卿！卿之再三再四稱讚其家者何耶？」。是睹庫羅行者與帕利迦苦行尼」。彼聞其言而滿足、承受，如是言：「卿！卿之望處爲佳。我正思索或卵生、或胎生、或濕生、或化生——思惟再生於如何之家耶？我再生於所希望之家。卿！我願再生於胎生之家」。

時，帝釋考量再生之日而告苦行者言：「某日苦行尼有經水，有月華。尊者！其時，卿以右手之拇指摩觸其臍」。大王！是日，苦行尼有經水，有月華。又天子於彼處現在而有。苦行者以右手之拇指摩觸苦行尼之臍。如有此等之三事和合。由

臍摩觸而苦行尼欲望生。然而其欲望唯依臍之摩觸。卿勿思交合其和合。嬉戲亦致〔三事〕和合而有，饒舌亦致〔三事〕和合而有。熟慮亦致〔三事〕和合而有。因以前之欲望，依摩觸〔三事〕和合而生。而依其和合而有入胎。大王！無交合依摩觸而有入胎。大王！譬如燃燒之火不接觸而除去近物之冷。大王！無交合亦依摩觸而有入胎。

大王！依四有有情入胎，即依業、依胎、依家、依請願。然，一切彼等有情者是由業生，由業而現。

大王！如何依業，而有有情之胎耶？大王！增修善根之有情者或刹帝利大家、或婆羅門大家、或長者大家、或天、或卵生、或胎生、或濕生、或化生——再生於所欲處。大王！譬如富有富貴、大財、大富而金銀多、調度資具多、財穀多、親族多之人，或下婢、或下僕、或材里、或聚落、或鄉、或地方、或任何於心所望支付二倍之財而買。如是，大王！增修善根之有情者或刹帝利大家、或婆羅門大家、或長者大家、或天、或卵生、或胎生、或濕生、或化生——再生於所欲處。如是，依業而有有情之入胎。

如何依胎而有有情之入胎耶？大王！雞依風而有入胎。鶴依雷鳴而有入胎。一切之天者是不宿胎之有情。彼等有情依種種之方法而有入胎。大王！譬如人人住於地上有種種之風姿。有人由前而被，有人由後而被，有人裸體，有人結髻¹⁸¹，有人穿上白布，有人結華鬘，有人著黃色之袈裟衣，有人著袈裟衣結髻，有人結螺髮而穿樹皮，有人以獸皮爲衣，有仙人著樹葉，有人掩樹葉。一切彼等之人以種種之風姿住於地上。大王！一切彼等有情，如是，於彼等依種種之方法而有入胎。如是，依胎而有有情之入胎。

如何依家而有有情之入胎耶？大王！家有四家，即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香陰由何處而來再生於卵生家，其卵生：乃至：再生於胎生家：濕生家：化生家，其化生。於各家，相應於彼之有情生。大王！譬如任何之獸鳥，若近於須彌山王¹⁸²黃金所成之北側，彼等一切失去自身之色而爲黃金色。大王！如是，香陰由何處而來宿於卵生者，失自性而爲卵生。：乃至：宿於胎生、濕生、化生，失自性而爲化生。如是依家而有有情之入胎。

依如何請願而有有情入胎耶？大王！此處無子而有多財、信具足、持戒、善美、

勤儉之家。而且又增修善根而死去之一天子。時，天主帝釋哀愍其家而請願其天子言：「卿！願〔生〕於彼家大妃之胎」。彼依其請願而願〔生〕於其家。大王！譬如祈望福德之人，請意修習之沙門，以「若此人來者，為全家之幸福」令來家。大王！如是，天主帝釋請彼之天子來其家。如是，依請願而有有情之入胎。

大王！蘇凡那沙瑪請天主帝釋入帕利迦苦行尼之胎。大王！蘇凡那沙瑪作福業，父母持戒、善美而請願者為堪能者。依三者之心願，蘇凡那沙瑪生。大王！譬如巧於〔播種〕方法之人植種於良田。大王！彼回避種子障礙之時，種子之發育有何障礙耶？」

「尊者！不然。不害種又將迅速發育。」

「大王！如是，蘇凡那沙瑪脫離出生之障礙，依三者之心願而生。大王！卿曾聞耶？由於仙人之意污穢，繁華、繁榮而住民多，破滅彼大地方。」

「尊者！然。予曾聞。檀達迦森林、梅奢森林、伽陵迦森林、瑪檀迦森林^③是一切森林，為森林。其等一切之地方依仙人之瞋意而滅。」

183

「大王！若繁華之地方依彼等之瞋意而破滅者，任何之物依彼等之淨意而生^④

耶？」

「尊者！然。」

「大王！如是，蘇凡那沙瑪依有力三者心之清淨而生。即依仙人而化作，依天而化作，依福業而化作。大王！憶此。大王！此之四天子依天主帝釋之所請願而生於良家。何等之四耶？即蘇凡那沙瑪、俱沙王、摩訶帕那達、毘善達羅王。此等四之菩薩依請願而生。」

「尊者那先！問者善說示，入胎者依卿而善說，叢林令芟除，黑暗令光明，結令解，反對者之說失光。此然，予如是認受。^⑤」

第七 正法隱沒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而如是說：『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⑥。然，又於般涅槃之時，對普行者須跋陀所問，依世尊如是言：『須跋陀！此等之比丘正住者，應無世無阿羅漢』^⑦。此是無餘蘊之語，此是無餘地之語，此是結束之語。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者，『應無世無阿羅漢』之言是邪。若依

184 如來言：「應無世無阿羅漢」，然者「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之言是邪。此亦爲兩刀論法之問。此比稠林更稠密，比起有力者更有力，比結節更結節，比結縛更結縛。此向卿提出。此處，卿恰如行於大海正中央之摩竭魚，請示智力之宏大。」

「大王！依世尊說：『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又於般涅槃之時，對普行者須跋陀言：『須跋陀！此等之比丘正住者，應無世無阿羅漢』。然，大王！世尊此言者義異，文亦異。一者是教法存續期間，一者是行道之說示。如是，此等兩者互相關連。譬如大王！天比地遠距，地獄比天界遠距，善比不善遠距，苦比樂遠距。大王！如是，此等兩者互相遠距。大王！然，卿之問非無益。由其本性有所關連，應對卿說。世尊言：『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者說示〔正法之〕滅盡，尙存有限之期間。（即謂）：『阿難！若比丘尼不出家，正法存一千年。』阿難！女人於如來所說之法與律出家故。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大王！如來如是言者或言正法之隱沒，或呵責現觀〔正法〕耶？」

「尊者！不然。」

「大王！宣示已失，說示尙留下之有限期間。大王！譬如有失財之人，取剩下而

185 表示人：『我財失去甚多，此爲剩餘』。大王！如是，世尊宣示已失而言：『阿難！

今正法唯存五百年』，對人天說尙存者。大王！依世尊言：『阿難！今正法唯存五百年』者，是教法〔存續之〕期限。然而，於般涅槃之時，對普行者須跋陀言：『須跋陀！此等之比丘正住，應無世無阿羅漢』，對沙門說示而言者，是爲行之說示。卿以〔行之〕說示與〔正法之〕期限爲一味。若卿欲者，我一味而說，意無困惑，善聞，作意。」

「大王！譬如有湖，新水盈滿，滿水至邊，極度漲滿，堤防將築，其湖水不減，大雨更連續下者。大王！其沼之水有完盡耶？」

「尊者！不然。」

「大王！何故耶？」

「雨相續故。」

「大王！如是，最勝勝者之教、正法之湖是正行、戒德、作務之行無垢、清新之。水滿。水之盈滿道之修習更依世尊所說。其處之諸佛子令正行、戒德、作務之行雨連續下者，最勝勝者之教湖長時久存，應無世無阿羅漢。於此意義，世尊言：『須

跋陀！此等之比丘正住者，應無世無阿羅漢。

又譬如大王！大火聚燃燒之時，人等逐次投入乾草、薪木、牛糞。大王！其大火聚消滅耶？」

「尊者！不然。尊者！其大火聚愈燃燒，愈光輝。」

「大王！如是，最勝勝者之教依正行、戒德、作務之行，燃燒光輝於十千世界。大王！若其上之諸佛子具足五支精勤，恆精勤於不放逸，愛好修學〔戒定慧之〕三學，作持止戒持戒圓滿，如是此最勝勝者之教愈長時久住，應無世無阿羅漢。於此意義，世尊言：『須跋陀！此等比丘之正住，應無世無阿羅漢』。

又譬如大王！若不斷光滑、平坦、善磨、有光澤、無垢之鏡，以柔軟、精細之磨紛以磨之者。大王！於其鏡生垢、泥、塵、埃耶？」

「尊者！不然。必更無垢。」

「大王！如是，最勝勝者之教者本來無垢，遠離煩惱之垢、塵、埃。若諸佛子依正行、戒德、作務之行、〔煩惱之〕損滅、頭陀支而修學最勝勝者之教，如是此最勝勝者之教長時久住，應無世無阿羅漢。於此意義，世尊言：『須跋陀！此等之比丘

正住者，應無世無阿羅漢』。大王！師（佛）之教以行為根本，以行為精髓。只行不隱沒即存。」

「尊者那先！卿言正法之隱沒，其正法之隱沒者何耶？」

「大王！有三隱沒。何等為三耶？即證得隱沒、行道隱沒、外相隱沒。大王！〔正法〕證得隱沒時，善行道者亦無法現觀。〔正法〕行道隱沒時，學制度隱沒，唯〔正法〕外相存。〔正法〕外相隱沒時，相傳斷絕。大王！此等是三隱沒。」

「尊者那先！甚深之間者善明、開闡，結者解除。反對者之說破滅，率伽那者中之最勝者，遇牛王之卿，〔彼等之說者〕失其光。」

第八 世尊無餘滅盡〔一切〕不善而達一切知性耶之間

「尊者那先！如來是滅盡一切不善而達一切知性耶？或不善有餘而達一切知性耶？」

「大王！世尊滅盡一切不善而達一切知性，世尊無餘不善。」

「尊者！苦受曾生於如來之身耶？」

「大王！然。於王舍城，世尊之御足爲石之破片所傷，又生赤痢，又秘結之時，耆婆用下劑，又風病之起時，隨侍之長老（爲如來）求熱湯。」

188

「尊者那先！若如來滅盡一切不善而達一切知性，然者『世尊之御足爲石之破片所傷、生赤痢』之言是邪。若如來之御足爲石之破片所傷，又生赤痢，然者『如來滅盡一切不善而達一切知性』之言是邪。尊者！蓋無〔不善〕業者，非所受（苦痛），一切之所受是以業爲根本，依業而感受。此亦爲兩刀論法之間，對卿提出。此應依卿而解。」

「大王！一切之所受（苦痛）者非以業爲根本。大王！依八因而生所受。多人依其因而感受其受（苦痛）。何等爲八？大王！以風爲因，於此或生所受。大王！以膽汁爲因，於此或生所受。大王！以痰爲因，於此或生所受。大王！由〔此等三者之〕和合，於此或生所受。大王！由季節之變化，於此或生所受。大王！由不規則之生活，於此或生所受。大王！由激烈之傷害，於此或生所受。大王！由業之異熟，於此或生所受。大王！甚多人依此等八因而感受其受。此中，一切〔宿〕業³⁹爲苦痛之有情，除外〔宿業以外之〕因，彼等之言是邪。」

「尊者那先！風、膽汁、痰〔此等三者〕和合，季節之變化，不規則之生活，激烈之傷害，此等一切以業爲因，此等一切依業而生。」

189

「大王！若此等一切以業爲因之疾病，區別此等之標識者應不存在。大王！風動亂之時，依十種〔之因〕動亂，即冷、煖、饑渴、過食、起立、過勞、疾走、傷害、業、異熟。此中，最初之九種於過去與未來皆不生起，唯於現在生起。是故，不應言：『一切受（苦痛）者由業而生』。大王！膽汁動亂之時，依三種〔之因〕動亂。即依冷、煖、異常之食。大王！痰動亂之時，依三種〔之因〕動亂。即依冷、煖、飲食。大王！風、膽汁、痰動亂而混合，惹起彼等之受（苦痛）。大王！由季節之變化而生受是依季節之變化而生起。大王！由不規則之生活生受是依不規則之生活而生起。大王！由激烈之傷害生受是依〔偶然〕所發生之事，依業之異熟。大王！由業之異熟生受是依前生所作之業而生。如是，大王！由異熟而生者少，由其他之物者多。愚者言：『一切唯依業之異熟而生』者是過言。無佛智而不能示定其業。」

大王！世尊之御足是石破片之傷所受（苦痛），非以風因，非以膽汁因，非以痰因，非由〔此等三者之〕和合而生，非由季節之變化而生，非由不規則生活而生，

非由業異熟而生。不外由激烈傷害而生。大王！提婆達多幾百千生之間，對如來懷憎惡。彼由其憎惡，取大重石，想：「落於〔如來〕頭上」而放之。然^④，爾時其他二石頭來，其石不達如來之前，受止之，恰如兩手受止。由二石頭之衝突，石斷片碎破，落於世尊之御足而出血。大王！世尊此受（苦痛）或由業異熟而生，或由（偶然）所發生。除此以外無其他受（苦痛）。譬如，大王！或由田之惡種子不能發育耶？抑或由種子惡而種子不能發育耶？大王！如是，世尊之此受是由業之異熟而生耶？抑是由〔偶然之〕所發生耶？除此以外無其他之受。大王！譬如或由於胃之惡而食物不能消化耶？抑是或由食物之惡而食物不能消化耶？大王！如是，世尊之此受是由業之異熟而生，或由〔偶然〕所發生。除此之外無其他之受。然，大王！世尊無由業異熟而生之受，無由不規則生活而生之受，由餘他之因而生之受不生。然而，不僅如此，依其受不能奪世尊之命。大王！於此四大所造之身體，其快、不快、淨、不淨之受是隨之到來。譬如，大王！投於空中之土塊落於地上。大王！其土塊依前世所作而落於地上耶？」

「尊者！不然。尊者！對於大地，大地所感受善不善業〔果〕之因是不存在，尊者！彼等之土塊落地上者，非〔前世之〕業，即依現在之因。」

「大王！如來恰如大地，如是應見。恰如彼等之土塊落大地非依前世之所作。大王！如是，其石之破片落如來之御足非前世之所作。大王！譬如人人耕掘大地。大王！彼等之人人依前世之所作而耕掘大地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落於世尊之御足令出血之石非依前世之所作而落於世尊之御足。大王！赤痢生於世尊其病非依前世所作而生，唯依〔風、膽汁、痰三者之〕和合而生。大王！世尊亦生任何肉體之病，其病非世尊之業所生，由其等六因中之一而生。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相應部之最勝寄與，於對尸婆耶之解答，如是所說。『尸婆^④！於此，以痰爲因，某所受（苦痛）生。尸婆！於此，以痰爲因，或所受之生由身亦可知。尸婆！於此，以痰爲因，或所受之生於世間亦以事實確認。尸婆！然，沙門婆羅門有如是之說，有如是之見，言：「人士之感受，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其全部以前生之所作因」。此乃越過自己之所知，認爲超過於世間之事實。是故我言：『邪是於彼等沙門婆羅門』。尸婆！以膽汁爲因，於此或所受（苦痛）生。：乃至：

192 尸婆！以風爲因，於此某所受生：乃至：尸婆！由三者之和合，於此某受生：乃至：尸婆！於此，由季節之變化，於此某所受生：乃至：尸婆！由不規則之生活，於此某所受生：乃至：尸婆！由激烈之傷害，於此某所受生：乃至：尸婆！由業之異熟，於此某所受生。尸婆！於此，由業之異熟，某所受生由身亦可知。尸婆！於此，由業之異熟，某所受之生，認爲亦世間之事實。尸婆！然，沙門婆羅門，有如是之說，有如是之見，言：「人士之感受，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者，全部以前世之所作爲因」。此乃越過自己之所知，認爲越過世間之事實。是故我言：「邪者於沙門婆羅門」。大王！如是，一切之受（苦痛）非由業之異熟而生。大王！滅盡一切之不善後，世尊憶達於一切知性。」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 如來更作彼以上事之問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一切應作之事於菩提樹下皆圓成，如來更無應作彼以上之事，又無已作之增益』。然，知其此三箇月之宴坐。尊者那先！若如來一切應

193 作於菩提樹下皆圓成，如來更無應作彼以上之事，又無已作之增益，然者『三箇月宴坐』之言是邪。若三箇月之宴坐，然者『如來一切應作於菩提樹下皆圓成，（如來更無應作彼以上之事，又無已作之增益）』之言是邪。應作已作者無宴默，尚應作者唯有宴默。譬如患病者之需醫藥，而無病者不需醫藥；空腹者需食物，而非空腹者無需食物。尊者那先！如是，應作已作者無宴默，尚應作唯有宴默。此亦爲兩刀論法之問。對卿提出，此依卿而可以理解」。

194 「大王！如來一切應作於菩提樹下皆圓成，如來更無應作彼以上之事，又無已作者之增益。而且世尊有三箇月之宴坐。大王！宴默有許多之功德。一切之如來亦宴坐而達於一切知性，隨念其善功德尚習宴默。大王！譬如有人，由王賜所賜物，雖受財富，隨念其善功德而繼續隨侍王。大王！如是，一切如來亦宴坐而達一切知性，隨念其善功德尚習宴默。大王！譬如病苦陷於重態之人服用醫藥而痊癒，隨念其善功德而繼續服藥。大王！如是，一切如來亦宴坐而達一切知性，隨念其善功德尚習宴默。」

大王！宴默之功德有此等二十八，諸如來見彼等功德習宴默。何等爲二十八耶？

大王！於此，宴默而守護宴坐者，增長壽命，附與體力，阻止罪過，除却不名聲，持來名聲，除遣不樂，附與快樂，除却怖畏，令其無畏，除去懈怠，令生精進，除却貪欲，鎮瞋，滅癡，滅慢，破却尋，令心專一，使意柔軟，令生欣喜，令有尊嚴，令生利得，令受尊敬，令得喜悅，令生慶喜，令見諸行之本性，令超脫有之結生，附與一切沙門位。大王！此等之二十八是宴默之功德，諸如來見其功德習宴默。然，大王！諸如來欲享受寂靜、安樂等至之樂，確立^④思念習宴默。大王！諸如來依四種理由習宴默。何等爲四耶？大王！諸如來爲所住安樂習宴默，諸如來爲無罪過功德增大習宴默，爲向無餘聖者之通路，故諸如來習宴默，爲一切諸佛之讚歎、稱揚、稱讚、歎譽，故諸如來習宴默。大王！諸如來依此等四種理由習宴默。大王！諸如來如是修習宴默。尚非有所應作之事，又不爲已作之增益。諸如來唯見殊勝之功德而修習宴默。」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十 四神足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阿難！於如來修習四神足、多修、熟達、究竟、修得、精通、善發企。阿難！如來若欲者，或可住一劫間，或住劫餘之間^④』。然，又言：『如來從此過三箇月當般涅槃^④』。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而言：『阿難！如來修習四神足、多修、熟達、究竟、修得、精通、善發企。阿難！如來若欲者，或可住一劫間，或住劫餘之間』此言是邪。諸如來無無處隨便放言者。諸佛不作虛妄之言，世尊作真實之言，作無疑義之言。此亦兩刀論法之問。甚深微妙難解明。此向卿提出。卿破此見網，破反對者之說。」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阿難！如來修習四神足、多修、熟達、究竟、修得、精通、善發企。阿難！如來若欲者，或可住一劫間，或住劫餘之間』。然，又言：『限定三箇月，其劫是意味壽命之期間。大王！世尊非如是宣稱自己之力。大王！世尊如是宣稱神通力：『阿難！如來修習四神足：乃至：或可住劫餘之間』。大王！譬如於王有迅速如風，速力之駿馬。王於市民、地方民、兵士、官吏、婆羅門、長者、

近臣之中，稱揚其速力，如是言：『予有此優秀之駿馬，若欲者巡行於海周邊之大地，一瞬間可歸來此處』。而於衆中雖不示其速力，其速力仍存，而彼巡行於海周邊之大地，一瞬間得歸來。大王！如是，世尊如是宣稱神通力之廣大，坐於三明六通之阿羅漢，無垢、漏盡之人天中，如是言：『阿難！如來修習四神足、多修、熟達、究竟、修得、精通、善發企。阿難！如來若欲者，或可住一劫間，或住劫餘之間。大王！而且，世尊其神通力仍存，世尊依神通力，得或住一劫間，得或住劫餘之間。然，世尊示神通力於彼大眾。大王！如來不欲一切之有，如來排斥一切之有。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例如糞雖少量亦有惡臭。諸比丘！雖少量之有，我亦不稱讚。雖一彈指間，亦不稱讚之^④』。大王！世尊見一切種類之有如糞，爲神通力，令對有生欲貪耶？』

「尊者！不然。」

又言「大王！然者，世尊如是宣稱神通力，作如是之獅子吼。」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二品

第一 小、隨小學處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證知而說法，不證知而不說』。然，又對律之制定，如是言：『阿難！我死後，僧伽若欲者，可廢棄小、隨小之學處^①』。尊者那先！世尊自己死後，令廢棄小、隨小之學處，小、隨小之學處被惡制定耶？或又對無根據，不知〔事實〕而制定耶？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諸比丘！我證知而說法，不證知而不說』，然者『阿難！我死後，僧伽若欲者，可廢棄小、隨小之學處』之言是邪。若依如來，對律之制定，如是言：『阿難！我死後，僧伽若欲者，可應廢棄小、隨小之學處』，然者『諸比丘！我證知而說法，不證知而不說』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精緻、微妙、極微妙、甚深、極甚深而難解明。此向卿提出。於此，卿恰如行於大海中之摩竭魚，以示智力之廣大。」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證知而說法，不證知而不說』。然，又對律之制定，如是言：『阿難！我死後，僧伽若欲者，可廢棄小、隨小之學處』。大王！

如來試對諸比丘如是說：「我死後，我諸弟子允許廢棄之時，欲捨小、隨小之學處耶？或受持耶？」。大王！譬如轉輪王對〔其〕諸子言：「愛兒等！此之大地域於一切諸方以周邊〔擴〕海。愛兒等！只少許軍隊難維持其國。愛兒等！然，汝等於死後，放棄各邊境地方」。大王！然，彼諸王子於父死後，已入其手中之地域，放棄其等一切邊境地方耶？」

「尊者！不然。尊者！〔彼等〕統治者更貪婪。諸王子由於政權欲，從此更貪求二倍三倍之地域。彼等放棄已入其手中之地域耶？」

「大王！如是，如來試諸比丘而如是說：『阿難！我死後，僧伽若欲者，可廢棄小、隨小之學處』。大王！諸佛子爲苦之解脫，爲冀望正法，其他更應護持百五十之學處。何故放棄本來所制定之學處耶？」

「尊者那先！世尊之說：『小、隨小之學處』而『小學處者何耶？隨小學處者何耶？』，此人人墮於惑、生疑、困惑、疑惑。」

「大王！小學處者是惡作，隨小學處者是惡語。此等之二者是小、隨小學處。大王！往時之大長老亦隨之生疑，於法結集之時，彼等亦非一決。依世尊，既已豫見

此問題。」

「尊者那先！長久期間所伏藏之勝者（佛）之秘密，今已顯明於世。」

第二 問當捨置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阿難！如來之法無緊握於阿闍梨②』。然，長老摩倫庫耶普達③問而不解答。尊者那先！此問題有由不知耶？由秘密耶？之二端。即依其中之一。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阿難！如來之法無緊握於阿闍梨』，然者不知故，不解答長老摩倫庫耶普達。若知而不解答，然者如來之法有緊握於阿闍梨。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阿難！如來之法無緊握於阿闍梨』。而且，不解答長老摩倫庫耶普達之所問。然，彼非不知故，非秘密故。大王！此等有四種所問之解答④。何等爲四耶？一向可解答之問。分別而後可解答之問。由於反問而可解答之問。可捨置之問。大王！何爲一向可解答之問耶？所言『色是無常耶？』是一向可解答之問。所言『受是無常耶？』、『想是無常耶？』、『行是無常耶？』、『識是無常

耶？」乃一向可解答之問。此是一向可解答之問。何爲分別而可解答之問耶？所言「無常是色耶？」乃分別而可解答之問。所言「無常是受耶？」、「無常是想耶？」、「無常是行耶？」、「無常是識耶？」乃分別而可解答之問。此是分別而可解答之問。何爲由於反問而可解答之問耶？所言「依眼而識一切耶？」是由於反問而可解答之問。何爲可捨置之問耶？所言「世界是常住耶？」乃是可捨置之問。所言「世界是非常住耶？」、「世界是有邊耶？」、「世界是無邊耶？」、「世界是有邊而無邊耶？」、「世界是亦非有邊亦非無邊耶？」、「命（靈）與身是同耶？」、「命與身是異耶？」、「如來^⑤死後存在耶？」、「如來死後不存在耶？」、「如來死後存在又不存在耶？」、「如來死後亦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耶？」乃是可捨置之問。大王！世尊不解答長老摩倫庫耶普達是其可捨置之問。然者，其問何故可捨置耶？對此無因、無理由可答。是故，其問是可捨置。對諸佛世尊無因、無理由之言，其所言是不存在。」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三 死怖畏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

一切物恐懼刀杖

一切物怖畏死亡^⑥

然，又言：「阿羅漢超越一切怖畏」。尊者那先！阿羅漢對刀杖之怖畏而戰慄耶？或墮獄之有情於地獄燃、煮、燒，其所燃之火焰由大地獄脫離^⑦之時，亦恐怖其死耶？尊者那先！依世尊言：「一切物恐懼刀杖，一切物怖畏死亡」，然者「阿羅漢超越一切怖畏」之言是邪。若依世尊言：「阿羅漢超越一切怖畏」，然者「一切物恐懼刀杖，一切物怖畏死亡」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一切者死懼刀杖，一切物怖畏死亡」之言，關於阿羅漢，世尊不宜說。於此事，阿羅漢被除外，阿羅漢斷絕怖畏之因。大王！一切有情有煩惱，又有強我之隨見，又浮沈於苦樂之中，關於此等之物，依世尊言：「一切物恐懼刀杖，一切物怖畏死亡」。大王！阿羅漢斷絕一切趣，胎壞，斷絕結生，破壞桷（煩惱），斷一切有之執著，斷絕一切諸行，斷絕善不善，斷絕無明，識無種子，燒盡一切煩惱，

202 超越〔八〕世間法。是故，阿羅漢對一切怖畏不戰慄。大王！譬如於王有四位大臣，忠勤而有聲譽，被信任，立於高位權勢之地位。而王或生危急之時，只要於自國內命令一切人民言：「一切者納稅於予，命令汝等四位大臣對其危急〔之事態〕加以處置」。大王！彼等四位之大臣，租稅之怖畏而生戰慄耶？」尊者！不然。」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彼等因王而立於最上之地位。彼等不納稅，彼等是超過納稅者。關於彼等以外者，依王命令言：『一切人納稅！』」

「大王！如是，此言關於阿羅漢者非世尊說，於此事阿羅漢除外。阿羅漢已絕怖畏之因。大王！一切有情有煩惱，又有強我之隨見，又浮沈於苦樂之中，關於此等之人，依世尊言：『一切物恐懼刀杖，一切物怖畏死亡』。是故，阿羅漢由一切怖畏而不戰慄。」

「尊者那先！所言：『一切物』者，此語非有餘，此無餘之語。確立此語，更告我彼以上之根據。」

「大王！譬如於村裏，村主命令布令者：『然，汝布令者！只有於村裏之村民等

速集我處』，彼之布令者允諾言：『尊命，主人！』而立於村中，三度呼叫：『村裏所有村民一切速集村主之處』，由此其村民等依布令者之言而忙^⑧集，告村主言：

「主！一切村民已集。請卿處置」。大王！如是，彼之村主令集戶主，命令一切村民。彼等所命令，非全部之集，唯戶主之集。然，村主言：『我之村命只有此』，如是承認。然，其他不來者更多。即婦人、男子、下婢、下僕、雇人、使用人^⑨、病者、盲人、驢馬、山羊、羊、象、犬、牡牛、牝牛。所不來之彼等一切不計算，唯有戶主，而命令『集合一切人』。大王！如是，此言關於阿羅漢非世尊所說，於此事阿羅漢除外。阿羅漢已絕怖畏之因。大王！一切有情有煩惱，又有強我之隨見，又浮沈於苦樂之中，關於此等之人，依世尊說：『一切者恐懼刀杖，一切者怖畏死亡』。是故，阿羅漢由一切怖畏而不戰慄。大王！有言有餘而義有餘，有言有餘而義無餘。有言無餘而義有餘。有言無餘而義無餘。義者依各各可認受。大王！義乃依五種可認受。即依引用句、依內容、依師傅、依思量、依充分之根據。此中，引用句即經之意義。內容即隨順經〔之內容〕。師傅即師之所說。思量即自己之見解。充分之根據即此等四種所結合之根據。大王！義依此等五種之根據可以認受。如是，此間能

判決矣。」

「尊者那先！其應然。其如是予認受。阿羅漢於此事除外，其他之人人應怖畏。然，墮獄之有情，於地獄感受苦痛、痛烈、激烈、酷烈之受，燃燒、極燒全肢節，其面流涕、憐憫、涕泣、悲嘆、慟哭，無法忍受痛烈被苦痛所征，無所守護，無歸依處，無歸依處者，惱於大憂苦，到極惡最低之趣，一向終於憂苦，燒於燒熱、酷烈、激烈、慘酷之火焰，生起恐懼、叫喚怖畏、作大聲，錯綜六種火焰之鬘所包圍者，此等徧擴於百由旬，迅速逼迫來火焰之慘，由炎熱大地獄中脫離之時，亦恐怖其死耶？」

「然，大王！」

「尊者那先！地獄是一向無苦之感受耶？然，何故彼等墮獄有情一向苦之感受，由地獄脫離之時，亦恐怖其死耶？彼等於地獄歡愉耶？」

「大王！彼等墮獄有情於地獄不歡愉，彼等欲由地獄脫出。大王！對於彼等所生畏懼是其死之威力。」

「尊者那先！欲由地獄脫出者對死生畏懼者予不信。尊者那先！彼等獲得所希求，是可欣喜之理由。以其事例，令予理解。」

「大王！言死是不見此〔四〕諦，是怖畏之理由。此等之人隨此怖畏戰慄。大王！恐懼黑蛇者，彼恐懼死亡故以恐懼黑蛇。大王！恐懼大象者：乃至：恐懼獅子、虎、豹、熊、鬣狗、水牛、牛、火、水、刺、夜叉^⑩、羅刹者，彼恐懼死亡故以恐懼〔羅刹〕。大王！此是死亡真實本性之威力。因此真本性之威力，伴煩惱之有情，恐懼戰慄死亡。大王！墮獄之有情是欲由地獄脫出，為恐懼戰慄死亡。大王！譬如有人，身生癰腫。彼為其病患所苦，欲由脫其癰腫，請外科醫生，其外科醫生允諾彼，為除彼病患，令準備醫療器具，使用銳利之刀針，置入腐蝕針於火中，以加里鹽摺石擦潰。大王！由於以銳利刀針切開，由於以一雙之腐蝕針加以焚燒，由流入加里鹽，於其患者生畏懼耶？」

「尊者！然。」

「大王！如是，其患者欲由脫激烈之病患，由苦痛之怖畏生畏懼。大王！如是，墮獄之有情雖欲脫地獄，但亦由死亡之怖畏生畏懼。大王！譬如有人，犯國事之犯，以鎖束縛，投身於牢獄，欲以釋放。國王傳喚彼令以釋放。大王！犯其國事之犯，

若識知『我作惡事』，由於國王之接見而生畏懼耶？」

「尊者！然。」

「大王！如是，犯其國事之犯者，雖欲釋放，亦對國王之怖畏而生畏懼。大王！如是，墮獄之有情雖欲脫地獄，亦由死之怖畏而生畏懼。」

「尊者！予得以承服，更示彼以上之事例。」

「大王！譬如有人，被毒蛇咬傷，彼因其毒之作用而顛倒、轉、反轉。爾時，有人依有效之呪文，將其毒蛇帶來，令吸出其毒。大王！為痊癒而近其毒蛇，對受其毒之人生畏懼耶？」

「尊者！然。」

「大王！如是，為痊癒而近如是之蛇，彼生畏懼。大王！如是，墮獄之有情雖欲脫地獄，亦由死之怖畏而生畏懼。大王！死是一切有情之所不欲。是故，墮獄之有情雖欲脫地獄，亦怖畏死亡。」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四 脫死魔羅縛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

「即於虛空或海中

或入山間之洞窟

其得脫死魔羅縛

世界中無如是處^①

然，又依世尊說護呪。即蘊護呪、安全護呪、孔雀護呪、幢首護呪、阿吒曩抵護呪^②。尊者那先！若行於虛空，行於海中，行於樓閣、房屋、洞窟、山穴、穴、洞穴、山間、山中，亦不得脫死魔之羅縛者，然，作護呪是邪。若由作護呪，能得脫死魔之羅縛，然者『雖行於空中：乃至：得脫死魔羅縛之處世界中無』之語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比結節更連結。此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

「即於虛空或海中

或入山間之洞窟

其得脫死魔羅縛
世界中無如是處

然，又依世尊說護呪。然其壽命有殘餘，富於春秋，對於無業障者。大王！令壽命盡者久住，所作或方法不存在。大王！譬如枯死、乾、乾燥、無生氣、失去活力之樹木，雖撒布千桶之水，亦無欣欣之生，又無出芽翠綠。大王！如是，由於醫藥、護呪，令壽命盡者久住，無所作或方法。大王！存地上一切藥草、醫藥，對壽命盡者無用處。大王！壽命有殘餘，富於春秋，護呪守護、保護無業障者。為如是之人，依世尊說護呪。大王！譬如有農夫，穀物成熟，穀粒與稻稈枯死時，當停止引水入田。然穀粒之未熟，而無如雲之色，有生氣者依增大其水而成長。大王！如是，對於壽命已盡者停止棄掉所用醫藥、護呪。然壽命有殘餘，富於春秋，護呪醫藥一切人人所宣示，其人人依護呪醫藥而有增益。」

「尊者那先！若壽命已盡者死，壽命有殘餘者存命，然者，護呪醫藥無益。」

「大王！卿曾見病患依醫藥而恢復者耶？」

「尊者！然。見幾百之〔病患依醫藥而恢復〕。」

「然者，大王！『護呪醫藥無益』之言是邪。」

「尊者那先！見〔患者〕隨醫師之處置而飲用、塗用醫藥。病患依醫師之處置而恢復。」

「大王！聞唱誦護呪者之音聲，舌頭乾燥，心藏靜止，咽喉嘶啞，依其所作之讀誦，一切病平息，一切疾離散。又，大王！為〔毒〕蛇咬傷之人，依呪文驅除〔毒蛇咬傷之〕毒，吸出上下〔之毒〕，卿曾見耶？」

「尊者！然。其今日亦尚行於世間。」

「然者，大王！『護呪醫藥無益』之言是邪。唱護呪之人人，欲毒蛇咬不咬，閉開之口。盜賊揮動打棒而不打彼，盜賊放棄打棒而盡親切。暴象見彼亦靜止。燃上之大火聚近彼亦消失。所食之劇毒亦變為阿迦陀藥，或滋養品。殺害者欲殺而近彼，即變如奴隸。以陷彼之羅亦不捉彼。大王！對孔雀唱誦護呪^⑬，七百年間獵夫不得誘於羅中。然，不作護呪，是日立即得誘於羅，卿曾聞耶？」

「尊者！然，曾聞。其話宣揚於人天界。」

「大王！然者『護呪醫藥無益』之言是邪。大王！又卿曾聞耶？〔鬼神〕檀那韋

欲保護其妻，吞入於箱放於胃中。時有一持明呪者，由其鬼神檀那韋之口進入，與娛其妻。其鬼神檀那韋知此，即吐出而開其箱，於開不開箱時，持明呪者隨聞所欲而去。」

「然，尊者！曾聞。其話亦宣揚於人天界。」

「大王！其持明呪者不依護呪之力而不脫捕縛耶？」

「然，尊者！」

「大王！然者護呪之力是存在。大王！卿曾聞耶？其他之持明呪者於波羅奈王之宮廷與大妃作不義。被逮捕之一瞬間，依其呪文之力而不見。」

「尊者！然，亦曾聞。」

「大王其持明呪者非依護呪之力而被捕縛不脫耶？」

「然，尊者！」

「大王！然者，護呪之力存在。」

「尊者那先！護呪守護一切物耶？」

「大王！守護某人，不守護某人。」

「尊者那先！然者，護呪非利益於一切物。」

「大王！然，食物對一切者，守護生命耶？」

「尊者！守護某人，不守護某人。」

「何故耶？」

「尊者！一切之人^㉑雖食〔同食物〕，過食者由下痢而死。」

「大王！然者，食物對一切者，非守護生命耶？」

210 「尊者那先！食物因二事而奪生命。或過食，或消化力微弱。尊者那先！與命之食物亦因惡用而奪命。」

「大王！如是，護呪守護某人，不守護某人。大王！護呪因三事不守護。即因業障、因煩惱障、因不信。大王！隨護有情之護呪亦依〔有情〕自身之所作而放棄守護。大王！譬如母以慈愛保育宿胎之子，以注意而生，生後取除不淨物、垢穢、鼻水，塗抹最上最勝之好香。其他^㉒之〔子等〕罵或打其子，則興奮，捕捉彼等帶至夫處。然，若其子沒規矩而遲者未〔歸宅〕，則以棒打，以手打擲其膝。大王！然，彼母照顧彼，得拉到夫處耶？」

「尊者！不然。」

「大王！何故耶？」

「尊者！爲〔子〕自身之罪。」

「大王！如是，雖以護呪守護有情，由〔有情〕自身作罪，亦不得成就。」

「尊者那先！問者能決判。稠林明了，黑闇得光明，見網得解。卿爲率伽那者中之最勝者、極勝者。」

211

第五 世尊供養障礙之問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是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之受得者』。然又〔言〕：

『如來入婆羅門村般奢沙羅乞食，何物亦不得，持如洗（無物）之鉢而去』。尊者那先！若如來是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之受得者，則『如來入婆羅門村般奢沙羅乞食，何物亦不得，持如洗（無物）之鉢而去』之說是邪。若〔如來〕入婆羅門村般奢沙羅，何物亦不得，持如洗（無物）之鉢而去，然者『如來是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之受得者』之說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甚難而難解。〔此〕向卿

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如來是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之受得者。然，又進入婆羅門村般奢沙羅乞食，何物亦不得，持如洗（無物）之鉢而去。然，彼由魔波旬之所爲。」

212

「尊者那先！然者於超越算數路之〔無量〕劫^⑥所累積世尊之善已終耶^⑦？其〔之善〕由今出現之魔波旬，由不善之力，勢力擴大而閉塞耶？尊者那先！然者，於此事『不善比善強，魔力比佛力強』之二點生難詰。然者，頂比樹根還重，惡人比功德充滿者強。」

「大王！唯此不得言：『不善比善強，魔力比佛力強』。對此可望〔舉〕事例。」

大王！譬如有人，爲轉輪王持來蜜或蜜房或其他之獻上物，王之守門者對彼如是言：『今非謁見王時。是故，君！於王沒罰汝之前汝持所獻上物速回』。其人從此因刀杖之怖畏而戰慄、恐怖^⑧，持所獻上物速歸。大王！然，其轉輪王言：『只因〔所持來之〕獻上物於非時，比此守門者微力』耶？而且，已或不得受他之獻上物耶？。』

「尊者！不然。尊者！其守門者有嫉妬性，排斥獻上物。而由他門，將百千倍之獻上物持至王所。」

「大王！如是，魔波旬有嫉妬性，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然，其他幾百千之天神取不死天之滋養素而近世尊，欲供奉滋養素於世尊之身，合掌禮拜世尊而立。」

「尊者那先！彼然。四資具於世間最上人之世尊應易得。世尊¹⁹隨所欲而得多大之施食。世尊實由人天之請，享受四資具。然，〔供養〕食物於世尊之障礙，只限於魔之興趣是成就。尊者！對此疑惑予不斷。對此，予生疑起猶豫。是應供、正等覺者，人天世界中之最勝、人中之第一、有最勝之善與福者、無等等者、無比者、無對者之如來受〔供養〕，對此魔是下卑、陋劣、矮小、惡辣、下賤之障礙，對予心不自在。」

「大王！〔施物之〕障礙有四。即不指定人〔施物之〕障礙、指定〔爲某人〕〔施物之〕障礙、已準備〔施物〕之障礙、〔施物〕享受之障礙。此中，言「不指定人〔施物之〕障礙」者，雖何人亦不指定，對所準備之施物不見〔人〕，或者以「施他人何」爲障礙，此是不指定人〔施物之〕障礙。如何是指定〔爲某人〕〔施物之〕障礙耶？此處指示某人，準備所指定之食物，對此或者爲障礙，此爲指定〔爲某人〕〔施物之〕

障礙。如何是已準備〔施物之〕障礙耶？此處有已準備而未接受之〔施物〕，對此或者爲障礙，此是已準備〔施物之〕障礙。如何是〔施物〕享受之障礙耶？於此有所享受，對此或者爲障礙，此是〔施物〕享受之障礙。大王！此等是〔施物之〕四障礙。然，魔波旬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此非爲世尊〔施物〕享受之障礙，非是〔爲世尊〕所準備〔施物〕之障礙，非是〔爲世尊〕所指定〔施物〕之障礙。此是未到來，未到著，未見〔其人〕，爲〔不指定人施物〕之障礙。此不唯世尊一人，爾時，赴於彼處，前往者其日盡不得食物。大王！於含括天界、魔界、梵天界之世界，於含括沙門婆羅門、人天人人之中，我不見爲彼世尊所指定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所準備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施物之〕享受行障礙。若或者由嫉妬，爲〔世尊〕所指定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所準備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之施物享受行障礙，彼之頭將破或百或千。

大王！如來雖依何人亦不障蓋，有此等四種之功德。何等爲四？大王！爲世尊所指定之施物，爲世尊所準備之施物，雖依何人亦不得障礙。大王！世尊之身周一尋之光，何人亦不得障礙。大王！世尊一切知性之智寶，何人亦不得障礙。大王！

世尊之生命，何人亦不得障礙。大王！此等對如來，何人亦不得障礙之四種功德。大王！此等一切之功德是一味而不衰，不動搖，由他不迫害²⁰。大王！魔波旬不見其姿而潛伏，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大王！譬如有夫之婦人不見其姿而潛伏，隨其他之男子。大王！如是，魔波旬不見其姿而潛伏，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²¹。大王！若婦人於夫之面前從其他之男子，尙彼婦人還得安全耶？

「尊者！不然。尊者！夫見²²彼女耶！可殺，可打、可縛，可令爲下婢。」

「大王！如是，魔波旬不見其姿而潛伏，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

大王！若魔波旬爲世尊所指定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所準備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施物之〕享受行障礙，彼之頭即破或百或千。大王！譬如王於險阻之邊境地方，盜賊不見其姿而潛伏，危殆其道，若王發現彼等盜賊，尙使彼等盜賊得安全耶？

「尊者！不然。將以斧碎其頭或百或千。」

「大王！如是，魔波旬不見其姿而潛伏，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

大王！若魔波旬爲世尊所指示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所準備之〔施物〕行障礙，

爲世尊〔施物之〕享受行障礙，彼之頭將破碎或百或千。」

「尊者那先！如是，盜賊之所業²³依魔波旬而爲。魔波旬潛伏，收般奢沙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於手中。尊者那先！若魔波旬爲世尊所指定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所準備之〔施物〕行障礙，爲世尊〔施物之〕享受行障礙，彼之頭將破碎或百或千，又彼之身如一握之粃殼而離散。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如來之一切有情饒益行之問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令一切之有情，遠離不饒益，給予饒益』。然，卿等又言：『說火聚喻之法門時，六十人比丘不執而由漏心解脫。六十人之比丘癯修學而還俗。六十人之比丘由口吐熱血²⁴』。尊者那先！若如來令一切之有情，遠離不饒益，給予饒益，然者『說火聚喻之法門時，六十人比丘由口吐熱血』之言是邪。若說火聚喻之法門時，六十人之比丘口吐熱血，然者『如來令一切有情，遠離不饒益，給予饒益』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廣大、甚深。（此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如來令一切之有情遠離不饒益，給予饒益。然，說火聚喻之法門時，六十人之比丘由口而吐火。然，彼非依如來之加害^⑤，依彼等自身之所作。」

「尊者那先！若如來不說火聚喻之法門，彼等由口而吐熱血耶？」

「大王！不然。聞如來之法，於彼等邪行者之身生熱惱，依其熱惱，彼等由口吐熱血。」

「尊者那先！然者依如來之所作，彼等由口吐熱血。對此，如來令彼等至破滅之主因。尊者那先！譬如蛇入蟻塚。時，有欲土塵之一人，破毀蟻塚，欲運土塵。彼因運土塵而塞蟻塚之穴，其蛇即不得入息而死。尊者！其蛇非依其人之加害而死耶？」

「然，大王！」

「尊者那先！如是，對此如來令彼等至破滅之主因。」

「大王！如來說法之時，不為愛好與嫌惡，由脫離愛好與嫌惡而說法。大王！如來說法之時，正行者覺，然而邪行者墮。大王！譬如人欲搖無實之菴婆樹、閻浮樹、都迦樹，鞏固固著之果實不落而止，軸腐敗，鬆弛之果實掉落。大王！如是，如來

說法之時，不為愛好與嫌惡，由脫離愛好與嫌惡而說法。如是，如來說法之時，正行者覺，然，邪行者墮。大王！又譬如有農夫，〔不久〕欲刈取穀物，耕作其田。彼等耕作之時，幾百千之草死滅。大王！如是，如來令意成熟之有情覺悟而說法，由脫離愛好與嫌惡而說法。如是，如來說法之時，正行之有情者覺，然，邪行之有情者恰如草之死滅。大王！譬如為人人之味覺，以製糖機壓搾甘蔗，彼等壓搾甘蔗之時，於製糖機口之蟲亦死^⑥。大王！如是，如來令意成熟之有情覺悟而壓搾法之製糖機。邪行者恰如蟲死。」

「尊者那先！彼等六十人之比丘非依其說法而墮耶？」

「大王！然。大王！然者，工匠〔單〕守護木材^⑦之時，端直木材，為清淨耶？」

「尊者！不然。尊者！應除去者盡取去，如是此之工匠以端直木材、清淨。」

「大王！如是，如來〔單〕守護會衆之時，不得令覺可覺之有情。遠離邪行之有情，令覺此等可覺之有情。大王！彼等邪行者依自己之所作而墮。大王！又譬如盜賊依自己之所作而被處眼之抉摘、杖刺、手足切斷、斬首。大王！如是，一切彼等邪行者依自己之所作，由勝者之教而墮。大王！又譬如芭蕉、竹、牝驪馬依自己生

者而滅。如是，大王！一切彼等邪行者依自己之所作而墮。大王！六十人之比丘由口吐熱血，非依世尊之所作，又非依他人之所作，唯依自己之所作。大王！又譬如有人，對一切之人將與不死〔之食〕。彼等食其不死〔之食〕而無病長壽，脫離一切之病。然，一分之人食彼而為無病長壽，一分之人因惡用彼而至死。大王！給予不死〔之食〕，彼人依其因而犯非福耶？」

「尊者！不然。」

「大王！如是，如來於十千之人天世界作不死之法施。而一切之有能者依不死之法而覺，一切無能者依不死之法而墮。彼等聞其不死之法而墮，沙門位是灌頂不死〔之法水〕而到達。大王！食物是守護一切有情之生命。或者食彼依下痢而死。然，施食者對彼而不犯非福。」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 最勝法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婆斯陀！法雖於現法，雖於未來是人中之最勝

②8。然，又在家之優婆塞而為預流，斷惡生，達〔智〕見，識知教者，問訊起迎或比丘或沙彌之〔仍〕凡夫。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婆斯陀！法雖於現法，於未來是人中之最勝』者，然者，『在家之優婆塞而為預流，斷惡生，達〔智〕見，識知其教者問訊起迎或比丘或沙彌之〔仍然〕凡夫』之言是邪。若在家之優婆塞而為預流，斷惡生，達〔智〕見，識知教者問訊起迎或比丘或沙彌之〔仍然〕凡夫，然者，『法是人中之最勝』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婆斯陀！法雖於現法，雖於未來是人中之最勝』。然，又在家之優婆塞而為預流，斷惡生，達〔智〕見，識知教者問訊起迎或比丘或沙彌〔仍然〕凡夫。然而，其理由是存在。如何其理由耶？大王！令沙門而似沙門，有此等二十法與二外相，依此沙門應問訊、起迎、尊敬、供養。如何令沙門嚴緊沙門之二十法與二外相耶？即喜最勝之制伏、第一之制御、正行、正行履、自制、律儀、忍辱、柔和、一向行、一向喜、宴坐、慚、愧、精進、不放逸、學處之說示、質門、戒等，以無屋、學處圓滿、持袈裟、圓顛²⁹。大王！此等令沙門嚴緊沙門之二十法與二外相。比丘持此等之德，由此等法之無缺、圓滿、具足而入無學地、阿

羅漢地，於地上^③之最勝者。言「彼與阿羅漢接近」，優婆塞而為預流者亦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亦是相應。言「彼與漏盡者交，然而如是之會無我」，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言「彼接近第一之衆，然我不接近於如是之地」，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言「彼得聞波羅提木叉之讀誦，然我不得聞之」，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之（仍然）凡夫是相應。言「彼之比丘令他人出家，令受具足戒，得令增大勝者之教，然我亦不得為其應。」一，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言「彼完全護持無量之學處，然而我不行之」，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言「彼具備沙門之外相，住立佛陀之興趣，然我由其外相而遠離」，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言「彼欲延腋下之毛、爪、身毛，不塗香，不嚴飾，塗戒香，然我喜嚴飾、裝飾」，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大王！又言「令一切沙門之二十法與二外相之此等一切法者存於彼比丘，彼憶持彼等之法，其他者亦隨之修學，然於我其傳承與學處亦不存」，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凡夫是相應。依譬喻究明其義。大王！譬如王子於司祭之處學明（學

221

問），學刹帝利法。至後，彼雖灌頂為王，問訊起迎（其）阿闍梨言：「彼是我教師」。大王！如是，言「比丘是教師，是傳統者」，優婆塞而為預流者問訊起迎比丘（仍然）凡夫是相應。大王！又依此方法而知比丘是地大者，為無等、宏大者。大王！若優婆塞而為預流作證阿羅漢位者，彼即日般涅槃，或成至比丘之狀態耶？彼有此二途無他。大王！蓋彼比丘地是不動之出家，是宏大、清淨、崇高。」
「尊者那先！有深義之問，依有力傑出覺慧之卿以理解。除覺慧之卿，其他任何人亦不能如是理解此問。」

第八 如來之衆不分裂之問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之衆不分裂』。然又言：『因提婆達多一擊而五百之比丘分裂』。尊者那先！若如來之衆不分裂，然者『因提婆達多一擊而五百之比丘分裂』之言是邪。若因提婆達多一擊而五百之比丘分裂，然者，『如來之衆不分裂』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比比結節更結。（此）何卿提出。望將此問除去。人隨此而眼蔽、障礙、妨害、障礙。對反對者之說而示卿之智力。」

「大王！如來之衆不分裂。然，又因提婆達多一擊而五百之比丘分裂。然（此由破壞者之力），蓋破壞者之存在時，無不分裂。破壞者之存在時，母亦由子而分，子亦由母而分，父亦由子而分，子亦由父而分，兄弟亦由姊妹而分，姊妹亦由兄弟而分，朋友亦由朋友而分，以種種木材所組成之船隻亦因浪力之打擊而破壞，長滿甘甜²²³果實之樹木亦因風力之打擊而折損，良質之金亦因銅而分。大王！言『如來之衆不分裂』者，此非諸智之興趣，此非諸佛之勝解，此非諸賢者之欲求。然，於彼有根據，依其根據而言『如來之衆不分裂』。如何是其根據耶？大王！如來所行因取（不施），或由不愛語，或由不利行，或由不同事，或任何事亦無所行之時，言『衆分裂』者未曾聞。依此根據言『如來之衆不分裂』。大王！卿當知。於九分之佛語中，依此根據，由菩薩之所作，（認為）『如來之衆分裂』者存在耶？」

「尊者！不存在。彼於世間不見亦不聞。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 不知惡行非福之問

「尊者那先！卿等言：『凡不知而殺生者積更大之非福』。然又依世尊於律之制

224

定，言：『不知是不犯』。尊者那先！若不知而殺生者積更大之非福，然者『不知是不犯』之言是邪。若不知是不犯，然者『不知而殺生者積更大之非福』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彼難超越，難度彼岸，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凡不知而殺生者積更大之非福』。然又於律之制定，依世尊言：『不知是不犯』。對此有二義。何等爲二義耶？大王！有無想作之犯，有非無想作之犯。大王！關於此無想之犯，世尊言：『不知是不犯』。」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十 世尊比丘伽那愛執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阿難！如來不作此念「我應指導比丘僧伽」，或「比丘僧伽以我爲指示者」。然又明彌勒世尊之性德時，如是說：『彼應指導幾千之比丘僧伽，例如我今指導幾百之比丘僧伽』²²⁴。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阿難！如來不作此念，言：『我應指導比丘僧伽』，或「比丘僧伽以我爲指示者」。』然者，『明彌勒世尊之性德時，如是說：『彼應指導幾千之比丘僧伽，例如我今指導幾百

225 之比丘僧伽」之言是邪。若明彌勒世尊之性德時，如是言：「彼應指導幾千之比丘僧伽，例如我今指導幾百之比丘僧伽」，然者，「阿難！如來不作此念，言：『我應指導比丘僧伽』或『比丘僧伽以我為指示者』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阿難！如來不作此念，言：『我應指導比丘僧伽』，或『比丘僧伽以我為指示者』。然，又明彌勒世尊之性德時，世尊如是說：『彼應指導幾千之比丘僧伽，例如我今指導幾百之比丘僧伽』。大王！於此之問題，一義是有餘，而一義是無餘。大王！如來非追隨於衆，而衆追隨於如來。大王！言我、我所者，此是世俗〔諦〕，此非第一義〔諦〕。大王！如來離愛著，離執著。於如來不存〔我所〕之執，〔如來〕是他人之所依。大王！譬如大地是立於地上有情之住立所、依所，而此等之有情雖立於大地，然於大地無『此等之有情是我所』之愛執。大王！如是，如來是一切有情之住立所、依所，而此等之有情雖立足於如來，然對於如來無『此等有情是我所』之愛執。大王！譬如降大雲雨之時，令草、木、獸、人成長，守護〔其〕存續，此等有情依一切雨而生長延續，然而對於大雲無『此等〔有情〕

是我所有』之愛執。大王！如是，如來令一切有情生善法，以戒守護，此等一切有情依佛而生，然而對於如來無『有情是我所』之愛執。其何故耶？是我見之斷絕。」

「善哉，尊者那先！甚深之問依種種之事例而善解、闡明，除結節，稠林明，黑闇令光明，粉碎反對者之論，勝者（佛）之子眼生。」

第三品

第一 馬陰藏示現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

制身者善

制語者善

制意者善

制一切處者善^①

227 然又如來坐於四衆之中，於人天之前，於施羅婆羅門^②示馬陰藏，出〔廣長〕舌，

亦摩觸兩耳孔，亦摩觸兩鼻孔，以舌掩前額一面。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制身者善」，然者，「於施羅婆羅門示馬陰藏」之言是邪。若於施羅婆羅示馬陰藏，然者，「制身者善」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制身者善』。然又於施羅婆羅門示馬陰藏。任何人亦對如來生疑，世尊令彼覺知，依神通令見與其相似身之幻像，唯彼見其神變。」

「尊者那先！於衆中唯有一人見馬陰藏，其餘之人雖在其處亦不見，誰相信耶？示其事例於予。以事例令予理解。」

「大王！有病年由親戚朋友所圍圍，卿曾聞耶？」

「尊者！然。」

「大王！人人見其病人所受之受（苦痛）耶？」

「尊者！不然。尊者！唯彼自身受其所受（苦痛）。」

「大王！如是，雖任何人亦對如來生疑，如來令彼覺知，依神通而令見與彼相似身之幻像，唯彼見其神變。大王！又譬如惡靈附體於某人。大王！彼眷屬見其惡靈之來耶？」

「尊者！不然。唯其病人見其惡靈來。」

「大王！如是，其任何人亦對如來生疑……唯彼見其神變。」

「尊者那先！世尊作難事，不為〔其他之人〕所見，唯令一人能見。」

「大王！世尊不令見其馬陰藏，依神通而令見其幻像。」

「尊者那先！例如如來依神通而令見與彼相似之幻像，見其幻像時，見其或得見馬陰藏之確信。」

「大王！如來令覺所覺之有情，作至難事。大王！若如來不作〔神通示現〕所作，無令覺所覺之有情。大王！然，如來知令覺所覺之有情之方法，故如來以令覺所覺之有情，依種種方法令覺所覺之有情。大王！譬如外科醫生治療疾病，用種種之醫藥，接近病人。即應吐出者令吐出，應排泄者令排泄，應灌油者令灌油，應切開者令切開，應塗膏者令塗膏。大王！如是，如來以令覺所覺之有情，依種種之方法而令覺知。大王！又譬如難產之婦人令醫師見不可見之陰部。大王！如是，如來令覺所覺之有情，不可見之馬陰藏，依其神通而令見其幻像。大王！關於人不可見之處是不存在。大王！若任何人欲見覺世尊之心臟，世尊依其方法，令彼見其心臟。大

王！如來知方法，記心善巧。大王！如來知難陀長老之^③愛慕，此善男子依此而覺，帶彼於天界而非見天女耶？其善男子依此而覺。大王！如是，如來忌、嫌、厭其淨相，依種種方法，為令彼而覺見鳩足之天女，彼依此而覺。如是，如知方法，記心善巧。大王！又如來更^④由周利槃特長老之兄所放逐而近苦惱時，此善男子依此而覺，給予優美之布片；其善男子依此而覺，通曉勝者之教。如是，如來知方法，記心善巧。大王！又如來更為^⑤謨賀囉惹婆羅門之所問，如是止息此善男子之慢，慢若止息，則有現觀，至第三次不回答。而且，依止息此善男子之慢，慢止息故，彼婆羅門於六神通得自在。如是，如來知方法，記心善巧。」

230 「善哉，尊者那先！問題以種種之事例而善解。稠林明，黑闇光明，結節破，破反對者之說，依卿而勝者之子令生其眼。」

第二 如來無粗語耶之問

「尊者那先！依法將舍利弗長老如是說：『友！如來是語行清淨。如來^⑥以他者不知我之此者如警護，語惡行不存於如來』。然，又如來對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罪，

制定波羅夷時，以粗語^⑦、愚癡人之語呼之。而且為其愚癡人之語，彼長老恐懼、追悔其師，不能覺證聖道。尊者那先！若如來是語行清淨，語惡行不存於如來，然者，『對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罪，依世尊以愚癡之語呼』之言是邪。尊者那先！若對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罪，依世尊以愚癡人之語呼，然者，『如來是語行清淨，語惡行不存於如來』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231 「大王！依法將舍利弗長老如是說：『友！如來是語行清淨，如來以他者不知我之此者如警護，語惡行不存於如來』。然，又對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罪而制定波羅夷時，依世尊而以愚癡人之語呼。然，此非依惡心，非依憤怒，以如實之相。何等是其如實之相耶？大王！凡於今生，無四諦之現觀者，人是癡妄，行何事而其結果亦與〔所期〕不同。依此而言愚癡人。大王！如是依世尊而以〔示〕迦蘭陀子須提那長老之本性之語呼之，非以不實之語。」

「尊者那先！譬如雖是本性，一切呵責〔他〕之語者，予科罰金。蓋依止於事實，只用來不和之語而呵責者彼是有罪。」

「大王！對於犯罪者作問訊、起迎、尊敬、贈品，卿曾聞耶？」

「尊者！無。雖依如來之理由，雖於如何之處，犯罪是相應於呵責，相應於譴責。截彼之上肢，拷問⑧、縛、殺、放逐。」

「大王！然者世尊是作應作，非作不應作。」

「尊者那先！雖作應作之事，應作適當而快適。尊者那先！人天世界因聞如來之事而慚愧，因見如來而愈然，因接近近侍而更之也。」

「大王！腹部膨滿⑨者，醫師給與強烈之下劑耶？」

「尊者！然。欲令治癒，則與之。」

232
「大王！如是，如來爲寂一切煩惱之病，給與教誡。大王！如來之言者雖粗，令柔和、柔軟有情。大王！譬如熱湯應柔之者，柔而柔軟。大王！如是，如來之言雖是粗，亦有益，伴隨悲愍。大王！譬如父之言於子而有益，伴隨悲愍。大王！如是，如來之言雖是粗，亦有益，伴隨悲愍。大王！如來之言雖是粗，亦斷有情之煩惱。大王！譬如令飲之惡臭牛糞、不味之藥，有情之病則痊癒。大王！如是，如來之言雖是粗，亦有益，伴隨悲愍。大王！譬如大量之兜羅綿落於身上，不起苦痛。大王！如是，如來之言雖是粗，任何人亦不生苦痛。」

「尊者那先！問者依許多之事例而善解。〔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三 樹無思之問

大王「尊者那先！依如來如是說：

無思而無以聞分物

能知者於此無識之蘇芬樹

汝婆羅門！勤精進⑩不放棄

何故起居問安穩耶？

然，又言：

如是般達那樹

不直接招喚

婆羅墮闍！對我言

聞我之所言⑪

尊者那先！若樹是無思之物，然者「般達那樹與婆羅墮闍對話」之言是邪。若般達那樹與婆羅墮闍之對話，然者，「樹是無思」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所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樹是無思』。然又般達那樹與婆羅墮闍對話。然，此言是由世間通稱之言。大王！對話不存在於無思之樹。大王！然，樹神止住其樹。於此言樹者即其同義語。言樹對話，此是世間之通稱。大王！譬如人稱滿載穀物之車是穀物車。然，其車非由穀物而成，穀物滿載於車故，人稱穀物車。大王！如是，非與樹對話，樹是無思。然，於此言樹者與樹神止住其樹是同義語。言與樹對話此是世間之通稱。大王！又譬如稱攪拌乳攪拌酪。彼所攪伴非酪。彼稱攪拌乳攪拌酪。大王！如是，非與樹對話，樹是無思。然，於此言樹者即與住其樹之樹神是同義語。言與樹對話此是世間之通稱。大王！又譬如稱欲成就未存在者，我成就未存在者。以未成就為稱已成就，此是世間之通稱。大王！如是，非與樹對話，樹是無思。然，於此言樹者與樹神止住其樹是同義語。言與樹對話，此是世間之通稱。大王！如來亦依人用其世間之通稱，宣示法於有情。」

234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四 二施食大果之間

「尊者那先！依法合誦之諸長老如是說：

鍛工淳陀之〔所供養〕

食食已耶？—我聞

劇烈遂至死

智者不罹重病^⑩。

然，又依世尊如是言：『阿難！此等二之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何等為二耶？如來食其食已證無上正等覺之施食與如來食其食已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之施食，此等二之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⑪。尊者那先！若淳陀之〔所供養〕，以食食已耶！如來生劇烈之病，痛烈遂至死而生苦受者，然者，「此等二之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之言是邪。若此等二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

235

有大功德，然者，「世尊受淳陀之〔供養〕，以食食已耶！生劇烈之病，痛烈遂至死而生苦受」之言是邪。尊者那先！其施食含毒故有大果耶？起病之故有大果耶？滅壽之故有大果耶？滅人天之眼故有大果耶？奪世尊之命故有大果耶？爲折伏反對者之說而說明其理由。人人混迷〔世尊〕因貪欲過食而赤痢生。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法合誦之長老而如是說：

鍛工淳陀之〔所供養〕

食食已耶？——我聞

劇烈遂至死

智者不罹重病。

然又依世尊如是言：「阿難！此等之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何等爲二耶？如來食其食已證無上正等覺之施食與如來食其食已於無餘涅槃界般涅槃之施食，此等二之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大王！其施食有多功德、多異熟、種種功德。大王！天神言：「此是世尊

236

最後之施食」而滿足、意歡喜，以天撒入樹茸之滋養素。其食充分地烹煮，美味而易於消化。大王！依其食，世尊非未生之病生。大王！世尊之身自然衰弱，壽行已盡時，所生之病愈增進。大王！譬如自然流之流於降大雨時，成愈〔大暴流〕激流。大王！如是世尊之身自然衰弱，壽行已盡之時，所生之病愈增進。大王！自然燃燒之火，加其他之燃料時，燃點愈盛。如是，大王！世尊之身自然衰弱，壽行已盡之時，所生之病愈增進。大王！又譬如自然膨脹於腹中，若嚙下其他之物時，則愈膨脹。大王！世尊之身自然衰弱，壽行已盡之時，所生之病愈增進。大王！其施食非爲有罪，不得歸罪於彼〔施食〕。

「尊者那先！依如何之理由其等二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耶？」

「大王！依入法之繼續思惟此等二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

「尊者那先！依如何入法之繼續思惟此等二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耶？」

「大王！依入順逆於九次等住定此等二施食是等果、等異熟，比其他之施食更有大果，有大功德。」

「尊者那先！如來唯二日深入順逆於九次第住定耶？」

「大王！然。」

「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對此佛田所作無比、最勝之布施，亦無法比擬此等二之施食。希有哉，尊者那先！未曾有哉，尊者那先！九次第住定是大也。依九次第住定而布施更有大果，更有大功德。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五 佛〔舍利〕供養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阿難！汝等依供養如來之舍利而不無障礙』^⑭。然，又如是言：

供養應供養者其馱都，

如是作者由此往天上。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而言：『阿難！汝等依供養如來之舍利而不無障礙』，然者

供養應供養者其馱都，

如是作者由此往天上。

之言是邪。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供養應供養者其馱都，

如是作者由此往天上。

然者，『阿難！汝等依供養如來之舍利而無不障礙』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阿難！汝等依供養如來之舍利而不無障礙』。然，又依世尊言：

供養應供養者其馱都，

如是作者由此往天上。

然，言『阿難！汝等依供養如來之舍利而不無障礙』者，非關於一切人而言，關於勝者（佛）之子言。大王！蓋取勝者之子而供養非此本務。專心於諸行之把持、如

理作意、念處隨觀、把握所緣之精髓、與煩惱之戰、真實義者，此是勝者之子所應作。供養是餘他之人天所應作。大王！譬如象、馬、車、弓、劍、書、印算之學與刹帝利之秘典、傳承、思慮、戰術、作戰之實習是於地上之王子所應作。耕作、商業、牧牛是餘他大多數之毘舍、首陀羅之所應作。大王！如是，供養非此勝者子之本務。專心於諸行之把持、如理作意、念處隨觀、把握所緣之精髓、與煩惱之戰、真實義者，此是勝者之子所應作。供養是餘他之人天所應作。大王！又譬如梨俱吠陀、耶柔吠陀、沙磨吠陀、阿闍婆吠陀、〔大人相〕、古傳說、古話、語彙、儀軌、音韻語源、語法、文法、語法論、前兆占、夢判斷、占相、吠陀之六支、月蝕、日蝕、慧星之飛行、月與遊星之相剋、天鼓鳴、相合、流星之隕下、地震、天火、電光、地空、天文、世間相、犬鹿之占、中間占、混合占、鳥之囀聲鳴聲之學是婆羅門青年所應作。耕作、商業、牧牛是餘他之毘舍、首陀羅之所應作。大王！如是，供養此非勝者子之本務。專心於諸行之把持、如理作意、念處隨觀、把握所緣之精髓、與煩惱之戰、真實義者，此是勝者子所應作。供養是餘他之人天所應作。是故，大王！如來言：「勿專心於非此等之本務，專心於此等之本務」，又說示：「阿難！

汝等依供養如來之舍利而不無障礙」。大王！若如來對彼等勝者之子不如是說，彼等捨棄自己之依、鉢而作佛之供養。」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石片落於世尊足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行〔於大地〕時，此無思之大地隆起屈沒，屈沒隆起』，然而又言：『世尊^⑤之足因石之破片而受傷』。彼石之破片落於世尊之足，何故不避開世尊之足耶？尊者那先！若世尊行〔於大地〕時，此無思之大地隆起屈沒，屈沒隆起，然者，『世尊之足因石之破片而受傷』之言是邪。若世尊之足因石之破片而受傷，然者『世尊行〔於大地〕時，此無思之大地隆起屈沒，屈沒隆起』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甚深而難解。〔此〕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世尊行〔於大地〕時，此無思之大地隆起屈沒，屈沒隆起是真實。然，又世尊之足因石之破片而受傷。然，其石之破片非依自己之法性而落，依提婆達多之策略而落。大王！提婆達多幾百千年之間對世尊懷有憎惡。彼依其憎惡，幾以重

閣般之大石放下言：「應落於世尊之〔頭〕上」。然，爾時二石由地中飛出令受其石。其時，因與其等之石相衝突，由大石斷片碎破於彼方，落此方時，落於世尊之足。」

「尊者那先！然，恰如二石以受大石。破片亦應受阻。」

「大王！雖某物受阻，亦至於洩、流、失。大王！譬如以手握水，亦由指間洩漏、流、失；乳、酪、糖、蜜、熟酥、油、魚肉汁^㉔以拳握，亦由指間洩漏、流、失。

大王！如是，因受而接近，與二石衝突，由大石之斷片碎破而落於彼方此方時，落於世尊之足。大王！又譬如微、細、小、塵之砂以拳握，亦由指間洩漏、流、失。

大王！如是，為受阻而接近，因與二石衝突，由大石之斷片碎破而落彼方，此方之時，落於世尊之足。大王！又譬如一塊之飯雖含嘴於，如至由口洩漏、流、失。大王！如是，為受阻而接近，因與二石衝突，由大石之斷片碎破而落彼方此方時，落於世尊之足。」

「然，尊者那先！大石因二石受阻。然，恰如大地之所作，破片亦〔對世尊〕有所崇敬。」

「大王！此等之十二人不崇敬。何等為十二耶？貪者因貪欲而不崇敬，怒者因瞋

242 恚而不崇敬，癡者因愚癡而不崇敬，掉舉者因我慢，無德者因非殊勝，過頑者因無慎、卑劣者因卑劣之性、饒舌家因無主、不喜捨者因慳貪、苦痛者因復仇、貪婪者因貪所征服、專收利者不崇敬。大王！此等之十二人不崇敬。大王！若其破片不由大石〔飛〕離，二石飛出，亦應阻止其大石之破片^㉕大王！然，破片亦不受止於址上，亦不止於空中，因石衝突之勢而碎破，不定方角落彼方此方時，落於世尊之足。

大王！又譬如因旋風而吹枯葉，不定落方角之彼方於此方。大王！如是，此破片不止於地上，不止於空中，因石衝突之勢而碎破，不方角落彼方此方時，落於世尊之足。大王！然而，其破片因落於世尊之足，亡恩慳貪之提婆達多至受〔地獄〕苦。」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 唱偈而得食與作施論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

唱偈〔得食〕我非應食，

婆羅門！此非諸正觀者之法，

諸佛斥唱偈〔而得食〕，
婆羅門！法存之時，此〔諸佛之〕生活法¹⁸。

然，又世尊對衆宣示其法，宣說之時，次第說法，即先作施論，後作戒論。一切聞彼世間主世尊之所說耶！人天準備作布施，世尊之弟子享受其所奉之布施。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唱偈而得食我非應食』，然者，『世尊最初作施論』之言是邪。若世尊最初作施論，然者，『唱偈得食是諸佛所斥』之言是邪。所以者何？尊者那先！若一切應供養者對在家者說食布施之果報，彼等在家者聞彼之法談而淨信不絕，作布施。享受其布施者即以食唱偈而得食。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微妙甚深。〔此〕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唱偈而得食者我非應食』。然，世尊最初作施論。然最初因施論令人歡喜，後爲〔守〕戒之教誡此是一切如來之習慣。大王！譬如有人，對於幼童，例如最初給與鋤遊、倒豎遊、鍋遊¹⁹、風車遊、架遊、車遊、弓遊之玩具，後以作各自之作爲教誡。大王！如來最初因施論而令心歡喜，後於〔守〕戒之教誡。大王！又譬如醫師對於病人，最初爲附與體力，令四五日之間²⁰喝油，

後用下劑。大王！如是，如來最初因施論而令心歡喜，後〔守〕戒之教誡。大王！施者、施主之心柔軟、柔和、溫和，如是，依其布施之橋樑，依布施之船，渡輪迴海之彼岸。是故，如來最初教示業地。然，依此不犯身表、語表〔之罪〕。」

「尊者那先！卿言表其表有幾何耶？」

244 「大王！表是此等之二。即身表與語表。而身表有二，即有罪與無罪。又語表有二，即有罪與無罪。何等爲有罪身表耶？於此，有比丘〔爲行乞〕近於家，立於不適當之處而不去其處。此是有罪身表。聖者依如是之身表不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輕視²¹、輕侮、輕蔑、呵責、無視、不尊敬、爲破生活法者之數。大王！又如，於此有比丘〔爲行乞〕近於家，立於不適當之處，言『若如是，此之人人見我！』，恰如被觀賞之孔雀，伸展其首而注視，依此人人見彼。此亦是有罪身表。聖者依如是之身表而不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輕視、輕侮、輕蔑、呵責、無視、不尊敬、爲破生活法者之數²²。

何等是無罪身表耶？於此有比丘〔爲行乞〕行於家，有念，有定，有正知，隨教示而行於諸處，立於適當之場處，對於欲與之人人而立，對於不欲與之人人而去。

此是無罪身表。聖者依如是之身表而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稱讚、讚歎、歎譽、〔煩惱之〕損滅行者、爲清淨生活者之數。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如是說：

245 諸賢呵責請求

諸賢呵責請求

聖者等待而立

此諸聖之請求²⁴⁶

此是無罪身表。

何等是有罪語表耶？大王！於此有比丘依語種種之物，即表示衣服、飲食、牀座、醫藥資具。此是有罪語表。聖者依如是之語表而不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輕視輕侮、輕蔑、呵責、無視、不尊敬、爲破生活法者之數。大王！又如，於此有比丘言：「我欲此」，令他人聞如是之語，以此語請他人時而得其物，此亦有罪語表。聖者依如是之語表而不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輕視、輕侮、輕蔑、呵責、無視、不尊敬、爲破生活法者之數。大王！又於此有比丘依語之廣說：「應與比丘如是與如是」令衆，彼等聞彼言而持所言之物而來。此亦是有罪語表。

246 聖者依如是之語表而不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輕視、輕侮、輕蔑、呵責、無視、不尊敬、爲破生活法者之數。大王！長老舍利弗於日落夜分生病之時，依長老目犍連訊問〔有效用〕之藥而費語。彼因費其語而得藥。時，長老舍利弗言：「由於費語，找得此藥。我不破生活法」，怖畏生活法之破而斥其藥不服用。此亦是有罪語表。聖者依如是之語表而不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輕視、輕侮、輕蔑、呵責、無視、不尊敬、爲破生活法者之數。

何等是無罪語表耶？大王！於此有比丘，要藥之時，招呼彼於有親族之家，作如是語表。此是無罪語表。聖者依如是之語表而食所表示之物。其人對於聖者之衆作稱讚、讚歎、歎譽、爲清淨生活者之數，由如來所讚可。大王！依世尊而斥耕田婆羅墮闍婆羅門之食，〔世尊〕解明、解說〔其問〕，誘致、說伏〔彼〕，依更正而出。是故，如來拒絕、不享受、斥其施食。」

二施食耶？

「大王！如來食時，天神常取天之滋養素而近侍，〔如來〕摘上每一口一口撒入

天之滋養素。大王！譬如王料理人於王食之時，取汁而近侍，〔食物之〕小片每撒入其汁。大王！如來食時，天神常取天之滋養素而近侍，〔如來〕摘上每一口一口撒入天之滋養素。大王！如來於毘蘭若食乾麥時，天神以天之滋養素而濕潤、奉獻。依此而保持如來之身。」

「尊者那先！彼等天神是幸，常恆熱心而行愛護如來之身耶！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八 說法休止之問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爲度大人聚，於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其間成熟一切知智』。然，又言：『達一切知性耶！心傾於休止，^㉔不傾於說法』。尊者那先！譬如某射手或射手之弟子於長時日之間，爲戰爭學射術之後，大會戰到來之時於躊躇，尊者那先！如是，如來爲度大人聚，於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其間成熟一切知智之後，達一切知性，其如來躊躇說法，尊者那先！某力士或力士之弟子於長時日之間，學角技之後，角力競技會到來之時於躊躇。尊者那先！如來爲度大人聚，

於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其間成熟一切知智之後，達一切知性，其如來躊躇說法。

248 尊者那先！如來怖畏故而躊躇耶？或不適故而躊躇耶？或衰弱故而躊躇耶？或非於一切知性故而躊躇耶？如何爲其理由耶？卿對予語理由，令斷絕疑惑！尊者那先！若如來爲度大人聚，於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其間成熟一切知智，然者『達於一切知性耶！心傾於休止，不傾於說法』之言是爲邪。若達一切知性耶！心傾於休止，不傾於說法，然者，『如來爲度大人聚，於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其間成熟一切知智』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甚深而難解。〔此〕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249 「大王！如來爲度大人聚，於四阿僧祇劫百千劫之間，其間成熟一切知智。然而，又達一切知性耶！心傾於休止，不傾於說法。見此法是甚深、微妙、難見、難覺、殊妙、難達與有情執於阿賴耶，見確執個體見，思惟何說耶？如何而說耶？心傾於休止，不傾於說法。心思惟有情之通達力。大王！譬如外科醫師診斷侵入一切病之人，思惟依如何之處置，或依如何之醫藥，治癒此人之病耶？大王！如來見侵入人一切煩惱之病與法之甚深、微妙、難見、難覺、殊妙、難達，說何？如何而說耶？心傾於休止，不傾於說法。心思惟有情之通達力。大王！又譬如利帝利王灌頂耶？

所屬於王，依王而衣食之人人，即見守門者、近衛兵、會衆、市民、兵士、宮使、侍臣，思惟攝護何者耶？如何而攝護耶？大王！如來見法之甚深、微妙、難見、難覺、殊妙、難達與有情執於阿賴耶，確執個體見，說何耶？如何而欲說耶？心傾於休止，不傾於說法。心思惟有情之通達力。大王！然，依梵天之勸請而說法，此是一切如來之法性。如何是其理由耶？當時，苦行者、普行者、沙門、婆羅門，如何之人，一切亦以梵天爲天，尊敬梵天，歸趣梵天。是故，依如是有力、有名、高名、令名之最上者、最高者而歸命，人天世界亦應歸命、信順、勝解。大王！依如是之理由，由梵天勸請如來說法。大王！譬如某王或王臣歸命恭敬於某人，如是由於更有力人之歸命，其他之人人亦歸命恭敬。大王！如是，梵天歸命於如來之時，人天世界亦歸命於如來。大王！世間愈應供養。是故，彼大梵天勸請一切如來說法，依其理由，梵天勸請如來說法。」

「善哉，尊者那先！問者善解，解答極妙。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 佛師之問

尊者那先！依應供、正等覺者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如是，阿邏羅迦藍摩雖是我之師，卻以弟子之我置於與自己同等，且以大尊敬尊敬我」。尊者那先！若如來無師，然者，「諸比丘！如是，阿邏羅迦藍摩雖是我之師，卻以弟子之我置於與自己同等」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而言：「諸比丘！如是，阿邏羅迦藍摩雖是我之師，卻以弟子之我置於與自己同等」，然者，「我無師」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大王！若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於我無師，亦無等者，於人天界」

無敵我者

然，又依如來言：「諸比丘！如是，阿邏羅迦藍摩雖是我之師，卻以弟子之我置於與自己同等，且以大尊敬來尊敬我」。然，此語爲〔佛〕正覺以前，未現等覺之菩薩時，關於〔阿邏羅迦藍摩〕是師之宣說。大王！〔佛〕正覺以前，未現等覺之菩薩時，有此等之五師，菩薩於彼等所教導，於各各之處過日。何等爲五耶？大王！菩薩之出生，立刻有八位婆羅門，即羅摩達奢^⑥、羅迦耶、曼提、楊尼耶、斯耶瑪、斯普家、斯達 等之占相者，彼等告彼之祥福，爲之守護。彼等是最初之師。大王！其次，又菩薩之父淨飯王高貴之出生於當時西北地方，貴族而能語，通文法，通六支吠陀之薩婆蜜多，招致婆羅門而以黃金之水瓶，注水言：「令與此童子學」，此是第二之師。大王！其次，又有天神，激勵菩薩，聞其天神言，菩薩驚訝，興奮，於其剎那遠離而出家，此是第三之師。大王！其次，又有阿邏羅迦藍摩，此是第四之師。大王！其次，又有鬱陀羅羅摩子，此是第五之師。大王！此等是〔佛〕正覺以前，未現等覺之菩薩時之五師。然而，彼等是世間法之師。大王！然，於此出世間法，獲得一切知智，無有教如來者。大王！如來是獨立、無師。是故，依如來言：

於我無師

亦無等者

於人天界

無敵我者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十 沙門之間

大王「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諸漏已盡故是沙門』。然，又依世尊言：『善哉，

大王！具足四法之人，於世間稱彼是沙門。』」

於世間稱彼是沙門

。於此，四法者是忍辱、小食、樂捨離、無所有。此等爲一切漏不盡，唯有有煩惱者。尊者那先！若諸漏已盡故是沙門，然者

具足四法之人

於世間稱彼是沙門

之言是邪。若具足四法之人爲沙門，然者，「諸漏已盡故是沙門」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253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漏已盡故是沙門』。然，又言：

具足四法之人

於世間稱彼是沙門

。大王！此以各各人之特性而言。然，言「諸漏已盡故是沙門」者此是無餘之言。大王！爲一切煩惱之止息而行者，以彼等總比言漏盡之沙門是第一。大王！譬如於一切陸生、水生之花中，言素馨是第一，凡所餘下之各種花唯花而已，比於彼等之素馨是人所愛好、所賞愛。大王！如是，爲一切煩惱之止息而行者，彼等總比言漏盡之沙門第一。大王！又譬如一切穀類之中，言米是第一，凡所餘下之各種穀類，是養身之食，其等總比言米是第一。大王！如是，爲一切煩惱之止息而行者彼等總比言漏盡之沙門是第一。」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254

第四品

第一 讚言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①！他人讚言我或我法或我之僧伽，汝等對此爲慶喜、欣喜、憍逸於心』。然，又如來對施羅婆羅門作如實之讚言時，慶喜、欣喜、憍逸，愈更稱揚②自德。」

施羅！我是王

無上之法王

我依法轉輪

無逆轉之輪③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諸比丘！他人讚言我或我法或我之僧伽，汝等對此不爲慶喜、欣喜、憍逸於心』，然者，「施羅婆羅門作如實之讚言時，（如來）慶喜、欣喜、憍逸，愈更稱揚自德」之言是邪。若施羅婆羅門作如實之讚言時，（如來）慶喜、欣喜、憍逸，愈更稱揚自德，然者「諸比丘！他人讚言我或我法或我之僧伽，

汝等對此不爲慶喜、欣喜、僥逸於心」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255 下讀「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他人讚言我或我法或我之僧伽，汝等對此不爲慶喜、欣喜，僥逸於心』。然而，又施羅婆羅門作如實之讚言時，〔如來〕愈更稱揚自德。」

施羅！我是王

無上之法王

我依法轉輪

無逆轉之輪

大王！前者是世尊顯示法、本來④、非僞、實、真之本性、特質、特相而說：「諸比丘！他人讚言我或我法或我之僧伽，汝等對此不爲慶喜、欣喜、僥逸於心」。又，施羅婆羅門作如實之讚言時，〔世尊〕愈更稱揚自德言：「施羅！我是王，是無上法王」者，此不爲利得，不爲名聲，不爲得〔黨〕，不欲爲弟子，「如是，三百位之學童通達此法」，依彼哀愍、悲憐、饒益。如是，愈更稱揚自德。」

施羅！我是王

無上之法王

依法而轉輪

無逆轉之輪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二 不害與折伏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

於此世不害他人

快樂親切於他人

然，又言：

應折伏者折伏

應攝受者攝受⑤

256 尊者那先！言折伏者是截手、截足、毆打、縛綁、拷問、死刑、不斷加以傷害。

此言不相應於世尊，又世尊不相應於此言。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

於此世不害他人

快樂親切於他人

如是言者，然，

應折伏者折伏

應攝受者攝受

之皆是邪。若依世尊言：

應折伏者折伏

應攝受者攝受

如是言者，然，

於此世不害他人

快樂親切於他人

之言爲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

於此世不害他人

快樂親切於他人

然，又依世尊言：

應折伏者折伏

應攝受者攝受

於此世不害於他人者，大王！此是一切如來所讚可。此是其教誡，此是其說法。

大王！法是以不害爲特相。此是〔示〕其本性之言。大王！然，如來言：

應折伏者折伏

應攝受者攝受

此是如次之意，大王！掉舉心是應折伏，退縮心是應攝受。不善心是應折伏，善

心是應攝受。非如理作意是應折伏，如理作意是應攝受。邪行是應折伏，正行是應

攝受。非聖是應折伏，聖是應攝受。盜賊是應折伏，非盜賊是應攝受。」

「尊者那先！彼然。然，今卿歸我之〔論〕點。即予之問，到達予之問題。尊者那先！盜賊是如何依折伏者而折伏耶？」

「大王！盜賊是依折伏者應如是之折伏。呵責者應呵責，處罰者應處罰，放逐者應放逐，縛綁者應縛綁，死刑者應死刑。」

「尊者那先！以死刑盜賊是諸如來而讚可耶？」

「大王！不然。」

「何故，盜賊之應教誡者是如來所讚可耶？」

「大王！一切之死刑者，彼非依如來之讚可而死刑，依自己之所行而死刑。然，

彼欲受法之教誡。大王！無辜、無罪、行於街道之人依有思量之人而殺是可能耶？」

「尊者！不然。」

「大王！依如何之理由耶？」

「尊者！是無辜之故。」

「大王！如是，盜賊是非依如來之讚可而殺，彼依自己之所行而殺。依此，教誡是犯何過耶？」

「尊者！不然。」

「大王！然者，如來之教誡是正教誡。」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三 比丘退去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我不忿怒，遠離頑迷』^⑥。然，如來^⑦令長老舍利弗、目犍連及會眾俱退去。尊者那先！如來忿怒而令會眾退去耶？或滿足而今〔會眾〕退去耶？最初，卿應知^⑧此為如是如是。尊者那先！若忿怒而令會眾退去，然者，『如來忿怒未斷』。若滿足而令〔會眾〕退去，然者，『如來對無根據之事，不知〔事實〕而令〔會眾〕退去』。此亦兩刀論法之間。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我不忿怒，遠離頑迷』。然，又令長老舍利弗、目犍連上首之會眾退去。然，此非依忿怒而令〔會眾〕退去。大王！於此，有某人，為大地之樹根、或石^⑨或礫、或杭、或破片、或凹凸之地阻礙而跌倒。大王！大地忿怒而使彼跌倒耶？」

「尊者！不然。大地亦不忿怒，亦不欣喜，大地脫離愛好與嫌惡。彼不注意之故，阻礙而跌倒。大王！如是，如來亦不忿怒，亦不欣喜，應供、正等覺者之如來脫離

愛好與嫌惡。彼等依自身之所作，依自己之罪而退去。大王！又譬如大海不共存屍骸，於大海中之貝、水草、綠葉草、屍骸，迅速被推上岸。大王！大海忿怒而將彼等推上岸耶？」

「尊者！不然。大海亦不忿怒，亦不欣喜。大海脫離愛好與嫌惡。」

「大王！如是，如來亦不忿怒，亦不欣喜，應供、正等覺者之如來脫離愛好與嫌惡。彼等依自己之所作，依自己之罪而退去。大王！恰如大地阻礙人之跌倒。如是，是最勝勝者之教阻礙人之退去。恰如大海之屍骸被推上岸^⑩。如是，是最勝勝者之教所阻礙人之退去。大王！然，如來令彼等退去，欲彼等之利益，欲饒益，欲幸福，欲清淨。即如是，此等者欲由生、老、病、死脫離而以追放。」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四 佛一切知者之間

「尊者那先！卿等言：『如來是一切知者』^⑪。然，又言：『以舍利弗、目犍連爲上首之比丘僧伽由如來令退去之時，車頭之釋迦族與娑婆主梵天舉種子喻與〔幼

260 犢喻而令世尊嘉納、嘉、赦、諒知』^⑫。尊者那先！依此，世尊嘉納^⑬、嘉、赦、諒知、安之，其譬喻如來不知耶？尊者那先！若如來不知其譬喻，然者，『佛非一切知者。若知爲高興，欲試〔彼等〕而令退去，然者，『如來有非悲愍性。此亦兩刀論法之問，難覺，〔此〕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如來是一切知者。然，又世尊依其譬喻而緩和、嘉、赦、諒知。大王！如來是法主。而且彼等人天以如來之宣示依譬喻而令滿足世尊、歡喜、嘉納，而如來嘉納彼等而『善哉』隨喜。大王！譬如婦人以夫所有之財而令夫滿足、歡喜、嘉納，而夫對彼女隨喜『善哉』。大王！如是，車頭之釋迦族與娑婆主梵天以如來之宣示依譬喻而令如來滿足、歡喜、嘉納，而如來嘉納彼等而『善哉』隨喜。大王！又譬如理髮師以王所有之黃金櫛裝飾王之頭髮，令王滿足、歡喜、嘉納，而王嘉納彼，賜下隨其所欲之賜物。如是，大王！車頭之釋迦族與娑婆主梵天以如來之宣示依譬喻而令如來滿足、歡喜、嘉納，而如來給彼等〔到達〕一切苦^⑭解脫〔之法〕。大王！又譬如弟子取和尙之食物、飲食而伺候和尙，令和尙滿足、歡喜、嘉納，而和尙隨喜於彼。大王！如是，車頭之釋迦族與娑婆主梵天以如來之宣示依譬喻而令如來滿

足、歡喜、嘉納，而如來對彼等認受『善哉』。」天鼓既來之宣示着聲而會說來露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在諸佛諸聖、諸尊、諸勝之面前讚頌

261

第五 無家無屋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云云讚頌、稱揚其功德者、高讚、而讚譽聲聲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尊者那先！若依如來言：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令多聞者住其處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然者， 如是言：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 無家無屋者，此牟尼之見。大王！然，於世尊言...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無家無屋者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此牟尼之見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然，又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大王！依世尊言：「無家無屋者，此牟尼之見」，此是無餘蘊之語，是無餘地之語，是決著之語，此是順應於沙門，適應於沙門、相當於沙門，是沙門之行境，是沙門之行道，是沙門之行履。大王！譬如林棲之鹿徘徊林中，無家無住所，隨其所欲而行。大王！比丘應思惟：「無家無屋者，此牟尼之見」。大王！然，依世尊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此是世尊見二事而說。何等爲二耶？精舍〔建立〕之施是一切諸佛所稱讚、讚歎、讚可、歎譽。作此精舍建立之施後，可解脫生老病死^⑩，此是精舍建立施之第一功德。然，又精舍存在時，甚多比丘^⑪可得與聰明之比丘親交，欲會見者至便，無住所時難會見。此是精舍建立施之第二功德。世尊見此等之二事言：

建立愉快之精舍

令多聞者住其處

對此，依諸佛子而不可執著於家之生活。」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六 胃自制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

行乞勿放逸

於胃須自制^⑫

然，又依世尊言：「優陀夷！我有時亦食緣滿此鉢者，亦食彼以上者」。

若依世尊言：

行乞勿放逸

於胃須自制

然者，「優陀夷！我有時亦食緣滿此鉢者，亦食彼以上者」^⑬之言是邪。若依世尊言：

「優陀夷！我有時亦食緣滿此鉢者，亦食彼以上者」然者

行乞勿放逸

於胃須自制

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

行乞勿放逸

於胃須自制

然，又言「優陀夷！我有時亦食緣滿此鉢者，亦食彼以上者」。大王！依世尊言：

行乞勿放逸

於胃須自制

者是〔表示〕本性之語，是勝者、牟尼、阿羅漢、辟支佛、一切知者之言。大王！於胃無自制者即殺生物、不與取、通他人之妻、作妄語、飲酒、殺母、殺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以惡心出如來身血。大王！提婆達多於胃無自制，破和合僧，蓄積一劫間（苦受）惡業。大王！如是，見其他種種之事例，依世尊言：「於胃須自制」。大王！於胃自制者，作四諦之現觀，作證四沙門果，於四無礙解、九次第住定、六神通而得自在，圓成全沙門法。大王！美鳩於胃有自制，震駭三十三天界，供奉天主帝釋。大王！如是，見其他種種之事例，依世尊言：「於胃須自制」。大王！然，

依世尊言：「優陀夷！我有時亦食緣滿此鉢者，亦食彼以上者」，作了應作，完了所作，成就目的，完成究竟²⁶⁴無障礙，依一切知者、獨存者之如來而對自己而言。大王！譬如對於下痢²⁶⁵、嘔吐、浣腸之病人，可望適當之處理。大王！如是，有煩惱，不見四諦者，於胃須自制。大王！譬如如有光輝，有光澤，質良明澄之摩尼珠者不用磨、琢、淨化。如是，大王！達於佛陀境界究竟之佛世尊，作所作而無障礙。」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七 法律隱覆之問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²⁶⁶！如來宣示法與律是令顯露者光輝，隱覆者不光輝』。然，又波羅提木叉之讀誦與全律藏令秘匿、隱覆。尊者那先！若律之制定是令顯露而光輝，人人則於勝者之教，得正知，得圓成。然而，依如何之理由而一切之學、自制、制御、戒德、正行之制定，義味、法味、解脫味之〔全律藏令秘匿、隱覆耶？〕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諸比丘！如來宣示之法與律是令顯露者光輝，隱覆者不光輝』，然者，『波羅提木叉之讀誦與全律藏令秘匿、隱覆』之言

是邪。若波羅提木叉之讀誦與全律藏令秘匿、隱覆，然者：「諸比丘！如來宣示之法與律是令顯露者光輝，隱覆者不光輝」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如來宣示之法與律是令顯露者光輝，隱覆者不光輝』。然，又波羅提木叉之讀誦與全律藏令秘匿、隱覆。然，此非〔秘匿〕於一切人，定結界而秘匿。大王！波羅提木叉之讀誦者依世尊而有三種之定結界而秘匿。依古昔諸如來之習慣而秘匿，爲法之尊重而秘匿，爲比丘地之尊重而秘匿。如何依古昔諸如來之習慣而秘匿耶？大王！波羅提木叉之讀誦於比丘中讀誦，對其他之人則秘匿，此古昔一切諸如來之習慣。大王！譬如利帝利之政略唯利帝利而行，是故，爲利帝利世界之習慣，對於其他人則秘匿。大王！如是，波羅提木叉之讀誦於比丘中讀誦，對於其他人則秘匿。如是，波羅提木叉之讀誦依古昔諸如來之習慣定結界而秘匿²⁴。

如何是法之尊重而秘匿耶？大王！法是尊嚴、重大。此正行者得完全智。依傳承正行者而速得其完全智，依傳承而不正行者不速得。此真實法、最勝法依傳承而不入於不正行者之手中，則不輕視、賤視、輕侮、輕蔑、呵責。此之真實法、最勝法不入於惡人²⁵之間，則不輕視、賤視、輕侮、輕蔑、呵責，如是波羅提木叉之讀誦爲法之尊重定結界而秘匿。大王！真正、最勝、極勝、優美、良質²⁶之赤梅檀木入莎瓦羅（賤民之街）而輕視耶？大王！如是，此真實法、最勝法依傳承而不入於不正行者之手中，則不輕視、賤視、輕侮、輕蔑、呵責，此之真實法、最勝法不入於惡人之間，則不輕視、賤視、輕侮、輕蔑、呵責，如是，波羅提木叉之讀誦是法之尊重定結界而秘匿。

波羅提木叉之讀誦如何是比丘地之尊重定結界而秘匿耶？大王！比丘之地位是無比、無量、無價。何人亦不能評價、比較、衡量。如是，住立於此比丘之地位者不與世間等同，波羅提木叉之讀誦唯於此等之比丘中而行。大王！譬如任何存於世間之或依、或絨毯，或象²⁷、駿馬、車、金銀、摩尼、眞珠女寶等或強酒之最勝、極勝者悉屬於王。大王！於世間善逝傳承之學、正行、自制、戒、律儀之德悉屬於比丘僧伽。如是，波羅提木叉之讀誦是比丘地之尊敬定結界而秘匿。」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八 妄語輕重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故意之妄語是波羅夷²⁶⁷』。然，又依如來言：『若故意妄語，則犯輕罪，要於一比丘之處告白』。尊者那先！依一妄語而破門與依一妄語而得恕，此兩者之差別如何，差異如何。尊者那先！若依世尊言：『故意之妄語是波羅夷』，然者，『若故意妄語，則犯輕罪，要於一比丘之處告白』之言是邪。若依如來言：『若故意妄語，則犯輕罪，要於一比丘之處告白』，然者，『故意之妄語是波羅夷』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間，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故意之妄語是波羅夷』。然而，又言：『若故意妄語，則犯輕罪，要於一比丘之處告白』。然，此依事情而亦為重罪，亦為輕罪。大王！卿如何思彼耶？此處，有一人，以手欲打他人，卿科如何之罪於彼耶？」

「尊者那先！若被害者言：『我不容許』，則其〔加害者〕付罰金於彼不容許之〔被害者〕。」

「大王！又他人以手欲打卿，卿科如何之罰於彼耶？」

「尊者那先！令截手足，至頭如割竹而割，應沒收家之一切，應至父母兩系七代而滅絕。」

268

「大王！以手打人之時，付罰金之輕罰與以打卿之時，截手足，至頭如割竹而割，沒收家之一切，至父母兩系七代而滅絕者，其差別如何，其差異如何。」

「依對者〔之異〕也。」

「大王！如是，故意妄語之時，依對者〔之異〕，亦為重罪，亦為輕罪。」

「大王！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第九 無上醫師之間

「尊者那先！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請應當清淨其手，持最後身，為無上之醫師，為箭醫』。然，又依世尊言：『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中第一者是薄拘羅』²⁶⁸。然，知世尊之身屢病而起。尊者那先！若如來是無上之醫師，然者『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中第一是薄拘羅』之言是邪。若長老薄拘羅是無病中第一，然者，『諸比丘！我是婆羅門，諸應當清淨其手，持最後身，為無上之醫師，為

箭醫」之言是邪。此亦兩刀論法之問，向卿提出，此可依卿而解。」

「大王！依世尊如是說：『諸比丘！我是婆羅門，請應當清淨其手，持最後身，是無上之醫師，是箭醫』。然，世尊又言：『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中第一者是薄拘羅』。大王！然，此受由外之傳承，成就、通曉者之中，有關存於〔某特性〕自身之中而言。大王！世尊之弟子有佇立、經行者，彼等依佇立與經行而過晝夜。大王！然，世尊依佇立、經行、坐、臥而過晝夜。大王！凡彼等比丘之佇立、經行者於其特殊之德而優。大王！世尊之弟子有一坐食者，彼等雖然與生命有關亦不取二度食。大王！然，世尊因空腹而二度食。大王！凡彼等比丘之一坐食者，於其特殊之德而優。大王！關於此言有種種之事例。然，大王！世尊於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佛法、於佛陀之全境界而為無上。關於此言：『諸比丘！我是婆羅門，請應當清淨其手，持最後身，是無上之醫師，是箭醫』。大王！譬如於世間，某人生善，某人有財，某人有智，某人有藝，某人為勇，某人為賢。然，王優於彼等一切，為彼等中之最上。大王！如是，世尊是彼等有情中之第一，是最長，是最勝。尊者薄拘羅^⑩為無病者依〔於前生〕之決意。大王！最崇高之世尊胃病生

起時，又毘婆尸世尊與六萬八千之比丘草花病生起之時，自身亦為苦行者，彼以種種之藥除其病，〔依此彼〕為無病。故言：『諸比丘！我弟子比丘無病中第一是薄拘羅』。大王！世尊病生起之時或不生起之時，持頭陀支之時或不持之時，無等於世尊之有情。大王！依天中天之世尊於相應部之最勝寄與如是說：『諸比丘！或無足、或二足、或四足、或多足、或有色、或無色、或有想、或無想、或非想非非想之一切有情之中，言應供、正等覺者為彼等之第一^⑪』。』

「善哉，尊者那先！彼然，予如是認受。」

註① Milindapaṇḥa 羅馬本是 Milindapaṇḥo 在羅馬字本第六四頁為 Nagasena-

Milindarāja-paṇḥa nīṭhita，又卷末為 Miindassa ceva Nagasenatherassa ca paṇḥa-veyyākaraṇa-pakaranam samattam。以此 Milindapaṇḥa 為可。都連庫禮佛於錫蘭言一般取用 Milindapaṇḥo (是於羅本字本序文)。

② 歸敬偈於羅馬字本無。與義疏之序偈為同型。

③ Bahirakatha (外話) 對本書之主要內容是外的說話之意。

- ④ 「生於王家」是次偈續「彼王」。羅馬字本由次偈始。但就字句、語形者有相異。
- ⑤ 羅馬字本爲 *citrakathim*，但底本是主格。
- ⑥ 底本之 *puccha visajana* 如羅馬字本讀爲 *pucchavisajana*。讀爲 *athajalasamathita*。羅馬字本爲 *sutta*。其次之「以譬喻、方法而爲多彩」是從羅馬字本。
- ⑦ 至以下一行「有名爲舍竭之都」止從羅馬字本。與那 (*yona SK. yavana*) 是 *Ionia* 希臘人。
- ⑧ 底本之 *anupalittam* 如羅馬字本讀爲 *anupijitam*。
- ⑨ 底本之 *uccamandaia* 如羅馬字本讀爲 *ucca-m-attala*。
- ⑩ 底本之 *samajana* 如羅馬字本讀爲 *sabhajana*。
- ⑪ 原語 *Mendakapanha* 是「有關於羊」之意。其由來有關本生經第五四六所述羊與犬之種類難解於問之語。其問甚難解言：「除由無間地獄至有頂天止菩薩（佛陀之前生）外，其他無人可解之問題」。其意爲極難解之問。
- ⑫ 言三藏師之外，有二藏師、一藏師、五部師、四部師、義疏師等之長老。



- ⑬ 至「行於敬虔」止，讀從羅馬字本。
- ⑭ 以下十九之中，咒術、兵學、印算是從羅馬字本。與婆羅門之科門、十八明處皆不一致。此中，正理說之原語 *nit*（暹羅本爲 *nitit*）雖是治國策之意，於此釋爲數論、瑜伽說以及正理說。
- ⑮ 「無與彌蘭王相等者」是從羅馬字本。
- ⑯ 羅馬字本爲「亦不能吞入，亦不能吐出」。
- ⑰ 羅馬字本無。下文亦相異。
- ⑱ 以下三行於羅馬字本無。
- ⑲ 從羅馬字本。底本雖有初禪，但與下文不一致。
- ⑳ 從羅馬字本。
- ㉑ 底本雖是「降雨於非時」，若與第三之「降大雨」同類之現象者，從羅馬字本而讀。尚且次之二行，於底本亦不正確，從羅馬字本。
- ㉒ 以下四行與羅馬字本不一致。第四行之「婆羅門阿闍梨」云云者原文是複數形應改爲單數。

- ②4 對會得學藝，羅馬字本無。本文區別言學 (sikha) 與學藝 (sippa)，於以下學藝之中亦含吠陀之學。又以下之文中，其羅馬字本或有 sippa，或有 sikhitabba，或有 veda，但底本皆是 sippa。
- ②5 如原文依音韻之類似而解，從羅馬字本。
- ②6 底本其次之問答依羅馬字本而省略。
- ②7 十六之障礙以下至二〇頁之第五行止，文意上依羅馬字本。
- ②8 Vijambu 羅馬字本為 Vijambha。
- ②9 從羅馬字本取為 nanta。
- ③0 底本見此前亦有一文誤入。以下與羅馬字本相異。
- ③1 從羅馬字本。
- ③2 以下四行，至「尊者！是」，從羅馬字本補正之。
- ③3 以下三行從羅馬字本。底本得預流果者，非那先而是優婆夷。然，與下文不一致。從羅馬字本。
- ③4 從羅馬字本。
- ③5 至「長者！好」四行於羅馬字本無。
- ③6 帝須達多之事，以下之十二行於羅馬字本無。
- ③7 此偈於羅馬字本。第一偈出於 J.I.p.25。
- ③8 羅馬字本加天神之法現觀者無數。次文亦與羅馬字本不同。
- ③9 對照前文而取羅馬字本之 nissanda (等流)。
- ④0 以下與羅馬字本字句相異。
- ④1 以下至「大法雨」，從羅馬字本。
- ④2 底本為 sabbapalihi 而羅馬字本為 saccavadihi。尚且此之五偈順序、字句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④3 三四頁之彌蘭王對占相師言，是指「與予對論者誰其他有賢比丘耶？」之言。底本見此前亦存有一文。文意上是誤入。
- ④4 以下與羅馬字本不同。

第一品

- ① 以下十五行，至「卿爲如何之名耶？」，於羅馬字本無。
- ② 從羅馬字本。
- ③ 從羅馬字本而補正。底本於此「若有情不存在」云云亦有一文是誤入。一頁。底本具其體本
- ④ 以下三行羅馬字本無。
- ⑤ 底本於次就眼界乃至法界亦有問答，對次文之接續上加以省略。
- ⑥ 以下二行從羅馬字本。其次之七行與羅馬字本多相異。
- ⑦ 底本其次有「於軸中有車耶？」云云，從羅馬字本而省略。以下同。
- ⑧ 以下四行從羅馬字本而補正。以下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 ⑨ 此偈爲 S.I.p.135 出於雜阿含二二〇二（大正二、三二七b）。但說者是婆提奢羅比丘尼，與羅馬字本一致。（漢譯爲尸羅比丘尼）。
- ⑩ 底本其次之 'aganhitassa 語義不明。或爲 'aganhitass 之誤排。此文與羅馬字本相異。
- ⑪ 其次之二行從羅馬字本。

- ⑫ Antakaya 羅馬字本 Anantakaya 希臘名 Antiochos 之轉訛而來，接近於 Antakaya。
- ⑬ 此文羅馬字本無。
- ⑭ 「金工」、「吹草笛」者與羅馬字本相異。
- ⑮ 此問答羅馬字本無。
- ⑯ 從羅馬字本。
- ⑰ M.I.p.463 中阿含七七（大正一、五四四c）參照。羅馬字本與中部、中阿一致。底本有增廣。
- ⑱ 羅馬字本是 'hana。
- ⑲ thalakaraniya 羅馬字本爲 balakaraniya。
- ⑳ 此之譬喻羅馬字本無。
- ㉑ 初之一偈 S.I.p.13; p.165 雜阿含五九九（大正二、一六〇b）參照。於 Visuddhimagga 之最初引用。
- ㉒ Sn.v.184 存於羅馬字，「相應部」之語底本無。
- ㉓ 羅馬字本無。

第二品

- ① 羅馬字本是「感受苦受者何故不般涅槃耶？」。字本無。
- ② This.1003,1002。此語在巴利經中亦有。參見 Vinaya-pitaka, vol. 1, p. 160。參見 Vinaya-pitaka, vol. 1, p. 160。
- ③ 羅馬字本無「與兩手俱痛」之語。此語在巴利經中亦有。參見 Vinaya-pitaka, vol. 1, p. 160。
- ④ 百八受之語是 M.I.p.398, S.IV, p.225 出雜阿含四八五(大正二、一二四a)。
- ⑤ 羅馬字本亦列舉盜米、甘蔗情形之譬喻。
- ⑥ 底本 sabbe 羅馬字本無。

第三品

- ① 從羅馬字本。底本亦不可有「如有全苦蘊之集」之句。但說者是處從耆羅比丘尼。以下六行羅馬字本無。
- ② 從羅馬字本。底本亦誤入有「眼、耳、鼻、舌、身、意」之句。此文與羅馬字本相異。
- ③ 以下三行從羅馬字本。

- ④ 羅馬字本有「五門」，底本之 pacuttarim 讀為 pacuttaram。羅馬字本之「聞彼云云」之一文底本亦無。
- ⑤ 與羅馬字本相異。
- ⑥ 底本 thio 從羅馬字本改為 titeyya。
- ⑦ 羅馬字本作爲觸、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
- ⑧ 底本爲「眼識」，但改爲如羅馬字本。

第四品

- ① 此節羅馬字本無。
- ② na hi bhante, na sakka 與羅馬字本不同。
- ③ 從羅馬字本。
- ④ 羅馬字本此次爲 Nagasena-Milindaraja-pantha nitthita。暹羅本無。
- ⑤ 從羅馬字本，底本之 natti 改爲 na。
- ⑥ 依羅馬字本而補正。

⑦ 於羅馬字本，那先所答底本亦無。

⑧ S.I.p.57 雜阿含一二七六（大正二、三五〇c）、別雜二七四（大正二、四六九c）參照。

底本與羅馬字本相異。

第五品

① 依羅馬字本而補為 te。S.I.V.92.57 出羅阿含四八五（大正二、二二四a）。

② Oha 羅馬字本為 Uha。

第六品

① kandasatti 羅馬字本唯 kanda 而已。

② Visuddimagga 於 p.196 同文。

③ 從羅馬字本。

④ 以下六行從羅馬字本。

- ⑤ 底本雖有 sambuddhiko，從羅馬字本之 sabuddhiko。以下至一六四頁第三行止，羅馬字本無。
- ⑥ santapitan 羅馬字本為 samalan，一方面 (ekassa) 從羅馬字本。從羅馬字本。
- ⑦ abhijanato 羅馬字本為 abhijananta。
- ⑧ 底本 kutumbikassa 從羅馬字本 katumika。
- ⑨ 與羅馬字本不同。

第七品

① 羅馬字本雖有十六行相，而舉十七。底本是十七行相。

② 從羅馬字本。

③ 底本 muddhato 如羅馬字本改為 muddato。

④ ekam Buddhāsarānagatam satim 羅馬字本為 ekam Buddhagatam satim。

- ⑤ 此偈頌羅馬字本無。
- ⑥ 羅馬字本否定，於底本以下之情形亦皆肯定。
- ⑦ 底本爲 *Kasmiranagara*，省略 *nagara*。
- ⑧ *Kalasiira* 羅馬字本爲 *Kalasi*。
- ⑨ 此譬喻羅馬字本無。
- ⑩ 此節羅馬字本無。
- ⑪ 速行事 (*turitakaraṇa*) 言受前二節之文而往他界之速。
- ⑫ 此節羅馬字本無。
- ⑬ 底本 *vipakam gacchissati* 依羅馬字本改爲 *vinipataim na gacchissati*。
- ⑭ 將海 (*samudda*) 作爲 *sama* (等) 與 *uda* (水) 之合成爲俗解。
- ⑮ 與此幾乎同文出第六品第八。羅馬字本此處不出。
- ⑯ 參照第三品第六。
- ⑰ 底本出於難問偈之前。此處不出。羅馬字本無。

別問

- ① 羅馬字本無別問者。但有關瞿曇彌衣布施之文，出於同本二四〇以下。底本此爲別出。
- ② *M.II.p.253* 此話出於中阿含一八〇 (大正一、七二一c)、分別布施經 (大正一、九〇三c)。
- ③ 底本此處爲 *navadussayuga* (一套之新衣，同於中部)，後文依各種不同而出。從羅馬字本。
- ④ 從羅馬字本。
- ⑤ 從羅馬字本。
- ⑥ *M.I.p.13*。
- ⑦ *S.I.p.67* 雜阿含一三〇八 (大正二、三六〇a)。
- ⑧ 從羅馬字本。
- ⑨ *A.I.p.22* 增一阿含第八、二 (大正二、五六一a)。

難問

- ① 於底本之目次，入別問中爲不可。尙且偈文之前時，尊者那先雖還僧伽藍，不可出於此處。續於二〇三頁。〇八(九五)、三六〇五。
 - ② 取羅馬字本之 saniggahe。
 - ③ dipavissanti 羅馬字本爲 uddissanti。
 - ④ 此之一行從羅馬字本。
 - ⑤ 從羅馬字本。
 - ⑥ 從羅馬字本。 *opapannā* 及 *opapanna* 之譯或爲同音節，後文結合處才因而出。從羅馬字本。
 - ⑦ 從羅馬字本。 *āyā* 有 *āyā* (水) 之合或爲俗釋。
 - ⑧ *sammāpatipanno* 於羅馬字本入次文。 (不出二)，依 *巴* 譯者 (大五一、六〇三) 本義則否。印本譯者變文亦就之文，出於阿本二四〇以下。想本共與取也。
- 難問第一品
- ① 人、天界、涅槃之三。

- ② D.III.p.154。本本取之。
- ③ 與羅馬字本異。
- ④ 底本於五、四、三、二、阿儒哈加量，羅馬字本亦有疑問之地方，今以英譯、德譯本譯之。
- ⑤ 從羅馬字本。
- ⑥ 羅馬字本次有 *khaggavisaṇakappa*。
- ⑦ *vekalla* 羅馬字本 *vikāla* 於譬喻之文有 *vekalla*。
- ⑧ 與羅馬字本異。
- ⑨ 與羅馬字本異。
- ⑩ 底本闕而依羅馬字本補正。
- ⑪ 從羅馬字本。
- ⑫ 以下十三行羅馬字本無。
- ⑬ D.II.p.107。
- ⑭ *Vessantara* 之本生活出於 J.no.547 (漢譯南傳第四二卷五四七、一七四頁)。對巴漢梵之文獻而言，漢譯南傳藏四二、小部經典一七、三三九頁註①參照。〇、小部經集一五。

- ①⑤ 從羅馬字本。漢譯南傳第四二、小部經典一廿、三三式頁註①參照。
 ①⑥ 以下之河名與羅馬字本異。『P. 5. 2. 1』(漢譯南傳第四二卷五十四、一十四頁)。據巴新實
 ①⑦ 羅馬字本是「尋」。此語中不可。自巴新實之類時，尊者必先證證實加蓋，不可出於此
 ①⑧ 與羅馬字本不一致。漢。
 ①⑨ J. VI. p. 570; Cp. p. 81。
 ②⑩ vitharena 羅馬字本為 vīharena。
 ②⑪ 以下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②⑫ 其次於羅馬字本有一文，而底本無。與次文之語亦不一致。

- ②⑬ saganthim 與羅馬字本異。漢譯南傳第四二卷一
 ②⑭ 與羅馬字本異。p. 5.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②⑮ 讀為 negana-janapada。次之「大恆河為水遊時」，羅馬字本無。
 ②⑯ M. I. p. 265。
 ②⑰ Suvanna-Sāma 之本生話出於 J. no. 540 (漢譯南傳第四一卷)。
 ②⑱ Mandavya 之本生話出於 J. no. 497 (漢譯南傳第三十八卷)。底本其次記為伊希新伽苦

行者、刪企奢童子、拘瑪羅迦沙婆長老之事，照次頁之文無較好。羅馬字本無。

- ②⑹ 底本之 na suvinñāpito 應除去 na。
 ③⑰ Vin. III. p. 205 此話出於 (漢譯南傳第一卷)。
 ③⑱ kalala (歌羅邏) 為術語是胎內五位之第一位。然而以下所出之歌羅邏是關於受胎前之事，故指受精之器官。
 ③⑳ 以下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㉑ 羅馬字本有「雪山中之須彌山」。
 ㉒ M. I. p. 378 中阿含一三三 (大正一、六三〇a)。
 ㉓ 底本為 sukham' apajjeyya，依羅馬字本而改為 nibbāteyya。
 ㉔ 與羅馬字本不一致。
 ㉕ Vin. II. p. 256。
 ㉖ D. II. p. 151 底本之 sammāpatipatī 與羅馬字本及長部一致而改為 samma'。
 ㉗ 底本文意不通，從羅馬字本。
 ㉘ 與出於 Vin. II. p. 193 (漢譯南傳藏第四卷) J. V. p. 333 (漢譯南傳第四〇、小部經典一五、

- 五三三)之故事稍有不同。 (藏經新編四卷) I.V.p.333 (藏經新編四〇、小加羅與一五、
 ④1 S.VI.p.230 雜阿含九七七(大正二、二五二c)、別譯雜阿含二一一(大正二、四五二b)。
 ④2 pariyositasankappa¹ pariyosita=pari+ava+sri (Dic.PT.S:pariyosita)。
 ④3 D.II.p.103
 ④4 D.II.p.106
 ④5 A.I.p.34

難問第二品

- ① D.II.p.154; Cp.p.287
 ② D.II.p.100 阿闍梨之拳即阿闍梨秘而不教之意。
 ③ M.I.p.427f;中阿含三二一(大正一、八〇四b)、箭喻經(大正一、九一七c)。
 ④ D.III.p.229;A.II.p.46 長阿含(大正一、五一b)、大集法門經上(大正一、二三〇a)、
 集異門足論八(大正二六、四〇一b)。
 ⑤ 漢譯南傳第六卷長部第一經梵網經註⑩參照。

- ⑥ Dh.p.V.129 法句經上(大正四、五六五b)。
 ⑦ nuccamana 羅馬字本爲 cavamana。 羅馬字本爲 cavamana。 尚且以下亦不一
 ⑧ 從羅馬字本。
 ⑨ 以下之二者由羅馬字本加入，盲人以下與羅馬字本異。
 ⑩ 夜叉、羅刹羅馬字本無。
 ⑪ Dh.p.V.127 法句經上(大正四、五六五a)、法句譬喻經二(大正四、五九一b)。
 ⑫ 蘊護咒出於 A.II.p.72f; Vin.II.p.110 安全護咒出於 J.no.444; Cp.p.100 孔雀護咒出於 J.
 no.159; no.461 幢首護咒出於 S.I.pp.218-220 雜阿含九八一(大正二、二五五a)、增一
 阿含一四(大正二、六一五a) 阿吒曩祇護咒出於 D.III.p.195ff。羅馬字本無安全護咒，
 別出寶經與鴛掘魔護咒。
 ⑬ 此故事出 J.no.159; no.491。底本爲百年，依本生話及羅馬字本而取七百年。
 ⑭ 與羅馬字本異。
 ⑮ 從羅馬字本。
 ⑯ 底本 kappe 前之 na 應除去。

- ①7 底本 *kin nu* 羅馬字本 *kinī* 次文亦異。
- ①8 *ubhito* 羅馬字本爲 *ubbiggo* 。
- ①9 此文羅馬字本無。
- ②0 次之 *aphusani kiriyani* 不明。本經百半、對本手抄本羅馬字本面取十百半。
- ②1 此譬喻與次之譬喻與羅馬字本順序相反。
- ②2 底本缺 *disva* 。
- ②3 *coriyakammam* 羅馬字本 *corikaya* 。
- ②4 羅馬字本終了唯出「六十人比丘口吐熱血」。其出處 *1. p. 100* 兵書經取出。
- ②5 *vihesaya* 羅馬字本 *katena* 。
- ②6 *maranti* 羅馬字本 *pīiyanti* 。
- ②7 *gacchanto* 從羅馬字本改爲 *rakkhanto* 。
- ②8 *D.III.p.83* 。
- ②9 底本之 *sethabhūnisayo niyamo* 從羅馬字本改爲 *setho yamo* 。

致。

- ③0 從羅馬字本。 *inepsusya* 。
- ③1 從羅馬字本。
- ③2 *D.II.p.100* 。

難問第三品

- ① *Dhp.V.361*
- ② *Sn.p.107 (=M.no.92)*
- ③ 難陀長老之故事出於 *J.no.182; Ud.III.2* 增一阿含(大正二、五九一c)、佛本行集五七(大正三、九一五c以下)。
- ④ *J.I.pp.104-118; J.I.V.p.224* etc. 有部毘奈耶三一(大正二三、九七五b以下)參照。
- ⑤ *Sn.v.116*
- ⑥ *A.IV.p.82*
- ⑦ *Vin.III.p.20*

- ⑧ 依羅馬字本補正。羅馬字本 *macchamamsa* 次文亦異。
- ⑨ 與羅馬字本異。羅馬字本 *pakitesa*。
- ⑩ J.no.307 v.1 (J是佛之前生樹神之言。)
- ⑪ J.no.475 v.7 (J是佛之前生樹神之言。)
- ⑫ D.II.p.128 長阿含二(大正一、一八c)。
- ⑬ D.II.p.136 長阿含二(大正一、一八c)。底本與長部大般涅槃經完全一致。羅馬字本異。
- ⑭ D.II.p.141 (羅馬字本 *macchamamsa-yusain va*)。
- ⑮ 本卷二八六頁參照。
- ⑯ 底本之 *macchamamsain va* *yusain* 改為 *macchamamsa-yusain va* 。
- ⑰ 羅馬字本於此前有一文。*macchamamsa-yusain va*。
- ⑱ S.I.p.167; p.168; p.173; Sn.v.81; v.480
- ⑲ *ukkhālikam* 羅馬字本無。
- ⑳ 羅馬字本為 *sinehanāya* , 而底本無。羅馬字本改為 *sattho jama* 。前且以下亦不一。
- ㉑ 依後文及羅馬字本而統一。

㉒ 羅馬字本其次有「大王！又其次於此有比丘以頸或眉或拇指而表示。此亦是有罪身表」云之文。羅馬字本 *macchamamsa* 。

㉓ J.no.403.v.6 稍有不同。(J是佛前生出家者之言)。

㉔ Vin.I.p.5; M.I.p.168

㉕ Vin.I.p.8; M.I.p.171

㉖ 八人之名底本無，而依羅馬字本補正。由後文可知本經中有一人。羅馬字本與 *macchamamsa* 。

難問第四品

- ① D.I.p.3 長阿含二(大正一、八八c)、梵網大十二見經(大正一、二六四b)。
- ② 底本之 *abhāsi* 依後文及羅馬字本 *pakitesa* 統一。
- ③ Sn.v.554
- ④ 從羅馬字本。羅馬字本 *pakitesa* 。
- ⑤ J.no.521 v.19 。(J是佛之前生樹神之言。)
- ⑥ Sn.v.19 (羅馬字本 *macchamamsa*)。

中文索引

一向喜	256	十力者	8,189,190
一向行	256	刀杖	236,237,238,248
一切見者	123,124,193	入胎	210,216,217,218
一切知者	123,298,303,304	人施設論	20
一切知性	186,251,283,284	〔八〕解脫	53
一切智	128,,283,284,287	八十隨形好	124,125,126
一坐食者	31,309	八等至	3,53
一來	57,58,187	八輩	195
一來果	57,58	了別	100,101,160
——劃——			
二劃			
九次第住定	273,303	久壽多羅	136
九分	3,32,33,168,259	三衣	50
九分教	3,32,33	三學	221
九分之佛語	259	三十三天	11,12,13,201,303
七果	3	三十三天界	11,12,201,303
七論	20	三十二大人相	124,125,126
七覺支	3,59,60,153	三十波羅蜜	129
十二支緣起	3	三成就	178,179,180,181
十波羅蜜	128,129	三藏	7,28,148,168,311
十八佛法	8,189,190,309	三吠陀	16,17
十八佛法者	8	三寶	2
十力	8,13,190,309	三明六通之阿羅漢	231
		上首	11,62,296,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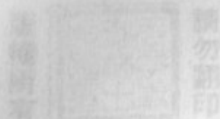
經藏傳南譯漢

編譯者 釋普妙老和尚
 發行所 普賢書局
 地址 台北市南京路
 電話 二二六九
 登記證 警字第一三三號
 承印 中華彩色印刷廠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釋普妙老和尚
 委員 水野弘元博士
 編輯 釋普妙老和尚
 印刷 中華彩色印刷廠
 元亨寺沙林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南京路
 電話 二二六九
 登記證 警字第一三三號
 承印 中華彩色印刷廠

Prof. Dr. Y. Karunadasa Ven. Dr. K. Amruttika
 DR. G.D. Sunanpala

元亨寺沙林出版社



請勿翻印

大青	205	心所法	60,80,160,161
大聲聞之究竟智	3	中部	166,316,322
大地獄	129,236,239	天眼	24,206,207,210
大人相	17,125,126,275	天文	8,275
大布施	199,200,204,205	天中天	166,226,281,310
大法雨	33,314	內外處	112,113
大梵天	35,285	內容	238,310
凡夫	28,256,257,258	巴蓮弗	24,26,27,208
——四劃——			
引用句	238	比量之問	6
王舍城	166,223	比丘僧伽	164,261,297,306
火聚喻	252,253	不愛語	259
化生	214,215,216	不害	203,292,293,294
幻術	8	不還	57,58,187,188
孔雀	109,244,280,328	不還果	57,58
五蘊	149,150,151,152	不善心	294
五下分結	187,188	不同事	259
五蓋	56	不放逸	3,58,221,256,268
五根	54,55,60,70,71	不與取	40,303
五支精勤	221	不利行	259
五處	105,187	文法	17,275,287
五部師	30,34,311	分別論	20
五無間業	40	六師	9
五力	59,60	六處	82,170
支那	208	六神通	265,303
支持	9,58,202,204	——五劃——	
心心所法	80,160,161	印算	8,96,275,312
		外相隱沒	222

古傳說	8,17,275	正理說	8,312
古話	8,275	世間法	213,237,287
四果住	130	世俗〔諦〕	261
四支軍	56,62	占相師	30,32,314
四資具	249	尼乾陀若提子	9
四沙門果	303	皮闍延多	11
四衆	33,262	白山	167
〔四〕正勤	53	本性	204,219,294,303
四聖諦	3,207,208	末伽利瞿舍梨	9,10
四攝事	7	末羅	3
〔四〕定	53	妄語	15,40,307,308,334
四神足	59,230,231	目犍連	4,8,282,296,297
〔四〕禪	53	目犍連子帝須	4,8
四諦	33,266,303,304	——六劃——	
四諦之現觀	266,303	安止	101
四念處	3,59,60	因陀羅	7,35
四吠陀	8	因明	8
四無礙解	303	有結	188,205
四無所畏	8,189,190,309	有取	51,79,80,86
出世間	24,287	行道隱沒	222
出離	74	光耀	63
生酥	66,100,191	死魔	108,242,243
正行	113,304,305,306	自制	33,203,304,306
正行者	253,254,305,306	地獄	9,99,150,278,311
正行履	256	地獄之火	109,129
正等覺者之到究竟智	3	多羅葉	179,180
正法	59,220,222,233		
正法之隱沒	219,222		

如實之相	266
如理作意	52,174,275,294
百八受	74,75,317
名色	75,82,119,120
牟尼	170,300,301,303

——七劃——

戒香	257
戒德	220,221,304
戒論	279
完全智	305,306
見至	186,187
見論	12,21
作意	14,275,294,318
作務	7,220,221
車渠	205
車頭	297,298
沙磨吠陀	275
沙彌	7,8,46,192,256
沙門	4,6,9,229,301,303
沙門果	182,303
沙門法	303
身行	49
身表	280,281,332
邪行者	40,253,254,255
邪命〔外道〕	148
受蘊	150

赤琥	205
赤梅檀	306
赤痢	223,226,271
那先	4,14,115,319,323
忍辱	203,256,289
把持	52,53,274,275
佛歸依	139
佛地	189
佛之境	189
佛力	248
吠舍	10
兵學	8,312
卵生	214,215,216

——八劃——

阿夷羅跋底	116,161
阿育	208
阿伽陀藥	207
阿含	32,331,332,334
阿闍梨	7,16,258,312,327
阿闍梨之拳	327
阿闍梨之二十五德	175,176
阿修羅	204
阿闍婆吠陀	275
阿那律	192
阿難	136,274,276
阿羅漢	11,236,303,334
阿羅漢位	28,258

阿賴耶	284,285	波羅奈王	245
阿蘭若	170,213	非殊勝	278
阿蘭若住者	213	非如理作意	294
供養	33,273,279,285	非法	108
拘尸那竭羅	3	法官	200
苦行	31,217,285,310	法王	169,208,291,292
苦之解脫	233	法供養	33
空性	24	法結集	233
具足戒	20,130,131,257	法眼	24,26
金剛	205	法鼓	33
金翅鳥	36,204	法護	24,27,28
舍竭	4,5,6,35,48,311	法合誦	270,271
舍利弗	72,167,296,297	法嗣	166
周利槃特	265	法集論	20
所護窟	11,13,19,20,29	法施	255
所受	195,223,227,263	法柱	33
呪術	8	法之相續	66
呪文	206,207,244,245	法辯	32
長部	28,326,328,331	法螺	33
制御	203,256,304	枚舉	59,60
制伏	256	夜叉	36,209,240,328
刹帝利法	258	兩波羅提木叉	3
刹帝利	10,42,285,305	兩分別	3
知覺	98,99	和尚	7,127,128,298
念處隨觀	275		
波羅夷	266,307		
波羅提木叉	3,304,305,306		
波羅奈	31,245		

——九劃——

爲作	99,100
音韻語源	17,275

智見	186,193	飲酒	40,303
智寶	178,179,203,251	愚癡人	193,266
註釋	20	傾向	94,95
等至	3,53,229,253	傾注	102,190,191,192
跋咎	192	業障	243,246
跋耆子	3	業之異熟	10,224,225,227
跋陀	3,192,220,221	詩學	8
富蘭那迦葉	9,10	聖八支道	3,60
發趣大論	20	慈悲	33,180,203
無憂園	24,26,27,29	想蘊	150,151
無屋	256,299,300,301	損減	221,281
無學地	256	損減行者	281
無間地獄	9,311	鳩足之天女	265
無礙解	28,128,188,303	辟支佛	3,196,303
無取	50,51,80,87	辟支佛之到究竟智	3
無終業	193	福業	7,217,218
無所有	289	煩惱	51,284,289,304
無等等	177,249	瑜伽說	8,312
無德	278	滅盡定	13
無明	63,82,83,85,237	預流	24,257,258,313
跋單	3	預流果	24,58,136,313
		搖尤那	116,161,200

——十三劃——

圓顛	256
過項	278
詭辯論者	9
感受	72,227,239,317
義辯	32

——十四劃——

遠離	18,257,287,296
語惡行	265,266
語彙	17,275
語行清淨	265,266

語表	280,281,282	摩訶先	12,13
語辯	32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	164
語法	275	摩企	116,161,200
語法論	275	摩晒陀	4
精進	53,229,256,268	摩登伽	210
精舍	7,24,300,301	輪迴	8,128,129,133,149,280
誓戒	170	輪寶	191
截斷	10,52,63,158,159	樓漢	13,17,19,21,22
僧伽	2,13,297,306,323	論事	20
僧迦舍城	31		
領納	98		
漏盡	188,231,257,289		

——十六劃——

閻浮樹	253
憶念	3,137,138,139
學藝	16,18,175,313
學處	124,233,256,257
學處圓滿	256
學處之說示	256
頭陀支	31,221,310
隨聞	8,245
擇法覺支	153
薄拘羅	308,309,310

——十七劃——

優陀夷	211,302,303,304
優婆塞	46,176,256,258
優婆塞之十德	176
鍵南	65

薩羅浮	116,161,200
濕生	214,215,216
聲聞境	188
聲聞地	188
聲聞之究竟智	3
錫蘭人	27
彌蘭	1,2,162,312,314
彌蘭王之間	6,162
彌勒	260,261
謨賀囉惹	265
額部曇	65
歸敬偈	1,310
雙神變	190
轉輪王	56,214,233,248

——十九劃——

蘊護呪	242
證得隱沒	222
難問	6,327,330,332

——二十劃——

覺支	3,53,59,60,153
繼續思惟	101,272
護呪	242,245,246,247
譬喻說問	6
寶經	328

——二十一劃——

饒舌家	278
魔術師	206,207
魔波旬	248,250,251,252
魔力	167,248
躍入	56,57,58
露天坐行者	31

——二十九劃——

鬱單越	6,155,156
鬱陀羅羅摩子	287